

當代
創作
文庫

王統照傑作選



上海新象書店刊行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謝冰瑩佳作選
巴金傑作選	蘇綠綺佳作選
茅盾傑作選	張天翼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王統照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豐子愷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葉靈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田漢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林語堂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徐志摩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沙汀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蕭軍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魯彥傑作選
廬隱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王統照傑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 雷

校正者 李 浩

出版者 新 象 書 店

印刷者 新 象 書 店

發行者 新 象 書 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小傳

王統照先生，字劍三，原藉山東。開始創作遠在「五四」時期，爲文學研究會主幹之一員。曾任文學月刊主編。他的文筆清麗可誦，對於寫作則十分謹嚴，所以產量不多，已刊行之小說單行本計有王統照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霜痕，一葉，山雨，秋實及最近出版之銀龍集等，散文的單行本有片雲集，北國之春，去來今，歐版雜記等；詩集有童心夜行者等。

在現文壇上，王先生不但爲無數讀者所歡迎，且有着不可磨滅之光輝。他的造就很高，對於古詩詞研究頗具心得，然而在他底作品中，我們祇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古詩詞美麗的文采，而沒有古詩詞中晦澀難懂的字句。

抗戰爆發，國軍西撤，上海一度淪爲孤島，周圍又爲敵人所侵佔，而王先生仍留在孤島上，與其他的幾個堅貞的作家共同與

惡勢力作戰——支撐了孤島上正氣的文化事業，那時候，幾乎是他過去最活躍的時期，他用「韋佩」的筆名，在當時正義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他那雄豪邁放的文章——播動了正義的鼓，使當時孤島上的青年，對着祖國眷戀的情緒，不住地高漲起來。這裏所選的蘆溝曉月，漸漸感受着夜寒了，是發表在當時的文匯報世紀風上的，「幸福」的尋求等在當時的申報自由談上所發表，尙有頗多佳作，限於時間，不及搜集。在這幾篇美麗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先生爲了當時惡環境戰鬥，在文字上不得不運用了相當的技巧，一方面對於他當時的苦心，不能不使人欽佩，而另一方面，我們對於他那文字運用技巧之高明，更爲使人折服。

直到敵人投降前的一年，上海的環境愈趨黑暗，敵人對於潛居在上海的堅貞的作家都一一加以調查搜捕，王先生纔離開上海到他的故鄉去了。現在敵人已屈膝，想來王統照先生今後的作品將給予我們更堅實的引導。

當代創作文庫

王統照

巴雷編選

目次

蘆溝曉月……………	一	血梯……………	五五
印空……………	四	清要……………	五七
漸漸感着夜寒了……………	一九	墳園中的殘照……………	五九
祈雨……………	二〇	銀龍翻身的時候……………	六二
紅日旗的車中……………	三九	白城子中的投影……………	八〇
綠蔭下的雜記……………	四一	老人……………	八六
幸福的尋求……………	四二	警鐘守……………	九〇
陰雨的夏日之晨……………	四五	霜痕……………	九八
酒與水……………	四八	生與死的一行列……………	一〇九
在囚籠中的苦悶……………	四九	相識者……………	一一六

新象書店出版

王統照傑作選

蘆溝曉月

「蒼涼自是長安日，嗚咽原非隴頭水。」

這是清代詩人咏蘆溝橋的佳句，也許長安日與隴頭水六字有過分的古典氣息，讀去有點礙口，但如果你們明瞭這六個字的來源，用聯想與想像的力量湊合起，提示起這地方的環境、風物以及歷代的變化，你自然感到像這樣「古典」的應用確能增加蘆溝橋的偉大與美麗。

打開一本詳明的地圖，從現在的河北省，清代的京兆區域裏你可找得那條歷史上著名的桑乾河。在往古的戰史上，在多少弔古傷今的詩人的筆下，桑乾河三字並不生疎，但說到治水、隰水、灤水，這三個專名似乎就不是一般人所知了。還有，凡到過北平的人，誰不記得北平城外的永定河——即不記得永定河，而外城的正南門、永定門，大概可說是「無人不曉」罷。我雖不來與大家談考證，講水經，因為要敘蘆溝橋，却不能不論到橋下的水流。

治水、隰水、灤水，以及俗名的永定河，其實都是那一道河流——桑乾。

還有，河名不甚生疎，而在普通地理書上不大注意的是另外一道大流——渾河。渾河源出渾源，距離著名的恆山不遠，水色渾濁，所以又有小黃河之稱。在山西境內已經混入桑乾河，經懷仁、大同，委彎曲折，至河北的懷來縣，向東南流入長城，在昌平縣境的大山中如黃龍似地轉入宛平縣境，二百多里，纔到這條巨大雄壯的古橋下。

原非隴頭水，是不錯的，這橋下的湯湯流水，原是桑乾與渾河的合流，也就是所謂治水、關水、灑水、永定、河與渾河、小黃河、黑水河（渾河的俗名）的合流。

橋工的建造既不在北宋的時代，也不開始於蒙古人的佔據北平，金人與南宋南北相爭時，於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方將這河上的木橋換了，用石料造成。這是見之於金代的詔書，據說「明昌二年三月橋成，勅命名廣利，並建東西廊以便旅客。」

馬哥字羅來遊中國，服官於元代的初年時，他已看見這雄偉的工程，曾在他的遊記裏贊美過。

經過元明兩代都有重修，但以正統九年的加工比較偉大，橋上的石欄，石獅，大約都是這一次重修的成績。清代對此橋的大工役也有數次，乾隆十七年與五十年兩次的動工，確爲此橋增色不少。

「東西長六十六丈，南北寬二丈四尺，兩欄寬二尺四寸，石欄一百四十，橋孔有十一，第六孔適當河之中流。」

按清乾隆五十年重修的統計，對此橋的長短大小有此說明，使人（沒有到過的）可以想像牠的雄壯。

從前以北平左近的縣分屬順天府，也就是所謂京兆區。經過名人題詠的，京兆區內有八種勝景：例如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等，都是很幽美的山川風物。蘆溝不過有一道大橋，却居然也與西山、居庸關一樣列入八景之一，便是極富詩意的。

「蘆溝曉月。」

本來，「楊柳岸、曉風殘月」是最易引動從前旅人的感喟與欣賞的凌晨早發的光景。何況在遠來的巨流上有這一道雄偉壯麗的石橋，又是出入京都的孔道，多少官吏、士人、商賈、農工，爲了事業，爲了生活，爲了游覽，他們不能不到這名利所萃的京城，也不能不在夕陽返照，或東方未明時打從這古代的橋上經過。

你想：在交通工具還沒有如今迅速便利的時候，車馬擔簦，來往奔馳，再加上每個行人誰沒有憂喜欣戚的眞感橫在心頭，誰不爲「生之活動」在精神上負一份重擔？當景當前，把一片壯美的感覺移入滲化於自己的憂喜欣戚之中，無論他是有怎樣的觀照，由於時間與空間的變化錯綜，面對着這個具有崇高美的壓迫力的建築物，行人如非白癡，自然以其鑑賞力的差別，與環境的相異，生發出種種的感觸。於是留在他們的中心，或留在藉文字繪畫表達出的作品中，對於蘆溝橋三字眞有很多的酬報。

不過，單以「曉月」形容蘆溝橋之美，據傳說是另有原因。每當舊歷的月盡頭（晦日）天快曉時，下弦的鈎月在別處還看不分明，如有人到此橋上，他偏先得清光。這俗傳的道理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疑惑。其實，蘆溝橋也不過高起一些，難道同一時間在西山山頂，或北平城內的白塔（北海山上）上，看那晦曉的月亮，會比蘆溝橋上不如？不過，話還是不這麼拘板說爲妙。用「曉月」陪襯蘆溝橋的實是一位善於想像而又身經的藝術家的妙語。本來不預備後人去作科學的測驗。你想：「一日之計在於晨」，何況是行人的早發。朝氣清濛，烘托出那鈎人思感的月亮——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橋。京城的雉堞若隱若現，西山的雲霧似近似遠，大野無邊，黃流激奔……這樣光，這樣色彩，這樣地點與建築，不管是料峭的春晨，淒冷的秋曉，景物雖然隨時有變，但若無雨雪的降臨，每月末五更頭的月亮，白石橋，大野，黃流，總可湊成一幅佳畫。道染飄浮於行旅者的心靈深處，發生出多少樣反射的美感。

你說：偏以「曉月」陪襯這「碧草蘆溝」，（清劉履芬的鷓鴣夢詞中有長亭怨一闋，起語是：數銷春間關輪鐵，碧草蘆溝，短長程接。）不是最相稱的「妙境」麼？

無論你是否身經其地，現在，你對於這名標歷史的勝蹟，大約不止於「發思古之幽情」罷？其實，即以思古而論也，儘够你深思，脈數，有無窮的興感。何況血痕染過那些石獅的鬚鬣，白骨在橋上的輪迹裏腐化。

漠漠風沙，嗚咽河流，自然會造成一篇悲壯的史詩。就是萬古長存的「曉月」也必定對你慘笑，對你冷覷，不是昔日的溫柔，幽麗，只引動你的「清念」。

橋下的黃流，日夜嗚咽，泛抱着青空的瀨氣，伴守着沈默的郊原……他們都等待着有明光大來與洪濤冲蕩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曉。

印空

蓮翹花的清香散在四月的綠槐陰下寂寂的草徑中，印空法師正一個人在那裏彳亍着。槐枝上隱藏着一對不知名的小鳥，一遞一聲地和鳴，宛轉地唱着牠們芳春的戀歌。真所謂豔陽的天氣哩！柔柔的風，遲遲的日影，綠陰下只有留人沈醉的花香。印空法師因為天時熱了，將大藤笠提在左手裏，右肩上用輕木杖背了一個小小的黃包，赭色錦綢的長衣，潔淨的青布鞋子，慢慢地在這個地方行走，簡直是展開了一幅古代的圖畫。

印空法師從清早出了霧鎮趕了二十多里的路，雖是在五十歲左右的人，然而並不覺吃累，只是在道中搏動着心中的新奇與滿足，使得他幾乎忘了對於道中一切의 注意。誠然，柔的，軟的，冶蕩的眼光與圓白的顫膚，宛轉朦朧中的聲音，尤其是白羅帳上那個淡紫色的花毯——不能不說是學佛法以來的初次經驗了他——印空法師，究竟不會明白摩登女是有種甚麼法術會將釋迦的大弟子阿難弄到「女難」的困難地步？這是他多年以來讀楞嚴經的一個疑團，現在可說是解釋了一半。真的，印空法師不是那種酒肉和尚，他對一切經義至少說有三十年以外的長功，他最曉得了別「相分」，須先經「見分」。他又明曉一切「唯識」，須先由於一切「種識」，因此他是常常主張佛法及佛法的經驗皆須實證，絕不是口頭上參禪能以得到圓滿的分解的。所以他在平日教導弟子們總以為天台宗的「離垢真如」是不徹底的野狐

禪，他以爲一切人，一切法，只要是本體清淨，便會得到真正涅槃的地位。因此他從霧鎮走回本寺的道中，正沈憫在「見分」與「種識」的分析之中。

雖是本體健朗，然到底是上了年紀的僧人，又是新經過異界的實證之後，走了二十里外的道路，不自覺地有些疲憊了。況且花香鳥語中的春午，更使他覺得身體有些不能聽從自己的意志了。轉過這片幾里長的槐樹林子，已是亂石犖角，快近平山的入口。一道細流上面輕泛著細瀑，在石齒中潺潺地流着。石堆中有棵合抱的古樹斜伸着天矯的長臂，散出青翠的深陰。山坡上時有倦臥的山羊，芊芊地鳴着，四圍沈寂彷彿被靜的綠色包住了，這所清幽的世界。印空法師到此，恰好有個火夫在殿角上踏着去收石竹與剪秋羅的花種兒。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他沒有家室，是多年前山下小村中人家的一個孤子。老法師從十幾歲將他帶上山來，藉他的勞力吃一碗佛門現成飯的。他是壯健而誠實的一個少年，他的天真的憨態，與對於一切的朦朧，也與印空法師的奇祕與深邃的心思恰相反的。庭中的日影已經斜在簷角了，將近開殘的砌旁小花都現出憔悴的零落之色。這壯年的火夫踏在一邊正做着他的工作，老法師靜靜地走過來立在他的身後，呆呆地看着。

「阿留，你來採些種子做甚麼用？」

火夫突然吃驚似地回頭來看了法師一眼，頓時他那黧黑的面容上泛出慰悅的笑容，粗粗的回聲從他那厚的嘴唇中迸出。

「師傅！咱寺裏的花種不是很多用的了，——我知道不用再打出來，但我是……是人家要的，也是好事啊！還能不給人一些……？」

簡直是風雅的相談了，老法師也微笑道：「誰跟你要這些小的花種兒？」

「山下櫻村的王三。」

「啊！他是終天出外打鐵的人，我竟不相信他還有這些閑心去種花？」老法師有點不信任這天真少年的話。

阿留已經用破報紙將種子包了一包往懷裏一塞，深怕被老和尚發見不准他拿走似地，便赤紅着面孔答道：

「是王三的妹子教王三向我要的，她說：『你們廟裏的花種兒很多，何苦不給俗人家一點點兒？』還說：『沒得見住廟念經的師傅們偏好養花兒。』」師傅這正是笑話哩！你不會生氣罷……」阿留說完還是將花種兒一手一手地探下。

老法師的機智是能以燭照一切的一切的性，一切的謬，在平常人看了是平凡，而在他的心目中却能有悟與覺的重要成分在內，他雖是有多年的修持工夫，然而以無漏慧來去對治煩惱，他有時參到極處却每時中感到不滿，自然這不滿的來源，就使他自己也分辨不出。這時他聽了癡憨的阿留的話却又不知在他那靈慧的心中證到那裏去了一點點兒的花種，偏好養花兒的，肩上的黃包放在窄窄的石梁上，從袖中取出麻布手巾來蘸着清流抹了抹臉上的汗珠，一邊坐下肩着籐笠，向前面凝望。

富有佛法研究的印空法師對於世間味——自然也可以說是法味，有了夜來的經驗，他的堅定的心情在這青山坐對的時間裏，不是動搖，不是追悔，更不是沾戀，他似乎是更清徹的了。他三十年的學佛工夫每每自己轉定，非有此一番體認，到底不能清楚。他不是好色的僧人，不是青年的動慾者，他這次墜入——不能這樣說，只是試入溫柔之夢的舉動，這實在是他多年前的預定計畫。他究竟是有道行的，雖是在他的意識中的確能够作到體性全空的地步，然而甚麼是衆生心，根本性？這是他常在參與悟中迷離而不能把握得住的。自然，這男女間的勾當是人間生理與心理第一支配的力，也是三千大千法界中任是什麼有機物不可少的體驗，他所以甯願在規矩上犯了淫戒，而為實證這等所明法。他是大慧大勇的法師，絕不為

了拘守尺墨而不能真知世間味的，但是新奇的經驗在任何人第一次確有研究的味道，況且是久矣心如死灰的老年法師！

他懶懶地坐在清流的巨石上，用冷冷的水抹過臉上的汗珠之後，方才覺得風涼了好多。這靜靜的空間與時間中，他在休息中便開始了他的研究與回憶與實證。

女性的色體的誘惑在他雖不能將法體的根本動擾，然他爲了實證與所明上自己也是極度將莊嚴的面容舉動變成浪子少年的嘻笑與活潑。同時在肉感的遊戲中他又從那二十餘歲的異體中發現了有情世間的第一奇蹟——也是他第一次的認識。又以那少婦的口舌中聽到許多關於世間的祕密與自然的奇事，又知道了一個經驗過愛的拘束困苦的婦人的懺悔與興奮。所以這樣的熏習使他本無一物的心覺悟了不少，所謂人間的生活與悲慧的確解。

從肉顫與色擾的經過中走出來到了這自然幽潔的境界裏，他體認了不少的趣味；但在這久有定力的老法師的心中對於的「一切世間諸行盡是無常」以至於「遍體顫慄，泪下如雨」的心境，與佛祖當初見了許多生老病死的現象後正端思惟的情形相同。不是好奇，不是驚訝，更說不到迷戀，因爲這老法師對於這些「結」早已解開了，但是究竟人生的最初悲趣充滿他那堅定的心懷，使他到了這一個春午才把那生命的奧秘扶破。同時由於最高的智慧與了解上而流出的泪痕便滴滴的濕透了他的襟袖。似乎一個少女的天機悟到了流年似水的情形，又似乎勇猛的戰士由血與骨的沙場的掙扎回來重復見到家中人的感動，非苦非樂，然而他三十年佛理的研究，確沒有這一次受感的重大，而不是追悔，不是憎惡。

他回想到自己在黃昏的旅店中改變服裝，在狹巷的燈光下摹仿浪子的行徑，以至粉光肌肉的擁抱，極度奮興的疲地，嬌柔的低語，苦情的聲訴……他想着尋索着，眼淚從他那大而清明的眼中流出。

林中的百舌鳥住了啼聲，晚日照着峯巒的迴光映在澗流上，四圍的綠陰漸漸變成暗色。印空法師方

才由過分的感動中抬起沈重的身體入了山口，轉上山腰的寺院中去。

迅逝的光陰已經過去五年了。平山上禪悅寺中的印空法師已是快近六十歲了。雖以他堅定的修養，而也有了蒼然的鬚髯，光明而富有智慧的頭頂上，却禿了前半部。這時他已不甚主持寺中的事務，將瑣屑繁雜的院務多交付了他那幾個弟子。他的修行的程度愈高，而在垂老的心胸中所蘊藏的苦悶却如一條永久纏繞的蛇一樣。時時來咬蝕他那光明無礙的心。

正是一個楓丹露冷的晚秋，山上的樹木有多半數已經枯黃了，他們應該收落的秋葉，那山東側面有名的鑑生泉也漸漸的清澈，每到夜間遍山的秋蟲同時唧唧地唱着不眠的秋曲，使得和尚們在空山夜覺後同起一種莫能言說的興感。印空法師有一天在少時間的午睡之後，拖了芒鞋穿着輕薄的長衣，從臥室中踱了出來到彌勒殿上。彷彿是去看看山上的秋光。彌勒殿是寺中最後而佔地最高的一個處所，小小的院子中有兩株可以合抱的青丹，挺直的樹幹如同殿上的兩位守衛一樣。如團扇大的葉蔭，罩在石砌的道上，幾乎漏不下些日影。當老法師懶洋洋踱過來的時候，彷彿譏刺與警告！這暫有的一個山村女孩子的要求，却將從少生彼的老和尚的心攪動了。他靜看着桐蔭在織成一片大的暗花席，在佛殿庭中，這光與影的眩然的認識，這象與覺的淆然的紛觸眼前，如同那些久已存蓄的生之力在思念中重復翻動，又似乎在他記憶的網中忽然有摸不到邊際的苦悶情與欲，苦與樂去與往，超絕與執着，老法師在這一瞬時如同重歷過未生與有生以來的種種經驗。因為他少年的感覺原伶俐於他人，他對於佛法上種種道理處處都用實證來體會，誠然在一般和尚中他生活的豐富絕非那些只知以念彌陀的所知道，可是他因修習而苦悶，而實證，而追思，而感知，這其中的心境，的超伏觸動，也絕不是一個近代心理學家可以為他剖析清楚的。

彌勒殿的後面石壁上蔓生着許多青葱的小葉植物，沿着後牆外的窄狹石徑上去，攀緣着可以爬到平山的峯頂。印空法師因為阿留幾句話的聯感，使他肅然的心情忽而不由怡悅起來，便背着手悄悄地由

殿後的側門走出。

阿留呆看了他一眼，莫明所以地懷着花種兒也從前面溜了出去。

是秋光爛漫的秋山了。老法師喘着氣，攀援着些綠壁而生的萋蘿走上去，看去覺着石徑中的莎草與蒿艾還正生長得密茂，然而沒有很綠縹的色態了。樟松之類的大樹都還不失牠們的青翠，惟有翻葉的白楊被風吹動牠們淡銀的葉兒，與幾株微綠色的楓樹相掩映，便覺出秋の意味來。

如何的寂寞罩住了很高大的全山，遠望山前的盤蹊似常有人馬的蹤影。老法師在一株大松根上偏倚着坐下，又在將最高的靈性的評判，一結一結地引解到現實的生活方式中來。利用他那善感的與不安靜的心情去試驗，容納幽靜的境域中是給人一個最好的迴念的，也是引人能以證實一切的。老法師在溫習他的舊夢了——自造的夢境，原是爲了實證最大生活的起原與最大解脫的歸根的，然而記憶與揣測一般地使老和尚打不破這個空關——這真是一個銅牆鐵壁的關隘，雖以四十年的高僧的道行却仍在這煩苦的行徑中討生活。

清涼的風吹送着空山的各種天籟，金黃色的落日掛在林梢，而山下的晚景也朦朧地隱在淡蒼的煙靄裏。老法師癡坐在那裏，游離的心境正不知蕩向何方，忽而火夫阿留從小徑中急急地跑上來喊道：

「老師傅……現在廟裏有施團長從城中來進香，請師傅去招呼，他說還有事哩！」

施團長這三個字面上，在印空法師是很熟習的了。他是在數年前在本城中駐防的一個豁達的軍人，原是老法師的舊友。因爲他下得一手精巧的圍棋，那時老法師是常常在山上與這位風雅的將官藉一杯的子兒消磨半月的光陰。及至他的軍隊移防他處，加入戰爭之後，雖不時也有信來，但是不恆有的了，後來這五年中只聞得他爲了急促的軍行由城中走過一次，並且寄了一封道歉的信來，便不知道這位軍官的生活不意在這中秋的日暮時來到，使正沉在恍惚境界中的法師心意活潑起來。

「他自己來的還是帶了馬弁和隨從來的？」

「不」阿留措着汗答：「都不是，他是同他的太太少爺一同來的，沒有兵也沒穿軍裝，但是大主將總認得的。」

老法師便不再言語，沿着山徑仍從後門中走向寺裏來。不過他的靈感都在虛無的反應中似乎告訴他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也。也許他到山中訪友脫却了軍人的習慣吧，然而太太與少爺同來或是解職後的山遊？但這總是可疑惑的事。印空法師走到他自己的住房裏，正看見他的兩個大弟子在陪着施團長吃茶。但是沒看見太太與少爺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施團長的濃髭似是格外長了半寸，雖是不過五十歲的人，而紫中黝黑的面部，濃高的眉，堅定與文雅的姿勢還和從前一樣，不過風塵損掩了八年前面上的光彩而他的態度却似乎沒有以前面部上時常表達出的愉快。他們久不見面的老友，在不期中相晤，自然不免先說了寒暄，然後施團長用他那沉重而清朗的聲音，打着河南的腔調道：

「印師，想不到這次的拜謁罷！上一回由城中經過霧鎮，僅僅住了兩宿，那時實在太忙，因為我正在督運後方的軍需，還兼負着急促到前線督戰的事，僅僅兩天呵！沒會得工夫來下一枰棋，真真對不起哈哈……」

這為解釋與道歉而附帶上的笑聲，一聽來，在老法師的經驗中確是勉強與敷衍的語尾了！這已經使老法師生了驚訝！但是團長皺了皺眉頭道：

「當官不自由！況且我們這樣殺人的勾當，別後的事正是一言難盡，總之經歷是有的，苦難也受得够了！幾年來的變化像你們這似乎桃源的地方是不知道的，我呢，怕是幾個月的安閑也不得，每每記起以前當小軍官在這裏駐防時的快樂來，簡直是做夢了……一切事容後再說。這次我又回來了！自然地方不近，可是四五年來多了一個累贅，你知道我自從亡妻故後是沒再續的，現在……却有了人也算得是太太吧。」

哈……本來在這個年頭兒正式不正式沒有分別，已經隨我過了五年了。」

「五年了！老法師很有興味地聽去，重複念了這一句，似乎是無意識的隨語：「可得恭喜呢！不是已經有一位小少爺嗎？」

這句話是一種提示了。

施團長微笑了，「因為在這鎮上還有三五天的勾留，所以我帶了內人與小孩子特來燒香進謁，還有拜託的事兒，想來看老朋友，的臉面上一定可以邀許的……因為上山乏了，所以我也不客氣，已託付於令弟子招呼她，到客堂中休息去，明天絕早再來叩見吧。」

施團長的話在感喟中帶有淒涼與傷懷的情調，而在老法師聽來也是覺得有深深的悲念咽在心頭。這是相互的靈感，也是他們都改變了！

這許多話說過之後，接着這位飽經世變的軍人方一段段地敘述他近幾年中的行蹤與事業。他到過了許多許多的城市與鄉村，經過幾次肉搏的劇烈戰爭，曾被他的仇敵幾次的傷害，總之他是從硝煙彈雨中做過不少的犧牲與競爭的事業的，現在他爲了奉得長官的命令又到本省的邊境上去佈防。因爲這是顯然的戰爭，在中國幾乎是年年的慣例了。當軍人的並沒有怕上前敵的絲毫意念了！況且這施團長雖是高級軍官，却也是爲傀儡似的東擋西戰，處處受了他的更高威權的嚴令，更是莫明自己之將來的一個人物。

這豐富的種種談話之後，直到黑影罩滿了院宇，小沙彌將油燈燃上，他們吃過晚飯。

這決定的山中一宿，却像是有許多更重要的話蒙在施團長的胸臆未曾說出似的，晚飯之後，這位軍官到客堂中看過他的妻子，重復由弟子引導回到老法師的禪室中來。

清秋的黄昏後，在這禪悅寺裏直是寂靜得如置身墟墓，他們在一盞高座的油燈下，對坐着矮的蒲團，

守着一個烏漆的小凳，一壺清茗，一爐妙香，正在那裏深談。院子中的金莖竹刷刷的勁，葉兒拂着簷牙，帶出秋夜的聲來。除此外只有正殿上印空的弟子們的梵唄連續聲，在坐着讀經文的晚讀。

施團長在這種靜的境中，臉上的容色也不似白天的倉黃與浮動了。他是怎樣的一個善於體貼女子的武人！他因為興趣與誠心起見，將隨從的人安置在山下，他是同了妻子，一步步走上山來的。幾點鐘的疲勞，他恐怕他的妻與子不能支持，便先讓他們安憩了，預備明天絕早便去禮佛。——這是他夫人的幾年前志願。因為平山是近處有名的靈山，而禪悅寺的住持者又是精研佛理的高僧，就是屢經戰場趣味的施團長雖是自己受過最新軍事經驗的教育，對於神佛這類宗教儀式的崇敬向來是不會有所依傍，但這次的朝山却有些不同。不但是順從愛好的夫人的要求，而且在這以鐵的血織成他的生命的軍官不自禁地心也動蕩起來。這可以說是宗教力的最高活動開始。在施團長的豪爽與堅硬的心中逗引出一點靈機來，也許在滅絕普通情感的生活，會有最偉大奇祕的靈感出現。如果這不是形而上學的欺人語，那末，施團長在自身生活的變化與暗示中已經是落在這個網中來了。

他們談着，有時喝一口清茶。印空法師從他的憂鬱的智慧中早已斷定這次軍官攜眷朝山確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絕不是只爲松風下的一局棋，燈影中的一夕話。尤其是施團長沉憂的面貌彷彿內蘊着無邊無際的深思與壘礙，這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不禁有很重大的感慨了。從前他的瀟灑與勇武的精神，幾年中變爲這等不自信與執着的態度。兩個不同的心對照起來，老法師也自己在心絃上動着略帶慷慨之意的悲鳴音調。

「老師傅……這次到寶利來拜佛，固然是內人的願望……但是我還有可笑的要求……」在一刻的沉默之後，施團長終於不能再忍似地慢慢地拋着半黃的下髭懦懦的說。

「老施……你一來我便猜得有些異事了，我們相熟多年，自然用不到客氣。」印空數着袖中的念珠

從容地答。

「是啊！如講客氣的時候，我早就到我所經過的別處院利去了……我這要求還是內人的原動力，可也是我也久有此心！你聽來好笑吧？簡單的很，我們想將那個五歲的小孩，他媽好容易同我替攜着將他背上山來，就是這一點爲了兒女的真誠——這一份又傻又糊塗的心情，請鑒納！——我們想請求你收納這孩子做個寄名的法外的兒子……」團長這段吞吐吐的話聽那微顫的口音，的確是從肺腑中流溢出的摯情與熱烈的希求。他止住了不往下說，大的眼睛中彷彿含有暈痕，仰望着這頭髮蒼蒼的老和尚。

過分的意外的要求，使富有機智的老法師一時竟含笑而又微愁地答不出迅捷的回語來。在世俗的佛門中拜領兒子雖是常事，然而以教律與精研而著名的老法師却從沒有過這類事。

「你是甚麼意思？」是打不定主意的延宕回語。

「啊啊！難道你老師傅竟不懂得這點道理？一是爲了我這五十歲的人雖是娶過數房，但兒子却是第一次；不能免俗的肉人是想託託大和尚的清福，寄名來長養他。其次呢，咳——這話太難說了……」

施團長顯見得是着重在此，而心竟感動得利害，遲疑了一會繼續他沉着微帶悲切的語調。

「混了十幾年的軍人生活，其中的滋味簡直說不清。以師傅的鑒照，雖是終天禮佛奉經，但是知道的，——我不怕災難，不怕血與死，更不計算將來如何了局，胡亂着，誰又會得過了局——不過有了拖累自然不同了！實話得從頭說起，這個內人是——就是我後來的側室，雖說是不出自有教育的人家，她自從跟我以來，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個良好女子。這不用多說，你曉得我是怎樣破棄了七八年的獨身生活要了她來？這段姻緣很迅速的成立了。當初我不過爲了一時的豪俠意義，然而不料後來却還有這樣的好結果！總之這都是過去的話了。師傅不是俗人，當然不必追根究底地問——現在這便是我的第二個理由，與希望：像我若沒有一點牽累，真的在沙場上裹了屍算不得榮耀，可也沒甚麼放不下，但近幾年爲了內人，爲了

小孩子，這種苦與樂的循環趣味，已經將我的心用碎了。這次從南陽調回，須過河北去，恐怕大戰期不過半年中的事……我真不敢想將來我是一個軍人，年輕時便混入這紛複的生活中來，福與罪過沒處提了，可是像我總是無家可歸的，只在飄泊的行程與野草荒沙的戰場上。我這一次怯得很，不是怯將來的敵人——敵人這是個假定的名詞，而是對於心靈的恐怖，所以我也同了內人的意見將這個小孩子請師傅寄個名兒，或者可以給他添點福慧，就是將來如果有甚麼危難的時候，有一個世法外的，有道德的大和尚做義父，也許可以庇護他……不倫類的話說來惹人發笑，莫說我是無膽量的軍人，一顆心究竟是可以相通的，這是情願在這個重經貴處的機會，給我們一點真誠，所以便這樣上山來面懇……」

這是一篇口述的詩歌，是一段動人深感的演辭。平日莊嚴的軍人竟有這樣懇切而委婉的話。老法師坦然在對面蒲團上聽着，這一點無明的火燄已經在他的心裏燃燒出同情的光輝。這未來的因業，因靈的接應，使他沒有拒絕的遲疑。早已爲人間化的老法師忽然在秋山清夜中接受了這樣偉大而動人的要求，不能免俗的似乎也在作了信仰者的傀儡了！

老法師沒有拒絕的話，只是從他那深鬱的臉上表出苦惋的同情來，點着白髭的下頷。

軍官又接着說了許多話；以前的軍人經驗，與對於世事失望煩苦的態度，以及明天禮拜與行寄名禮的事。

老法師不多答言，只時聞他的微喟，與爲同情而露出憂悒的微笑。夜半了，一庭細雨在黑暗中催他們各自尋覓其過去與未來的夢。

秋雨後的次日絕早，軍官同了他那將近三十歲的夫人與穿了小海軍服的五歲孩子，在正殿上禮佛之後，便即時行了將孩子寄官拜老法師爲寄父的禮節。在法器的響動中，老法師披了如水田模樣的袈裟，高坐着受了禮，簡單而莊嚴。他們將孩子伏在法師膝下摩頂受記的時候，老法師看見孩子清秀而頗帶寺

相的面貌，不禁吃了一嚇！同時又感到忽然給人家的孩子做父親這件事，是有些蹊蹺與不安的！

軍官的夫人溫良而活潑，恰是個時代的女子。當她與老法師行禮的中間，老法師因為孩子起見不禁向她注視了一下。彷彿曾經相識，而又迷離似的，然而心上跳動的！這樣心理的微妙作用實在難於索解與捉摸，而記憶却給人以太不完全的認識，這便是宇宙中幾多罪惡與因果的變幻與錯迕了。

軍官的夫人也向着這鬚眉蒼然的老法師敬重，而若有深思，但這不過一瞬間的狀態，而軍官對這莊麗與希望達到的法門禮節，十分歡喜！他過於相信老友與愛他的兒子了！甚至眼角上噙着淚痕。

但因為軍務的匆忙，還沒來得及吃過早飯，他的勤務兵已經上山來與他報告緊要公事了。所以在九點鐘以後，他們急急地享過法師預備的素食之後，便重復攜着孩子歸去了。

他們都愴然！尤其是軍官。再三執着孩子的小手，遞給老法師，悽惶地希望有此一來能以免除了孩子未來的災難！秋山疎翠裏他們匆匆的別去。

老法師眼望着他們下了崎嶇的小道，在他們的長睫毛下落有暈濕的感動淚。

時間是予人以休息與變化的。有時因為年光的關係將人間一切幕後的戲劇顛倒開演出來，將人與事的紛複奇妙的因果偶合地自然地湊泊出來。這是宇宙中最能永把持住的最高威權，一切的變化都在聽時間之神的支配，運用搏合分解。

真的，平山的山色自春徂秋仍然是舊有的狀態；禪悅寺也是聳立山巖與叢林中不失其尊嚴，然而老法師現在呢？不但老了，簡直是殘年了！離去他永做那涅槃之真夢時，屈指可數了！

冬令也像是人之殘年似的，沈冷而黯淡，朔風密雪彌漫住山峯，澗谷，秃林，蒼石道上行人本來稀少，何況在這冬日的山中。一切生物都闕藏了牠們的蹤跡，只有三兩隻野兔在雪窟中奔蹶，這又是個黃昏時，禪悅寺中的燈光遠射不出，從負雪的疎疎的林，中不時透出幾點黃淡的明光。印空法師自去歲以來常常在

外病着，龍鍾的軀體，雖有健適的修養也敵不過自然的演化，更抗擋不了心頭上迷惘的悲哀。他的智力誠然可以決定了全宇宙的根本問題，然切身的牽掣與年俱來的疾病無能排遣，無可消解。他左腿的癱瘓，一年以來管束他只得倚在高的枕頭上仰看淡黃色的天花板與窗外單調的風景，很奇異，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他的精神煩擾直是有生以來一個稀有的期間。不曉得是他修養後的靈悟，也不知是老來神經的過度衰弱，在他本來湛明無一物的心中總似乎有個沉重的東西在墜拖着；又似乎有一件未了的因業在等待着，使得他常常在歎息與不安中空虛地度過。他有時念着佛號，時時將類於明心見性的禪門至理自戒備着，然而無效，待到將這些幾乎是做功課般的道理放下的時候，胸中的雲翳與疑團便重行展布起來。總之，他似乎在期待甚麼，而常常的煩苦着。

正是一個大雪的夜裏，大地都披上了晶潔的白衣，全山都沉默着，印空法師在不眠的病中口渴了，便將伺候他的小和尚喊起，叫燒蓮子羹與他吃。一盞油燈一跳一跳地默在桌上，雪花拂拂地在紙窗的木格中作出微響。在法師蒼瘦而枯皺的臉兒彷彿一個古神的形像，危坐着，在思想，外間的炭火泥爐中爆的炭聲漸漸聽到。小和尚披了肥袖的棉衣，瑟縮着蹲在一邊，正是一幅古雅的繪圖，然而有裂痕了，忽而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傳來，這在不睡的和尚們一聽便知有人在敲本寺的山門。

印空法師在病中感覺分外靈敏，便吩咐小和尚去喊長工開門，小和尚睡眼朦朧着走出，約過了二十分鐘以後，便聽見幾人脚步声踏在雪上，都停在窗前了。依然是小和尚進來道：

「長工都不願意開門，說這時候不定有甚麼歹人，况且城裏正在鬧革命，殺了好多人，還是我說師傅的命令，他們從鐘樓上看清楚了。是一個叫化子，便開了——奇夢！本來想留他到火房裏住一宿，行個方便，但這叫化子指名說要求師傅，非見不可！不要見他，他甯願死在山澗裏，又不肯說甚麼事，現在還同長工在窗外等着呢……」

印空法師這時垂盡的心思，忽然沉靜起來，便點點頭叫他將這不速之客的叫化子叫進來，命長工去休息。他很安然地，倒像是預期着的。

一個披了破絮襖與濕重麻衣的十八九歲的少年，立在暗暗的燈影下。沒有帽子，却紛披着長髮，面色凍得紫腫了，而一雙大的堅定的眼睛却仍然保持着嚴重與有智力的神情。看他的形態，額骨很高，柔白的皮膚與沉毅的精神，足以表明他絕不是常做沿門叫化的生意的，而且尤其奇怪是他上身穿得如此不堪，下面却是粗呢的洋服褲，一雙全爲雪水浸透的黃皮鞋。這算是新式的叫化子了。

小和尚在門外靜看着這一場怪劇。而少年叫化子與病態的老法師互相凝視着，他們可以說是從不相識，但在神情的交換中，少年的記憶中，老法師的期待與智力的預料中，全認識了！所以在這突然的相共之下，反而沒得言語。

老法師昏瞇的眼中忽然放出奇麗與光明的色彩，彷彿三月中清明而溫潤的池水。他臉上雖略有驚奇的表情，然即時歸於自然，便柔和的道：

「呵呵！——你終於來了……」

少年叫化子出乎意外地答：「呵！你竟先知嗎？我是誰，我還沒說出……」

老法師立時苦笑了一笑道：「難爲你，却也難爲我了！這在我是知道的，在一切人或者不知道，好呢，你的經歷可以說說……」

少年得了室中的暖氣，將麻衣卸在地上，看了看旁邊侍立的小和尚還沒說話。

老法師不屑似的便命小和尚去睡了，蓮子羹方盛上一盞，在案上攔着。小和尚雖然看得有些疑惑，却禁不住瞌睡，便到那一間自己的床上去溫他的童心之夢去了。

室中只有這兩個奇異的人！只有這兩個爲因業爲命運所顛倒的兩個如枯柳如春雲的人物。

於是在少年的一陣傾談之中，果然是印空法師的期待到了！

是這樣的：少年是常年到這寺裏來的施團長的兒子。也就是印空法師的寄名兒子。施團長自從那次帶了妻兒，由秋林中下山去後，駐防他處，不到半年便調了前敵，加入討逆戰爭，幾十天的苦戰結果是在江邊的一個蘆洲上犧牲了餘下的寡妻孤兒，便流落在未有戰事的城縣中。回家麼？沒了，再嫁吧。還有這小孩子。還是少年母親的賢明，她從苦痛忍耐中做着手工，居然在眼淚的生活中過了十年以外的日月。後來她並且在那遠處的城縣內與美國的女傳教家熱識了，受了洗禮，因此這軍官的孤兒居然得受過教會中學的教育。

不幸勤苦憂傷的生活使這軍官夫人去年的秋日死去了！到她臨終的時候，她纔將這十六歲的孩子切實告說了些他從前一字不知的異聞。不但是說他在五六歲時在這個山上有一個印空寄父，並且說這一個寄父其實就是他的真父！十六年的祕密從她垂危的深痛懺悔中說了出來。她那年到這禪悅寺中來一見印空法師便完全認識，其實在上山時她是茫然的，她又最曉得自己兒子的激烈性格，她是真切的懺悔！而囑她兒子如有過不去的時候，只有到禪悅寺中的一條路。

但是這次他所以於雪夜中來到，却不出那為命運播弄的母親所預料。他自從母親死後，便加入革命黨的激烈派，這次隨了軍隊攻入這境的縣城，已經有些日子了。却不道忽而有黨派的清分，於是他這小首領便立時在被緝之列。事情是如此緊急，然而他和距城幾十里地的禪悅寺，爲了生命，爲了母親的遺言，爲了多年祕密的發現，他所以從苦難的雪夜中跑來。

在深深的雪夜中，他用吃吃的口音說明一切，老法師用清明炫彩的眼光注視着，終沒動，也沒言語。窗外的朔風，狂吹起來，似是將人間的晶潔被悲號吹散了！青暗的燈光下，正對坐着這奇異的兩個盞中的蓮子心已爛了，沒有苦味，然而誰也沒有吃得下！

雪落深山後的三日，最以佛法聞名的印空法師圓寂了！隆重的佛家入塔禮儀，莊嚴而歡悅，雖然在他那乾萎的屍體中也許藏着人類的一點留連的悲哀。

但這深夜中來討宿的少年叫化子同時也不知去向。

又過了三日，縣中的保安隊中捉到一名C黨員，因為用重典，——簡直是梟首，並且就懸在這平山的後山麓的大楓上，據說是在一個山洞中被鄉民告發而捉獲的。

這可憐的少年生物的頭顱，圓腫的石卵般的眼光，在高處正對着印空法師遺骨的上層塔頂。

漸漸感着夜寒了

漸漸感着夜寒了，每天午後，淡淡的流雲在蕭瑟的上空蕩來蕩去，沒有鮮耀的霞彩，也不是冰雪樣的晶白，淡灰，薄暗，飄搖聚散，與草地上初墮的黃葉，——有一半還帶着深綠色，似墨玉上的暗痕，恰好是上天地下中這已涼天氣的伴侶。

這「死城」的色彩不全是黯然麼？像患水腫臥斃的僵屍，浮腫，毫無血色的面目，還包上一層污濁的肌痕。將死前，腫脹患者額上的黏汗，暗黃裏煉出油光，瘡疤不平的，骨撐膚落的道路上面，爬行着惡綠酣紅的各樣介蟲。此外呢，便是每個人的血色心在這「死城」的浮空地底，押，咽，搖動。

這「死城」的色彩，有的渲染在夢的舞蹈中，也是一片慘然的模糊，而沒有明亮的分界。漸漸感着夜寒了！風捲走着半黃的葉子，追着每個人的腳蹤，追着土流的氣息，追着茫然失路的飛星，向前去，向前去……疲勞而不止息。

漸漸感着夜寒了！雲在暗空裏抹着嘆泣的泪，號蟲在草根間唱着淒清與孤寂的歌。

「死城」的中心，黑死病的菌類繁殖地，迅速地向外傳播。時候已離開易倦懶的夏天，病菌却趁着

這未寒時侵襲抗力薄弱的病者。

你沒會看見空中是淡灰薄暗的秋雲；地上初墮下還帶有墨玉色的為生命搏鬥的黃葉……「死城」的中心，黑死病的病菌向四方飛揚。

漸漸感着夜寒了！是自然的支撐力的試驗，還是毒菌類趁着時季逼人感受惡寒？

色彩，無論如何烘託，終是慘然的畫面，並不能強塗成明麗眩耀的浮光。雖然裏面還深藏着「風雨晦鳴」後的新生，到時自可遇到中天的日色與銀亮的星輝。現在，這「死城」的黯然，是悽慄間拚力的掙扎，是蕭條中沉痛的忍耐，是血球在寒顫的病體裏作生死的抗拒。

漸漸感着夜寒了！

不管是甚麼顏色的畫面，你總得做「禦冬」的備辦；不拘你的心頭是火爆，還是氣咽，你總要試到冷刺皮膚的氣候。

是午後，是黃昏，是中夜，黯然裏，這「死城」沒會缺乏過躍鬪，沒會失掉了她的含生的力，雲與葉也沒會墮落或飄失了她的活潑的精神，真變成腫斃的僵屍。

以後呢？夜寒初臨，這「死城」託着血焰的心將怎樣度過未來的冬日？

祈 雨

這一夏的乾旱使得農夫們夜夜裏望着天河歎氣。

從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幾場小雨，當然不會溼潤了烈日下曝乾的土地。僥倖將麥子收穫之後，一切小苗子類的長成大感困難。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高粱已經可以藏人了，現在却只是枯黃的有尺多高，滿野中半伏着無力的披葉。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熱如焚的天氣，過於乾燥的空氣抑塞住初生的生機，一對對

平原中吹來，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由一個人到一個人的將薰蒸與乾燥盡量地到處傳佈。每天由黎明時起，如火的太陽映照著血一般的顏色去焚燒着一切的生物。陳家村東頭的河流本是這數縣的大水，經過不少的鄉村與田野，河的兩岸，以年代的久遠生發出一簇簇的小樹林子給牠點綴上美好的景色，但現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見白沙的河牀了。窄窄的用泥土與高粱樁搭成的小橋，在每年一過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會沖壞，直待到十月間的重修。這時却還好好的鬱伏在差不多沒有水流的乾河上，像一個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無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黃土多已曝乾脫落下來，剩下高粱樁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亂髮。偶然有從上面走過的生物，更恰像是乾癟過的屍體上的虫子蠕蠕行動。離河不遠的一片柞樹林子，每一個夏季，濃陰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後的遊息地。如今却只有乾黃的簇葉在不很潤澤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災中的苦難。陰影不大，那些稀葉中間晶明的小石砂熱得可以炙手，因為沒法灌溉，連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憐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於沒有人力制服自然的變化與轟天喫飯中的農民，他們當這少有的災難的降臨只能從絕望裏激發起求助於天的宗教上的靈力。相傳的老法子是一雨會，誦經，紮紙龍取水，他們不是一無所知的動物，他們却又是對一切並不甚明白的人們，他們不肯在這樣情狀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災的毀滅，在危急的無從展手的困難之中他們只能誠心團結起來以籲請天意的挽回。

然而時代却不許他們能够安心去從容地乞求了。

並不是十分稀奇的事，鄉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記得，有幾回對於天災的對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事，縱然無靈，然而至少可以略減他們精神上的紛擾。記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為積雨的關係，洪流暴發，河身從沙灘下面暴漲起來淹沒了一些土地，甚至將村子中的茅屋沖壞了不少。他們却能够在不斷的雨聲中跪在龍火廟的天井裏，崩着響頭虔誠禱祝。眼看著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們還是咬着牙關安分乞求龍王

的心回意轉！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後這樣的老文章已經變了筆法了。因為在較為安靜時候的官府紳士雖然一樣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偽善者，然他們却總以為他們還是對於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應該負責任的。如同乞災，禱雨，種種的一無所能的會集，正是那般嚼過經書的善人所樂於倡導的。他們覺得自己當然是農民的先覺，一切事便作了領導人。於是往往對於團集辦法，儀注，款項，都是有次序地做去。而鄉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們後面追隨着，而且稱贊官府與紳士的熱心。現在這些官府紳士，他們的本身已經變了，他們的意識，却已比從前的鄉民的統制者更見得伶巧與學得多少新的方法。他們自己的能力中儘着想去收穫。——金錢的剝取，責任的意義他們早已巧妙的給牠改變了顏色。自然他們批評他們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無識便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們的收穫之多，甚麼能够激動他們呢？也因此鄉民在不自覺中彷彿失了領導，也像失了保障，然而這樣的變化却擴大了他們求知的意識與漸漸破壞了他們的虔誠的安分心了。

再一層，便是生活的艱難支持了。本來鄉民是極容易在簡單的欲望下討生活的，他們即使沒有多少蓄積，然還能忍着苦痛去接受一切，以求未來的安定。何況以前他們在節衣縮食之下每年總有存糧的可能近來呢，這可怕的近來，爲了種種的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很大的蓄積，更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動着，再不能像前時的安然度過任何時候的苦難了。

這一個夏季在陳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搖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穩當。

陳莊長與奚大有家的自種地也一樣受着災難，然而陳莊長的地還有在略遠的村子中與人分租的，那裏在春天多了兩場雨水，所以還可以樂觀，而大有在春間辛苦耕種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穀子却已乾死了一半。他自從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遠記住了債務，賣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對於田

地上的盡力已見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漸漸學會了喝酒。在重大的打擊之後，完全復現了他的爹的遺傳。他甯肯每天多化費十個銅板在烟酒雜貨店裏去買得一霎的痛快，自從四月以來，他成了這村子中惟一的雜貨店的常主顧了。雖然銅板不能預備得那末現成，這有甚麼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來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費的。

家裏是想不到的寂寞，在從前他並未覺得到，好說閒話的，老是計算着喫糧的妻，與終天被逐出去拾柴草拾牛糞的孩子，因為大有的性格漸漸變成無謂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說話。那頭不容易喫一頓好飯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時常時隨着老主人身後搖着尾巴各處去的，現在牠也不願意與少主人爲伍了。牠怕他的大聲喝叫，與重蹴的足力，牠只好跑到街中與野外去尋找牠自己的食物。大有覺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已的左右增長，而他的脾氣似愈變愈壞。對於死去的父親說是追念却也不見得，有甚麼追念的表現。那座在村北頭自家地內的土墳，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樹之外，他不是爲了土地的事並沒特意去過一次。對於家庭的不滿他根本上沒從着想，本來是很能作活的妻，與不很頑皮的孩子，他也沒有厭惡的念頭。然而這匆匆的光陰中間並無他人入的引誘，而大有竟然有點變態。雖然對耕種的本分事，他還不懶，一樣是按着時候同鄰人操作，不過他的一顆心却似乎被甚麼壓住了。總不如從前的平靜與舒適。

他向來是不大對於過去的事加以回念的，過去的恥辱與痛苦，他十分樂意將牠拋出記憶之外。不過他是因此惹起了難於遏抑的苦惱！

早象已成的期間，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憂！未來的生活恰像一個尖銳的鐵尖銳在心頭。眼看見手種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靈要完全毀壞，他覺得分外憤怒了！在這寂寞與無聊的襲壓之中，比較着認爲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穫。然而這預想顯然是變成了水中的月影，於是在各種的不高興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重大的失望！

於是雖在奇熱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癮並不會減少。

正是六月的末後的一夜，大有蓋着被單在院子中的大棗樹下睡。昨晚從恆利雜貨店中回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中喫過晚飯之後了。他怕熱，便拉了一領蓆子放在樹下。過度的白乾的疲醉，一覺醒來已經聽見鷄屋內的喔喔的啼聲。一個大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兒吸他的血液，他即時光了背膊坐起來，用蒲扇將蚊蟲撲去。黑暗中嗡嗡的蚊聲還似向他作得意的譏笑。一會聽見院子中東南角落的糞坑內的母豬噲噲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單下有點潮溼，看看空中只有遠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個晴熱的天氣。遍村子中的樹下可以聽得見知了的夜鳴。他們在高的有蔭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這些在黑暗與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轉得意的高調。這在大有聽來十分煩厭的確，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蟲來還要令他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處鳴聲中失却了效力，這並不是一擊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惡的東西的鳴聲的。他向東方看去，仍然是黑沈沈的沒見有何亮光。他盡力地看在那一顆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點明光，或者距天明不遠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記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會。昨天陳莊長還囑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龍火廟裏去同着那個道士布置一切。他因此覺得有點心事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記得頭半月時舉行的那一次祈雨會，到現在並沒有甚麼效果。現在據說是聯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內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許有效。這是他這時的疑問。看看明星炯炯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疑問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擺在眼前，那些有鬚子的老人含着眼淚的在烈日下跪求，他們忍受着灼熱的苦痛，在香紙磚爐旁不顧烟氣的薰迷。道士的高聲誦經，自然也出自真誠。雖然平日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規，因為他一樣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餘閒還得耕種，這不是為別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測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喫飯的人誰沒有分呢！誰肯騙着自己——騙着自己與他們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異了。怎麼到會的幾乎全是老年人，年輕的纔兩三個，再就是老

人領去的童男，難道這也是必需麼？記得十幾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這樣，年輕的人一樣也有跪求的應分，怎麼現在變了？他想到這裏微微皺着眉頭，不能判別這是年輕人的躲懶，或是他們另忙別的事。

由祈雨聯想到春天的魏二唱的魚鼓詞，真的，那些豐收與農家的快活光景簡直是成了過去的夢似的東西了！自從自己過了二十歲，以後在這偏僻的農村中眼見得是無論誰家只有年年的向下走去，除掉偶來有幾個從關東發財回來的人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見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裏的產物不知怎的總覺得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裏用的力量，與一切應辦的事，不是比以前減少，糧米老是在兩塊大洋左右一斗，還是繼續向上升漲，怎麼家家却更貧窮了呢？大有懷抱着這個疑問却沒得答復，偶然與鄰舍家說起來，他們的斷語不是：「年頭兒刁狡，」便是「穀貴，百物都貴，」或者「化錢多了。」這一類的話。大有在前幾年也是一個對一切事不求甚解的鄉下人，所以任憑這難於思議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不能有進一步的質問。但是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他的生活有些變異，他的一顆誠樸的心也不像前此對一切完全信賴，自己永遠是不去問難的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難言的痛苦，攢着拳頭死去之後，這一幕的生活映片過於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從此失去了在他的環境中由小時候起積漸養成的忍耐力。

雖然心裏躊躇着預備天明後的祈雨會，然而在這將近黎明時的靜默中他是有另一種的動念在心中閃耀。——他很有力地斷定他的未來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紅的微光剛從東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見了一個新的輪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過臉，並不告訴家裏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柵門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柵門已經開了鎖。一個輪班守夜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門旁擋着鎗防守。這一夏天的搶劫綁票事情如同天天聽到喜鵲叫的平常，左近的每個村莊雖在白天也加緊了防守。像陳家村是沒有土圩的，防守的連絡很不容易，只好從各家土牆連接的空處，伐了陵上的松樹與其他

的樹木結成柵欄。從鎮上買來的大細的鐵蒺藜交纏在木頭的中間，在要緊的柵門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輕人輪流防守着。這自然不是完全無慮的設防，而且更沒有幾支新軍器——步鎗，可是這一筆化費與人力的空耗已經是他們拮据辦成的，幸而抬鎗土炮還是舊的存餘，這些笨拙的軍器用土造的火藥加上碎鐵，瓦片，小石塊，放一響雖不能有很遠的火線，四散出去就像一個小炮彈的炸裂，用在堅守上還較易為力。而且不知從那裏來的傳受，鄉村中有些極笨的鐵匠現在也會利用洋鐵筒與空的罐頭造成重量的炸彈，這是較好點的村莊必備的武器。

那個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柵門，看見大有跑來便跳過來道：

「奚大叔起來的早，陳老頭剛纔到廟裏去了。」

「早啊，我覺得我是到會的第一個哩。」大有將一雙赤足停留在柵門裏的鋪石道上。

「陳老頭倒是認真，他還穿着粗夏布大衫，到這裏我向他說不如脫下來，到燒香時穿上纜對，免得出差。現在各村子的聯莊會還沒到，他穿着長衫怕不教土匪帶了去。」青年武士將步鎗從肩上卸下來。

「還是你想的週到，怪不得陳老頭老是好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誰也料不定不出亂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會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來……」

「怕甚麼，不是早調好聯莊最來保護嗎？」

「奚大叔，你猜能够來多少人？一共六七個村，子人家還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門這是在外面不同於村

裏，要個頂個，哼！土炮怕不及盒子鎗中用呢！」

「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還沒說完。

「啊！好，奚大叔，這是善事不差，凡是莊農人家誰還不願意天爺快落雨，不落，今秋甚麼都完了！然而土匪還是土匪呀，他們還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來再辦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從他的紫黑色的臉上露出了判斷的勝利的笑容。

大有點點頭，頗現出躊躇的態度。

「照你猜，豈不是今天還得預備打仗？」

「這也不是奇事呀，那個村子在這一夏季裏不是天天預備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復。

「我太大意了，甚麼傢伙沒預備。」

「一會咱這裏還去十多個人，可是沒有大用，只有兩桿快鎗，這不是一桿——」青年順手將鎗橫託

過來。

「好吧，現在咱們辦一下，你帶這桿去，連子彈帶。我另找桿土炮在這裏站崗。」

就這樣，大有緊緊腰帶將灰布縫的子彈帶斜繫在肩上，把那桿漢陽造的步鎗用左手提起。

「小心點，已經有頂門子了，只要拉開保險機就行。裏邊有四顆子彈，記住！」青年對於這武器的使用

很在行。

大有不再說甚麼，肩起鎗走出柵門。

經過他們的談話與換鎗的時間，村外的郊原中已經全被鮮明的陽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

夜間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潤的生態，被尙不十分毒熱的太陽曬着，頗有點向榮復蘇的模樣。

龍火廟是這村子的久遠的古蹟，據說縣志上曾在古蹟門裏有牠的一個位置，也是這些小村落中間

的惟一的舊建築物。除去四周的紅色粉牆之外，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內裏的龍王閣子，都是青磚砌成。那些

磚比現在普通的燒磚大得多，似乎也還堅固。不過上面全被苔蘚封滿了，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野廟的

歷史。廟的南面是一帶松林，稀稀落落的連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雖也有不少楓樹、榆樹與

高個兒好作響的白楊，却不如正面松樹的密度。廟北頭有幾畝大的一片義地，不知是甚麼年代與甚麼人

家的施捨地了。裏面却盡是些貧苦人家的荒塚。有的已經坍塌，露出碌磚，斷木；有的土塚已經夷爲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塚蓋上。這片地方已經有不可計數的死人得到他們的長眠，而左近鄉村的看家狗子也是常到的熟客。再遠處便是些人家的農田，一片青黃，看不到邊界了。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却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臥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榻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因爲牠們都只存留着古舊的空殼，任憑風雨的毀滅了！

大有穿過松林走到廟門裏面，靜的很，一個人沒遇到。直到正殿看見陳莊長正與鄰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紙。道士還沒穿起法衣，光着頭頂，一件圓領小衫，乍看去正如一個僧人一樣。

「好！到底是年紀輕，好玩，居然先抗起鎗來了。」陳莊長說。

「這是小豬仔告訴我的防備，防備不壞，不是聯莊會還要來？」大有走入了正殿門。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繞腮鬚子並沒刮剃，雖在清早，額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顯的見出他的職務的忙迫。他聽見人語，抬頭看着大有左手的鎗口正對準他的胸口，便下意識地向側面一閃。

「這東西可開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可幹了！」

「怎麼沒膽氣看看鎗口，便嚇丟了魂，你終天在野廟裏住呢？」大有已經將鎗倚在門側。

「老大，你說話也要留點神，別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結龍王爺求情，那真野不野的……終天在這裏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東西來幹麼。今天可連我都有點膽虛，到的各村的首事總要小心……！」

「做好事，顧不得這些了，——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吸水煙的隣村王首事從容的插語。

「即使來也沒法，橫堅這麼下去沒有好日子過。咱們那能眼睜睜的看看甚麼都乾死，不想個法子，——這只好求神力了！」陳莊長究竟還認識得一些字，對於這完全信賴神靈的法力的念頭本來就認為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莊長的職責，在無可如何中這樣按照古傳的方法來一回「神道」，這也是多少讀書人辦過的事，不是由他開端。經過這番虔誠的儀式之後，他至少尙能減却良心上的譴責，也許「神而明之」就有效力？化育的奇怪力量本來不是人們能够參贊的。多末渺小的人類，只能在自然的偉力之下低首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與他的鄰居們能够幹甚麼呢？所以他用「只好」兩個字表示在一無辦法之中的惟一的盡力。

王首事將長水煙筒向供桌上一擱道：「管他的，咱弄到現在怎麼還不是一個麼，果然該死的向這邊找事，拚一下，省得年輕的閒得沒事幹，今天咱預備的不差，甚麼合起來怕不到二百人……」

「不見得吧！」陳莊長對於人數頗有疑問。

「多少一樣揆，老陳不要滅了自己的威風。」王首事的脾氣很急暴，雖然上了年紀，還有當年跟着鄉團打搶匪的勇敢。

他們各自整理着種種東西，還有王首事帶來的幾個有武器的農民一齊下手，沒到八點，一應的陳設供品以及灑掃屋子等等都已停當，而各村來祈雨的人衆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乎變成黑色的黃綢簾遮住，看不清他的真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待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優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他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地上很齊整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

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却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黧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摺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濕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真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全交與「他」。

這一羣祈求者中間，却沒看見奚大有，也沒有王首事帶來的那幾個武裝農民。原來大有被陳莊長分派出去帶領了本村的人與別村子來的聯莊會在廟的四周布防。因為他有一桿步鎗，便沒用到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一「綠林」中的英雄。

近幾年中鄉村的聯莊會完全是一種無定規的民衆的武力組織。雖然有規則，有賞罰，然而所有的會員全是農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丟下鋤頭，拾起鎗桿，就拚着性命向搶掠劫奪他們生活的作戰。沒有事，仍然還得在田地中努力作業。不過他們爲了自己的一切，爲了防守他們的食糧與家庭以及青年農民好冒險的習性，所以聯莊會的努力也一天比一天的膨漲。不過等到他們的有形的敵人漸漸消散下去，他們這種因抵抗而發生的組織也就鬆懈了。因爲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並沒有更深的意識，所以他們的興衰是與那些掠奪者的興衰相比比例的。

陳家村左近都是少數人家的小鄉村，鎮上雖然有常川駐的軍隊、器械、服裝都整齊的民團，却不大理會這些農村中的事。有時那些新武裝者下鄉來，還時時要顯露他們的招牌給小村莊的人看，因此無形中便分做兩截了。

這一天他們因爲在護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事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調派年輕的農民，在八點左右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多個。他們因爲沒有大集鎮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備。不到人數

十分之一的步鎗，還是由各種式樣湊合來的，類如日本的三八式鎗，漢陽與俄國舊造的九連燈鎗（這是鄉間的名字），其餘的便是些扣鉤的火鎗與大刀，紅櫻長鎗，鐵的明亮都在各個的武士頭上閃耀着。然而驟一看來如同賽會的這一羣鄉民自動的防護者，散布在紅牆青松的左近，是有一種古舊的爭戰的趣味。各村的首事雖是花白鬚子的老人也有自帶小小的手鎗，掛在衣襟旁邊的，這都是他們出賣了土地忍痛買來的武器，雖沒會常常希望用牠，然而有這個蠻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時貼上硃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爲可以戰勝一切的邪祟。近幾年來這樣已成爲很平常的現象。鄉間的人民對於步鎗的機構與兵士一樣的熟練，而膽大的企圖也使他們對於生命看得輕的多，比起從前的時代顯見得是異樣了。

形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古老的剝落的紅牆裏面是在土偶的威靈之下祈求他們的夢想，迷漫的香紙煙中有多少人團成的一個信心，雖然在鵝卵石上將膝蓋跪腫，他們仍然還是希望龍王的法力能給予一點生活上的灌溉，而古舊建築物的外面，在松陰之下却活躍着這一百五十多個少年農民的「野心」，健壯的身體，充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熱的空氣的自由，他們也正自團成一個信心，預備着用爭戰的方法對待與他們作對的敵人，兩個世界却是爲了一個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說是爲生活的競存，神力與武力兩者合成一種強國的力量，他們便在炙熱的陽光下面沈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這樣的武裝集會這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練習打靶之外，他沒有自由放射步鎗子彈的機會。鄉間對於子彈的珍貴比甚麼都要緊，他們由各地方或者兵士們以高昂的價值將子彈買到，自然放掉一個便是防守上的一種損失，也便是他們的生活少一分保護，所以火鎗可以隨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彈却要嚴密的保守着。大有從站崗人身上取過來的子彈帶，他曾數過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顆。在灰布的九龍帶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樣來，然而他統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農民惟有他

是抗着這一桿僅有的步鎗。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充足，也像是够有統率那些同伴們的資格。他沒會對準敵人放射過一回鎗，然而這時也不恐怖的，確沒想到真會有敵人的攻擊。他以爲這不過是過分的預備着爭鬥，原不會有事實的發生。

他這一隊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這裏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片土堆，相傳是古時的塚子。除去幾叢馬蘭草之外一點墳墓的樣子也沒有。再向上去有一個矮小的土地廟，比起鄉間極小的茅屋來還小得多，塌落了碎磚的垣牆裏面探出兩顆如傘的馬尾松。從樹幹上看去，可知這難生的植物的光陰的熬鍊。大有這一隊的十幾個穿了藍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這斜坡上形成一個散兵線。大有坐在土地廟前已是側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別的夥伴在坡下的，在廟內的牆缺處的，還有四五個肩着火鎗在稀疏的松樹間來往走走。他們佔的地勢較高，可以俯看龍火廟裏面跪在院子中的人頭，尤其是那個尖圓頂的香爐更看得清楚。風向很準，那一陣陣的濃煙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鑿響聽得分外響亮，而廟前後的防守的同伴，都穩約的看得。惟有南門外的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密，只有幾支明晃晃的紅纓鎗尖從那些松針中閃出光亮來。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雖然在柵門口聽了那個站崗的小夥子的話，到廟中來又看見大家這樣鄭重的預備，像是警戒着要馬上開火的神氣，他樂得在綠林中裝一回臨時的英雄。然而還有甚麼呢？多平靜的青天白日，又有這麼多的人，難道他們肯來送死？他過於迷信他同他的夥伴的武力了。他雖不從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斷定沒有這樣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時還努力要作出一個統率者的樣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領着兄弟孩子們在幹正事。過了兩個鐘頭以後，看看日光快近東南晌了，夜裏睡眠的欠缺與天氣的毒熱，漸漸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廟裏的祈雨者已經換過一班，道士的法器不響了許久，再過一會大家都要喫午飯，好在都是自帶的乾糧，等着廟裏送出煮好的飯湯來，便可舉行一次野餐。時間久

了，疲乏的意態似乎從田野的遠處向人身上捲襲過來。有的忍不住腸胃的迫促，坐在地上乾口嚼着粗餅。大有這時已經半躺在石碑上，那桿步鎗橫放在他的足下。

「老頭子們真膽怯，上一次祈雨也沒這些陳張……」一個黑臉高個兒的農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說。

「到底甚麼時候完事？——這玩藝更壞，幹嗎還不如跪在石頭地上哩。」另一個的答語。

「不要急，停一會有事也說不定。」年紀較大的瘦子半開玩笑地道。

「真不如開開火熱鬧一回，火熱的天在這裏支架兒更不好過！」

大有本來想說幾句，然而他的眼臉半合着不願意聽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矇矓中靜聽這幾個夥伴的閒話，突然在東方破空而起的有連接着兩聲鎗響，很遠像在陳家村的東河岸，這是一個電機的爆發，即時驚醒了這野廟周圍的防護者。大有下意識地從石碑上滾下來，摸着鎗桿迅疾地跳上土地廟的垣牆頂，向東望去，那十多個農人不自覺地喊一聲，全集合在土地廟的前面。

「那裏來的子彈？」

「河那面……截劫！」

「廢話！我聽明白了，這兩顆子彈是向咱這面飛過來的。」

「沒有回響？」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們從經驗與猜測中紛紛亂講，同時可以看見龍火廟裏已站滿了院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聲響，而天門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動。大有竭盡目力立在高處向東看，甚麼也沒有，還是那些繞在村子後面的半綠樹與微明的河流。他雖然笨，而在匆促的時間中也有他的果斷力，即時他喊那個

說玩話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隊中間問情形。

經過沒有三分鐘的快度，很清楚的密排的鎗聲全在東村面砰拍的響起來。無疑的顯見陳家村要有何變故，大有與他的這一羣夥伴不用商量都拿着鎗要跑回去。他們顧念村子中的婦女孩子，平板黃黑的面目上都變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還沒跑到紅門外面，奇怪，由廟的西北兩面連接着飛過十幾顆子彈從他們頭上穿過去，這犄角式的攻擊出乎他們的意外。大有原來立在土牆上面斷定這是土匪去攻他的村子，有這一來，他纔明白今天的祈雨會是真遇到勁敵了！隨着鎗聲他跳下牆來向大家發命令道：

「走不的！土匪真要從兩面來回去更辦不了……唔大家散開點，都在廟門上可危險！」守土圩與柵門的經驗會告訴過他躲避子彈的方法，即時這十幾個人人在樹後，牆邊，找到了各人的防禦物，都顛頭的將鎗託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後頭，半伏着身子將步鎗的保險機扭開，推動機一送之後，他的右手指在小鐵圈中放好，預備作第一鎗的放射。臉上的汗滴從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記了擦抹。

松林中的聯莊會的大隊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幾響火鎗，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單調的衝鋒號，淒厲的聲音由下面傳出，同時步鎗也在無目的的向遠處回禮。

於是他們的野戰便開始了。

大有只叫他們隔幾分鐘放幾響火鎗，意思告訴敵人這斜坡上果有人預備着他們過來。他手裏的步鎗隔一歇纔放射一回，他每次放槍時手頭上覺得很輕鬆，然而遇到這一次的勁敵，他的粗手指把住鎗桿自己也覺得顛顛。東面的西北兩方的此住彼此的向村子與野廟中愈打愈近的密集鎗聲，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的子彈是頗為充足。這時兩方都彼此看不見身影，龍火廟的地勢窪下，西北方的農田接連着東面河流蜿蜒過來的土岸，向下面射擊，是居高臨下。而大有這一羣佔住的斜坡，較好也較為危險。因為由斜坡上去，樹木多，農田只是幾段豆地，容易望遠。

大有在初開火時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還可以靜聽鎗聲從那方射來，懸念着村子中的情形與廟裏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並不十分害怕，然打過十幾分鐘以後，戰況更緊急了，先在陳家村東面響的鎗聲倒不很多，只不過似作警戒的很稀疏的放射，而從西北兩面逼過來的子彈愈打愈近，拍拍……的響聲聽去像不過半里地。聯莊會的人初下手還能沈住氣，吹號放鎗，經過這短短的時間後，顯見得軍器優劣與攻守的異勢了。他們在廟門外，樹林子中，沒有甚麼憑藉，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園地裏與土岸旁邊，然回打起來不知那裏有人，而敵人的鎗彈却一律向廟門外的松林中很有範圍的往下射擊。尤其是西面的鎗響，圍着土地廟前後儘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們不敢向廟裏跑，恐怕被人家圍住，又不敢向陳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經過時一定也要橫死多少人，而當前的守禦既無土牆，又沒有及遠的好多步鎗……這自然使他們想不到土匪會來，怎麼些鎗支一定要收全功！

沒有辦法，大有已經放過兩排子彈，在石碑後面粗聲喘着氣，竭力支持。他知道他的鎗若不努力使敵人不敢近前，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搶去。他向那裏退哩？下面只有幾棵小樹，大約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彈已可穿透他們的脊背。他聽明了，有十幾支盒子鎗在對面的土阜下頭專來對付他自己，有時從石碑的側面似乎可以看見土阜下的人頭，相隔不過二百步，比初聽時由西面來的鎗聲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緊緊握住鎗身，彷彿如握着一條火熱的鐵棍，子彈帶着了汗溼緊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恥辱，未來……在這一時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頓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爭鬪！雖然事情是完全出於他的預想之外，而他的當事實到了面前，却絕不退縮的堅定性，在這個炎熱與飢餓的時間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他知道在土阜後面的敵人，要從斜坡上衝過來，直奪龍火廟的大門，這是一條要道，若有疎失，自然關係他們全份的失敗。自己萬不肯放鬆，且是沒有退路，下面的夥伴們急切分不出幾桿步鎗跑上來打接應。

這些沒有指揮者的農民，只知把守住廟門向外亂放子彈與火藥，沒想到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邊盡力抵禦，又囑咐身旁那個黑高個滾下坡去趕緊調人。黑高個身子很靈活，抱了火槍即時翻下坡，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個流彈由背後穿過來，打中他的左脅，他尖銳的叫了一聲，倒在一柳老松樹下面，作了這次戰爭的頭一個的犧牲者。

這一聲慘叫驚壞了斜坡上面與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會料到這好打拳棒的高個兒便應該死在這裏，從亂雜的還擊的槍聲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憤怒與急遽了！

命令沒有傳到反而葬送了這一個好人，大有從石碑後面被慘叫的聲音叫轉過來，看清在血泊中翻滾的受傷者，他不自覺的呆了，雙手中的步鎗幾乎丟在地上。受子彈傷死在戰場上，這是第一次的經驗，何況這高個兒是去傳達自己的話而死呢！他無論如何勇敢，卻沒有看死人一點不覺驚訝的習慣，他正在惶張與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兩槍，對面一陣喊聲，從土阜後跳出七八個漢子，手裏一色的短槍，射過來，槍彈在空氣中連接振動的聲響，如同若干鬼怪在他們身邊吼叫。大有的那些夥伴也喊着放了數鎗，速度力既差，又無準頭，在曠野中那些舊式的裝藥火鎗，那能與連珠放射的盒子鎗抵抗，他們沒會管領，便爭着往斜坡下跑。只這一陣亂動，已經被對方打倒三四個。大有儘了所有的力量連射去一排子彈，居然使那羣不怕死的凶漢傷了兩個，略略緩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學着那高個兒的滾身方法翻下去，更顧不得那些夥伴們是怎樣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廟前的一個，傷在胸口的年青人，隨着眼從絕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這一瞬中，大有已經滾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隊，與由廟裏出來的那些老年人，他們一面竭力頂着打，一面卻急促着商定趕緊退回陳家村，因為這野廟中沒法守禦，怕有被敵人完全繳械的危險。

衝過這條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一百六七十個農夫與一羣狼狽的老人，以及廟裏原來

的住人連合起來作成三隊。一共有將近二十支的步鎗，施放開僅有的子彈，由松林中向四面射擊，同時那些避難的與武器不完備的防守者從他們中間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鎗的一個，在這危險的時間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將武器交付他人，自裝弱蟲。他不願滿身的泥土與像澆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膽的青年由松林中衝出來。當然從西南方攻下來的敵人也拚了性命努力於人的獲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據着非常便利的形勢，北面農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這已不是爲了財物與保護地方的戰爭，而是人與人的生命的爭搏。兩方都有流血的死傷者，在迸響的槍聲中誰也不能作一秒鐘的躊躇與向後的顧念，大有餓了半日而且原來的瞌睡未退，恰好來作這樣的正面的防戰，分外喫力。然而他這時咬緊了牙齒，似乎平添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兩個受傷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釐成火團，颯颯拍拍的鎗聲似炸碎了自己的腦壳，他隨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蔭之外，彎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們拚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敵人終於沒敢靠近，及至他們退到陳家村的柵門邊時，又與在近處的幾個埋伏者打過一次。

其結果，他們的大隊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邊只聽見自己這一羣中不斷的喊哭的聲音，傷了少他也不及查問。幸而敵人的子彈經過在松林中一陣急烈的圍打之後，似乎已經不多了。四周的喊聲中射過來的子彈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柵門外時，斜拖在腰上的子彈袋除却布皮也是一點分量沒有了。

這一羣勇敢的農民雖然也有受傷的，他們却掙扎着跑進了柵門。大有一看見自己村子中的鄰人迅速的拉開木柵開門，將他們納入，他心頭上一鬆，同時脚步略緩一緩。後面敵人的追擊又趕上來，幸虧木柵外只是一條小路，兩旁有不少的白楊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敵人沒敢十分近逼，不幸的大有剛從一棵樹後彎了身子轉過來，右腿還沒有抬起，在膝蓋一面有一個不大的東西穿過，他趁勢往前一逃，却已倒下來。臉前一陣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風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張開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兩個人回過身來絕不遲疑地一齊拖着，他塞進柵門去。

稀落的來往槍聲中，大有只覺得天地完全是傾陷了似的。他臥在他人汗溼的肩頭上並不覺痛，右腿像是離開了自己。

紅日旗的車中

人終歸是奇異的生物吧，相當的智慧只能產生相當的利害。不必說甚麼「隔膜」與「不相關」，——這更是輕輕的善言了。廣川白村更有一句話：「想起來現今的日本是可怕的國度！」他是敏銳在譏笑，但我們却更真切的感到威脅了。

界限與疆域是人間的自造之孽，在我，根本上認為何必有此差別。我不是甚麼……，向來不知一定不移的要向甚麼，*isn't* 下俯首情願。因為這明明是人造的界限線，即就學術文藝上看去，派別與主張當然有的，然而那只是批評者的利便的構圖，研究，創作的人何嘗一定先弄起個十分清晰的圈子將自己套入。時代固然能變更了人的興感與思想，但此中究竟有個性的獨流，所謂「超時間區別」的價值，也就在此一點。譬如「有五錐必有銛者，有五錯必有靡者」，（語見墨子）又何嘗是有一例的銛，靡佛家相宗講徧計所執性，與依他起性，也可以作我這個冥思的引證。分別須有個性，却仍須存在這卑之無甚高論中。這是我偶然的思想，不是藉此來說「形而上學」總之人間的界限將一切害得太苦，造孽自多。

自然不能用大力消滅這些界限，你纔不容易說風涼話。

寫到這裏，記起了波蘭小說的燕子與蝴蝶說飛過木柵欄便入了另一國度，「國」這個字的造成，第一我是十分佩服我們先哲——不我們的先民的聰明。四周的風雨不透，這纔像是一個東西，只是與「國」——「固困」一個意義。他們早知道了這一層玄祕的道理了！不知怎的活潑而像是能打翻一切的現代人，高唱着「全民呀」、「世界呀」、「人類呀」、「八類呀」，這種種鑄金的名詞，卻沒有一些兒燕子與蝴蝶的自由，只

想着將好好的青年捉到「囹圄」裏，「固」與「困」成了每個講界限疆域的人的所有物，幾乎每個人都相同的感到這「囹圄」的苦惱。然而少有人能作破巴士的「大」獄的勇敢的行爲，與高潔的精神。作廢的過度的理想，在我胸中感到苦悶。在紅日的旗幟招展下這華美的夜行車已度過荒原，穿行在茫茫夜的大野裏。

東北的氣候雖在遭初春的清宵卻仍然奇冷襲人，「南滿洲」的朔風透過了雙重的車窗，與蒸氣管的溫度戰鬪着。據說在路旁有許多地方我們的隣人卻高標着多少戰迹的榮耀，當初與哥薩克健兒肉搏的地帶，有木牌豎在堅硬的地上，可以辨識。這是隣人的誇張，但我們記起來卻想甚麼呢？

至少，我是不承認人爲的界限的，但恥辱的標識卻似印在我的心頭。這未免是自己的衝突吧！否，軍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等等的名詞，我們的隣人是爲了生活的掠奪與佔有時刻未能忘卻，我們却不是的，我們只是任人恥辱與宰割的羔羊！這其間不需要詳加解說，過去的各國度的劣行而現在還是照樣的模擬着，想去重行翻印的書。在我們不看却倒情願，不過爲要求消滅了人爲的界限，我們却不能坐看與此相反的勢力的猖獗。即不說情願將恥辱洗去，不說一定要「當今爭於氣力」（見韓非子五蠹篇）然而這是「人類的瑕疵吧」，我們爲全人類着想，也應當將這些瑕疵洗刷，扶摘一番！

秩序訓練精幹，我們的隣人真比我們這衰老頹喪的民族好得多！每個夜之驛上紅日旗在風聲與大電燈下搖擺着，黃衣的兵士劍鎗着地的清響。車中呢，只是能喋喋不休的「支那旅人」以及爲了一點點生活的要求帶着粗皮帽子青布棉襖往更遠的地方去勞動的「支那勞動者」，鼻息咻咻，仍然作他們的好夢生涯。這些景象，我不怨恨，不歎息，只感到窒悶的懷涼！

從那地道中上車時，我與同行的人已被一位眼突頭扁的穿了花緞藍袍的「非隣人」的青年在車口將我們查問一次。這是他的 Friend 啊，他是隣人的聽差，當然到處執行主人的命令。這神氣靜穆而眼光

銳利的青年，從他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拄了司提克的悠然的態度看來，又不得不佩服我們鄰人的訓練了。他從容地由人羣中走過，這一車中有的是非隣人，却只是向我們幾個人開開口供中國人的聰明不用歐美入常時稱贊我們自己也能知道。

到處是鄰人的話，到處是他們的規矩，真的，如我前幾年在那日出的國中旅行一樣，不過更感到時時的不安，却也怪，真到鄰人的範圍中倒也罷了。

一夜的恍惚，到天明後，我下車出了站臺，坐上馬車的時候，還疑惑是在車中。

茫茫地想到這人類的自造的界限……又茫茫地想起燕子與蝴蝶的將來的自由。

綠蔭下的雜記

悲哀有時能給予人快感，而且相似將清涼的淡水給予孤泛重洋顛頓風浪中人作慰渴的飲料。凡人經過一度的深重，難以遺忘，難以恢復的悲哀，將必嘗試到這種意味。類此事實及情緒上的描寫，在文學作品中，不可數計，且多為極佳而感人的題材。擺崙之詩曰：

「於是欺騙對我而喝采！

雖已偵察出，却仍是歡迎着。

然經過每種險難在人羣的居中獨餘賸下我呵！在悲哀以後中的感覺，雖花不能增其美，雖月不能助以清思，一切的自然，都成了低沈幽微的觸感。但亦惟有此，而後方能對於人生的幻謎有澈底的了悟，從不幸的經驗中，可以有種新鮮的感發。對花不僅知其美，對月不僅能感其清，而且分外有更深沈更切重的反悟。悲哀所以損人者在此，所以助人者亦或在此。

我在最近期中，曾得到一位朋友的長信，她有劇烈之悲哀的打擊，令人不能思議得到，但我在此為友

讀不能爲之宣布。她的來信在箋末的幾句話是：

「現在孤獨漂泊的我，本可以重過N埠，不過孤獨而或涼的長途行程，使我望而生畏。下學期仍至N學校教書。我在此大概還有二十餘日的勾留，這是因爲我身體的緣故。」

我現在對於一切無所希望，亦無所畏懼。我很了解我的命運，只配做一個孤獨的漂泊者，因爲我已對我的命運反抗過，結果却愈淒涼。

我很希望我成一個健忘者，忘去我過去的一切，不然，我的生命實無法延長……（下略）」

這內中已含了無盡的悲哀的經驗，但她也在同時得到無盡的教益了。

幸福的尋求

駛過原野，爬過山嶺，渡過冰冷與含有硫磺氣的河流，穿過陰暗的森林，幸福，自降生後牠沒有一天甚至一小時會偷懶過。牠永遠在無窮盡無終結的道路上，（多艱苦辛勞的征途）去尋覓牠的主人——也就是牠可以安身的地方。

不是耗廢，却經過了無量數的時間，牠還不會覓到牠的理想中主人的身影。

然而，牠爲痛苦、疲乏、與說不清的恐嚇阻難追逐着，圍遶着，阻礙與打擊着。

牠的新生的氣力與活躍的希望漸漸舉不起牠的身體了！

牠也開始「失望」！覺得造物的大神當初付予牠的使命像是宇宙間最大的騙局。奔走，尋求，永遠會無結果？這樣偉大嚴重的使命也永遠無法交代。

不僅「失望」，牠對造物的大神難免有不平的怨恨了！

一天，牠才予着走到一片有黃的白的花草的田間，陽光溫暖，籠罩着無邊的春氣，一切彷彿都在安閒

與沈靜之中，幸福不自覺地止住了脚步，牠想？

「也許我的使命要在這地方完成了罷？」

果然，一位鬚髮斑白的老人拄了木杖，從田隴上走來。他的雙目已失了青春的光澤，他的神態是十分疲憊，無力，他低頭看着土地，不向長空注意。到幸福的面前，他發出啞啞的低聲。

「使者，你應分如我一樣的疲乏了罷？你這麼匆忙地奔跑，會連你自己也要丟掉，永找不到你的主人來，我告訴你，你的偉大使命的謎底。

和平靜止，依我做榜樣，以閒靜的夢想作隱蔽，不再向前，也不抬頭望空中尋求甚麼夢境，這其間便有你的主人的身影。」

幸福聽過，覺得茫然。「真理」在這白了頭髮俯看土地的老人口中，是否改變過原來的面目？

遲疑中老人去了，每一步，木杖深深插入土壤時，也引帶出他的咳嗽聲。

於是這彷彿在安閒與沈靜中的春之田野從四面激發出咳嗽聲的回音。

幸福不能再呆下去，牠又開始了牠的征途。

另一天，幸福在峭立的山峯上遇見了一位鐵青面色，全身鐵甲的武士，他是強壯，威嚴，橫肆與不可干犯的化身，又手望着周圍的峯巒，等待着將來的風暴。並且，他大聲唱出使人震驚的歌聲。

他對憂慮的幸福用冷暴的目光輕視着。

「你將何在世間唯有猶豫的優人方是你的伴侶，也唯有不中用，無氣力，無鐵的意志的哲學是你的聖書……這樣，再一代，你也走不完你的路程，其實是永不會走完的！」

「隨我來，你看，分明是我的鐵腳踏過的地方，便生出幸福的嬰孩，你的永生的化身，因為我能將氣

力生命送與他們……因此你，僕人，不必虛耗時間，把你的使命獻到我的胸前，你可以永遠地休息了。」
 幸福這一次是悚然了，牠不敢與這武士接談，悄悄地轉回去。
 四山即時和唱着雄壯的高歌，像對牠發出嘲笑の送行話。

幸福再不能在塵世停留下去，種種遭遇不只疲憊了牠的身體，而且牠的精神也快要消散淨盡。牠只好回到造物の大神那裏去。

牠把老人與武士の告語全告訴給大神，請求給牠一個明白の判斷。

大神初時沈默着，後來冷冷地笑了。

「這不是你不忠於你的使命，因為他們都要強充幸福の主人，所以你不做誘惑の囚徒，便成了被踐踏の生命！」

「夢是幸福の主人，力也是幸福の主人，但也都不是的，照你這樣的尋覓，你的完成終無一日在人間出現，這不是你太不聰明了？」

幸福受了譴責，禁不住感淒涼，牠懇求地請問：

「你的全能，請把我不懂得の聰明的指示給我！」
 大神微笑了。

「不命你去尋求，你永不會知道人間對待幸福的面貌，以及他們自私的專擅の惡毒の心，你現在拿到經驗の明鏡，你自然能在覺悟中完成你的使命……」

「在那裏呢？」幸福似有點明白。

「在你的經驗中，在你的不自私的尋求中，勤敏，公平，永遠奔馳着你的長路，此外，你還向那方去依附

你的主人呢？……夢與力的中間！你用正直的穿綫成堅韌的一環，希望與實行的調諧，用這綫束制着，比量着，引長到無限的時與空，那「完成」全在你自己的手中。」

於是幸福展開他的笑顏，他再沒有惶恐與憂慮了。

陰雨的夏日之晨

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瀹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攢集着，尙凝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萼，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苔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殺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籟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翱翔的鷹鷂。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醞釀的香茗，一聲啼鳥，一簾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緊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毀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鬪，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生命的火焰，放下了雙手內的武器，閉住了雙目中的欲光，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全個兒熨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罷，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電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尙沒會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沈，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互着不可數計的黑線，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颯

風。後顧麼？過去的道途全爲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秘的無邊穹海裏，Phae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 pomene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蓋背上這小靈球兒徒自抖顫，只是甘心任受，低首屈服，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迫壓。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骼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趑趄，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尙沒會咀嚼出滋味，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會飽滿了饑餓的胃，不會充足了雷鳴的胃腸……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勃來克說：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

全爲露珠兒融解。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托的模糊的網中。

托爾斯泰說：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鼓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在快樂地細語，同時生物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上面搖拂。

果然麼？生與死能够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尙有鳥兒的矯喉，尙有樹枝的舞蹈，能使這爲飢餓爲不充足爲怨情爲淚爲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攙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的頸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兒的光輝，映照着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珠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真能聽到野鳥的矯歌與樹枝兒的細語？

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瞬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是這樣平淡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奪，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刃，不但是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陷入的土塊瓦礫。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迅猛烈的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我們便重行轉入縛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爲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旂，而燃起周身的火燄。

露珠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諧，但我也何嘗忘却霹靂電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簾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

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却在隱秘中時時燃着。

我們爲消失長矛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更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未必真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酒與水

「無人生而爲飲水者，」因爲惟酒有熱力，有激動的資料，「水」對於疲倦衰弱者更不相宜。

人生難道爲喝白水而來嗎？那樣清，那樣淡，味道醇化了，幾乎使飲者麻木了觸覺與味覺。乏味而可厭的水，却被神創造出來，強迫人喝下去，除此外，人間還有更大的不平事嗎？

「將渴死，守着白水，明知是可以解救一時的危急，而想吃酒的熱情不能自制。縱然救了渴死，而靈魂中的窒悶怎樣纔能消除。」「酒」牠能惹起你的興奮，冰解了你的苦悶，膜視了痛苦，增加你向前去，向上去，向未來去的快步。總之，牠是味，是力，是熱情，是康健的保證者！

除却神經已經硬化了的人，那個不存着這樣似奇異而是人類本能的欲念？

但是顛狂呢，沈迷呢？

如果對「酒」先存了如此憂恐，不是人生的「白水」早已預備到他的唇吻旁邊？

他對着「水」顯見得十分躊躇，智慧在一邊念念有詞，而熱情却滿泛着青春的血色，也在一邊對他注視。

究竟在「水」與「酒」之間，將何所取？

他的手抖顫着。

遲疑與希求的衝突，他的手向左，向右，都無勇決的力量伸出來，而智慧與熱情都等待着：一在嘲笑，一

在憤怒。

而且渴念焚燒着他的中心。

惟淡能永，惟無色，無味，能清滌腸胃。人生的日常飲料，如智慧然，此外你將何求？

無力怎能創造，無熱怎能發動，無激動亦無健康，此外，即有智慧，不過是狡猾的尋求，而非勇健的擔承！

兩種聲音，兩種表現，兩種的敵視與執着，對他攻擊。

他的手更抖顫起來。

渴念從他的心底迸發出不能等待的喊呼，衝出了他的軀殼。於是這怯懦的人終被躊躇結束了！

而兩邊嘲笑與憤怒的雲翳，仍然互相爭長，遮蓋了他的屍身。「無人生而為飲水者！」長空中有響亮的聲音。

「但「酒」是人生渴時的飲物嗎？」另一種聲音懇切地質問。

「能飲着智慧杯中調和的情感，那不是既可慰他的渴念，也可激動他的精神嗎？」彷彿是一位公斷官的判詞。

但被渴死的他的軀殼却毫無回應。

愚與遲疑早把他的靈魂拖去了，那裏只是一具待腐的軀殼而已！

在囚籠中的苦悶

火車經過了北門外，便一眼可以看盡中夏之晨的畫圖了。極目如繡成的稻田，都抽出尖嫩的芽子，在初曉的晴日中臨風搖颺，如同植立着萬千個黃金塗成的箭鏃。稻田旁邊有幾十片數畝大的荷塘，那亭亭吐香的花兒，雖是不在月白風清的時候，却也清絕得可憐。花瓣上圓圓的鮮露，正在往下流淌。這時天

剛破曉，所以一點也覺不得煩熱，只有似輕紗似絲雨的晨煙，籠罩着此靜美的野景。火車由道上飛一般的過去，那兩旁的綠絲斜拂的大柳樹，便紛紛向後退却；我俯在車窗上回望去，只見長的短的柳絲交織在一起，如遠望細美生動的油畫。農人家起身的分外早，這時在田中道旁已經有了披叢赤腿的影子了。有的在泥水田中工作，有的在荷塘中划着小圓划子向碧綠隱人的荷葉下取藕摘蓮蓬。遠遠地也似乎聽見他們的語聲，他們是在說今年田中的收成或是說藕菱的肥大？不便是討論官家的租稅與清晨的趣味？那裏聽得出，但看見他們很辛苦的做法，誰又知道他們靈魂中有無苦痛，能否也有我們靠了硬椅吸着紙烟，坐在車窗內來偷閒賞覽風景的心思？

此條路我自小時來回的經過，獨有這片地方的風景，真如百讀不厭的舊書；無論是蕭疎的晚秋，霜雪凄寒的冬日，每看見這處令人可愛的地方，便不覺得悠然。

然而在「悠然」中的感想，並不簡單，也絕不是欣欣的臨賞。悠然中正包含了無可如何的淒惻，迅速的，現實的悵歎，以及風景與身世二者相合而織成的幽思。我每每覺得在旅行中是最好用思力的時間，也是觀察一切的機會，一個背行李的紅帽腳夫，一塊被送行者遺棄的花片，都覺得有深長的意味。在家時，在工作繁重時，只覺得疎鬆的疲懶，紛忙的煩惱，有時取過報紙來往往看見上邊的字影正作跳舞，執着筆兒便覺得手腕筋肉的酸痛，然而在旅行時不論是安臥在華美的臥車，或是風雨中的孤蓬之下，也不論是冰雪嚴寒的冬宵，或花笑鳥啼的春晚，總以為能夠分外使精神振作，而感官也較平時敏銳。而所以如此的，便是能以常常有「悠然」之恩的動力的原故啦。

將時間來比作人生則初朝與向晚都各有其生發的美麗，與安靜的趣味。記得這是一部甚麼不著名的書上所寫的，所以我最愛在凌晨中的遙眺及薄暮時的徘徊。這時我坐的這輛車內人數尚不多，不過是些中等的商販，與一小部分走道的學生，除此之外便是工農打扮的勞人了。我自己坐在一張木凳上，雖帶

了幾本新小說也懶得看，只是注目着窗外的清景，惟恐有失似地呆看。

車到了北門外東偏的石橋上，我分外留神看那朝靄淡霧的山色，看這碧草下覆中的流泉，以及那斜斜的竹籬，樹蔭中隱約的茅舍，都依然如舊。但在不自知中便記起幾年前在此所做的舊詩句子：『不合樽前商去住，碧塘柳外月如弦。』便不免更添一分惆悵，所以火車雖然遠離了這野中的石橋，但我的心似正漂蕩在一種甜軟與辛苦的味感之中，分不清是甚麼味道，只有『春去秋來，客思茫昧』的心緒擁上心頭。

『起起……狗彘的敢不講情理……這小子……』忽的一陣吵嚷的聲音在車內打起，緊接着手掌着在厚重的腮頰上的聲，劈拍作聲。我由地回頭看去，原來重新由後面車中走來了兩個沒帶制帽穿了灰衣的壯士——一個滿臉粉刺紅鼻頭的魁梧漢子，提了一個重重的包裹，正在引導着身後的三個婦女找位子坐。而那一個更年輕的，後腦骨平平的，中等身體的，却正在用手掌向左邊位子上的一個五十來歲的鄉下人打耳光。

經過了一陣喧嚷之後，那位糊裏糊塗的鄉下人終於背了褡褳向後面走去，立在車外了。我很替他擔心，恐怕他要生氣大了，投下車後，但他還只是楞楞地向車裏瞧熱鬧，彷彿不知他的厚重皮肉上會嘗了新肉刑的趣味是的。那少年的壯士也終於將三位婦女安置在兩個對面的木凳上，他却一邊掏出尺許長的醬紅色的大摺扇，很驕傲地怒扇着；一邊便挨着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婦人緊靠着坐下，而給他們開路的紅鼻頭的健者，却還沒有地盤，他瞥見我這邊兩條凳子上只有我一個人，便迅速地走來，突然坐下。他那肥大的軀體幾乎堆滿了一凳子，他又將腰中的刺刀摘下，用力的棒在凳子上，回過臉來向我反看了一眼。在一瞥之中，我受了他眼角上的紅絲的射光，不禁慄然！但同時還是裝做悠然的樣子。

車上的人的語聲似乎低了好些，一時也清靜了些。那邊車內的黃色制服的護車軍士提了槍桿向這輛車內看了一眼，便向後面查車去了。

自然的，將我向外瀏覽風景的眼光轉向車內來了。那幾位婦女正坐在我的對面，也不過相隔有四尺多的距離。一個四十多歲的肥胖太太，梳着明亮的頭，鬢上有幾枝金光輝耀的簪子，穿的白細的夏布短衫，腰襖都很瘦窄，在寬博的胸脯當中，緊突出一對澎漲的乳頭。她似乎是很自然的與少年壯士調笑，又似乎她是這三個婦女的領袖。白肥的面部，汗滴不住流下，一把花綢邊鑲好的芭蕉扇子，也不住的揮動。靠在他下首的東窗下，怯怯的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一看便知是新從鄉下帶來的姑娘，而加上妖豔的裝扮的。她那枯黃的面皮，凸出的眼睛，瘦怯的身材，一看便知是個遺傳及營養不良的女孩子。她似是坐着一個奇異的新囚籠中，用她那流動的眼珠向四下裏偷望，有時偶而看看窗外的風景，及至那胖婦人向她注視的時候，她便自然地低下頭來。粉紅的紗衫，居然是肥袖口，花結的紐扣，從薄薄的紗衫下面映出血紅色的背心。看她如同做預備新娘的裝束似的，或是她的態度也是在羞怯之中有幾分糊塗，在天真之中含有無限的恐怖。三個婦女之中以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爲最活潑。一付珠長墜子，在兩個小小的耳朵上不住的搖動，高高的顴骨，與尖薄的嘴唇上滿塗了鮮紅的胭脂。一身深灰色的衣褲，下面穿了綠色的花天足鞋子。她的兩條腿兒一會就橫在凳子上，又一會便有意無意地放在那少年壯士的膝蓋上，有時故意將寬寬的袖子捲起露出肌肉很充實的臂部。指畫着向壯士說笑。但那真的是一位壯士，腕部的粗血管大而圓的眼球，右眼角上不知是在那個地方與人拚命後的記號——一道斜露的傷痕。過了一會，這位彷彿久慣的，妖嬈的少婦，用她那藏有指垢的纖手向壯士的大腿部搭撫着，於是壯士的面部顯出性的表現的強笑了。

轉眼向我對面的健者看去，他正在從衣袋裏掏出鑲金的大木煙斗在那裏吸，發出強烈的煙草氣味，害得我時時咳嗽。

他像是很威嚴的，又像是努力要保持他那軍人的神聖態度，所以他對於那些婦女甚至連頭也不同，

這不由的又使我由慄然而變爲肅然了。

「你……幹嗎去……那裏下車你？」他竟忍不住這寂然相對的空虛向我問訊了。

「是的……到T地去你們到那裏去？」我揣想着用這樣不亢不卑的聲音答復。

「俺們到……去去填防俺是砲兵第五營的正目他（他回手指着）是帶了妻小去的。你別瞧他是排長，可是不跟我一排。你沒聽他的口音，他是關外人。好哩！真打的好槍，比咱們可強多了……」他似乎有了說話的機會，這種誇揚的，自重的談話是不容易聽得的。

「久仰久仰！貴軍的名譽很高了不得……」

「先生……啐！在這個鳥時候，幹嗎都是「一節骨把兒」誰敢想長久……吃糧的填防最好；到了下縣裏，鄉鎮裏吃喝都現成，人家也格外看得起……說來你老別笑，咱們的妻小連知事紳士的太太奶奶們都好的一例招待，況且地方上有現成屋子，綢緞有現成鋪子……」

我覺得這位大漢黧黑的面孔上，這時充滿了特異的趣味的表現。他「先生」「你老」一陣的稱呼，我也知道談話漸又有相近的機會了。「那自然，兄弟們風裏雨裏爲國……爲家，人民有納稅的義務……你老總可懂！便有供給的「應該」罷……那位……那位太太，是貴友的太太……」我自己說這幾句話，實在不知「應該」如何說法了。

「你問新太太嗎……還……還沒過門，那位穿紅衫子的姑娘就是……就是……她是鹽城的鄉下人，皮氣真好，成日裏沒言沒語……那位……靠着她坐的……便是她媽……」

真出我揣測之外，那末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呢？他沒有說出，我也不能多問了。

「你沒有見過開火吧？」這位健者放下烟斗，引誘般地問我。

「那兒……」

「好玩！你看他那快做新郎的人頭上的傷是一刺刀……山海關外，厲害哪！我被炮轟暈了兩次，一回墜在泥溝裏，一回由小山上滾下，連鼻腔都跌破了……」

「同誰家開火……」

「……直……大概是記不得了……總之他媽混打！」

我同時也幽幽地隨了這位中國的健者笑了一笑。

「千里姻緣一線牽，」他又渾渾地說了：「真走運！我那兄弟不是那一場還得不了這個漂亮的小媳婦兒……老實說，不管她，連我也快活快活……咦，你笑甚麼……同那個她……」他說時回頭向那位胖婦人一笑，那胖婦人却似愛似嫌地把嘴斜撇了一下。

他這樣斷續的解釋，使我漸漸明白，可是同時也有無計的疑團，然而這位健者又說了：「吃，喝，吹，之外，人情不能免的，還有一層，這事兒與俺們的槍彈一樣要緊……你猜？」他便哈哈笑了。

「王道，國法，都不外乎人情，你聽說鼓兒詞上的羅成是好漢子，然而也有好幾個媳婦，對吧？先生那朝的皇帝沒有三妻六妻，你聽過戲鳳小梨花唱做的真上勁，他那雙腿兒這樣軟和，當跪在正德老爺的身上的時候……」

末後我們簡直大討論其戲劇，慚愧！我只有信口亂說了。

車到了陶村，許多喊賣瓜片，燒餅，蘋果，花生的聲音嚷成一片，他們也下車了。仍然是同我們對面坐着的健者，提了巨大的皮箱，在頭裏開路。但人多了，他却拉着那位胖婦人的右手，在幾乎短過肘部的袖口外，很明亮的一付黃色的錫子套在胖婦人的半圓的腕上，但錫口似乎過小，婦人的腕部太粗，便僅僅能套在「寸脈」的地位上。錫子看似很重，也不是近時流行的花紋與式樣。

健者向我笑點了點頭，並且在匆忙中還向我行了一個舉手禮。我很客氣的祝他「一路福星。」胖婦

人走在前面，而妖嬈的少婦却緊貼着那位少年的壯士背部。她口裏喊着「揉死人」的聲音，壯士捏了捏她的肩頭，她便撫住胸口扭扭地走下車去。但那紅衫子的瘦弱小姑娘，終於沒敢抬頭，也沒說一句話，只用雙手拿住一個沈重的皮匣，隨在後面。

這時已近正午，車站旁邊的蟬聲正在噪鳴。

不久汽笛一聲，車輪便緩緩地移動，又上了牠的長途。

這只是毒熱，只是增加人苦悶的天氣。清曉時的畫圖看不見了，芬芳的荷香，搖曳的柳絲，一切空清的風景都變爲熱塵涌起的大道了。

我仍然在凳上獨坐，同時心裏頗懊悔不應向那碩大而有點楞氣的健者打誑話！「他也是——一個人！」但心中却早有無許的煩感了！尤其令人惋念的是那對面車廂旁的紅衫小影！

他們走了，都走了，所有的慄然肅然的心理固然沒有，而在破曉時外覽風物的「悠然的念頭」現在也全頹散了！

似乎在毒熱的空氣中所留與我的不是惆悵，不是眷戀，不是趣味的與風景的感動，只有一片凝定住了「苦悶」……也如坐在不通氣的人造的囚籠中的「苦悶」。

十四，八月十二日。

血 梯

中夜的雨聲，真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陣又緩一陣。風時時由窗櫺透入，令人驟添寒慄。坐在慘白光的燈下，更無一點睡意，但有淒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頭衝撞。回憶日間所見，尤覺愴然。這強力凌弱的世界，這風瀟雨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爭鬥的人生……真如古人所說的「憂患與生俱來」。

昨天下午，由城外歸來，經過宣武門前的橋頭。我正坐在車上低首沉思，忽而墳然一聲，引起我的回顧：却看幾簇白旗的影中，閃出一羣白衣短裝的青年，他們脫帽當扇，額汗如珠，在這廣衢的左右，從渴望而激熱的啞喉中對着路人講演。那是中國的青年！是熱血騰沸的男兒！在這樣細雨陰雲的天氣中，在這悽愴無歡的傍晚，來作努力與抗爭的宣傳，當我從他們的隊旁經過時，我便覺得淚痕量在睫下！是由於外物的激動，還是內心的啓發？我不能判別，又何須判別。但橋下水流活活，彷彿替冤死者的靈魂咽泣；河邊臨風搖舞的柳條，彷彿惜別這慘淡的黃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門內，我在車子上的哀夢還似爲淚網封住，尙未會醒。

我們不必再講正義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義原是有變影的。（記不十分清了姑舉其意）何況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獸道橫行，憑空造出甚麼「人道」來，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真個理會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鐵，與燦爛的血呢！和平之門誰知道建造在那一層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無梯而登麼？我們如果希望着到那門下歇一歇足兒，我們只有先造此高高無上的梯子。用甚麼材料作成誰能知道，大概總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無血液，你攀上去時一定會覺得冰冷欲死，不能奮勇上登的。我們第一步既是要造梯，誰還能够可惜這區區的血液。

人類根性不是惡的，誰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殺害昆蟲，看牠那欲死不死的狀態便可一開他們那天真的笑顏。往往是猴子皮氣發作的人類，（豈止登山何時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的話，並非奇論。隨便殺死你，隨便制服你，這正是人類的惡本能。不過牠要向對方看看，然後如何對付。所以同時人類也正是乖巧不過——這也或者是其爲萬物之靈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個柔弱的婦女，是個矮小的少年，你便爲怒目橫眉向他伸手指，若是個雄赳赳的軍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網羅中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即連瞪眼的怒氣敢形諸顏色者有幾次？只有向暗裏飲泣，只有低頭賠個小心，或者還要回噴作喜，媚眼承歡，恥辱……恥辱的聲音，近幾年來早已迸發了，然而橫加的恥辱，却日多一日！我們不要只

是瞪眼便算完事，再進一步吧，至少也須另有點激怒的表現！

總是無價值的……但我們須要掙扎！

總是達不到和平之門的……但我們要造此血梯！

人終是要抗厲，要奮發，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風雨聲中，十字街頭，終是只有幾個白衣的青年在喊呼，在哭，在導動白旗嗎？

這強力凌蕩的世界，這風雨如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的爭鬥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進，激發，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導一切了……無論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與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聲還是一點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裏傳過來的柝聲，偏在這中夜裏警響。我扶頭聽去，那柝聲時低時昂，却有自然的節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來」的音樂。

一九二五，六月五號夜十二點。

清 要

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中，有數句：「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澹密以爲能，不亦外乎？」他的意思的確是爲「文以載道」而發的。因爲在上文他說：「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下文又有「凡人好辭工書皆病辭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鍼砭，攻剋卒不能去」云云。我們古來的文人總不甘以文人自居，一方是搜索枯腸對付他的病辭，一方却又以文辭爲「小技」，必需穿上「一件莊嚴的外套」——爲的「載道」。這樣例證在所謂古文中比比皆是。但無論他所志的「道」是甚麼，柳氏的文字確能刪繁去冗，得清要的訣竅。批評柳氏詩文的人不說是「雄深雅健」，便是「所貴於枯淡」。

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對「今世」文章的粉澤，逾密，以為是「之道」的大弊，但話要活看，打開他自己的詩文集，使讀者感到「工」，感到「能」的佳處，也正是他善於用粉澤，逾密工夫的地方。不過他尤著重在立意，在旨趣——在文章的骨幹。（這是取證自然不是與近代文學作品相比。）雖時代不同，他的心目中的「道」——其實柳氏何嘗不自知那件莊嚴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不能合適。（我們可置之不論，而為文章必「言中有物」不徒然在文字的外形上塗粉澤，與作逾密的工夫那樣，即使工夫到家，不過是悅目的玩藝而已！）

他主張文字要新，「……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由此可知，在立意，遣辭上，他是不拘守成法，而時時要用新鮮的手法的。

每一個作者，不論古今，若把文字完全看做是天籟，是偶得，是自然而然的產出品，用不到人造的（藝術的）工夫，或者以為文章只是發思想（載道）思想道破，橫說豎說俱無講究，目的惟期明了，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但相反，因為過重修飾，藻繪，在色彩，聲音，形態上描眉，畫眼，抑揚，高低，加一分分量覺得太重，去一分覺得太輕。（我們固然贊全這忠於藝術的態度，但一件完美的藝術品不是只可看外形的。）也許他可把一篇文字做成一件「天衣」，找不到一絲的針線痕迹，結果是漂亮，華耀，好看，好玩，既不能穿，又不適用。這難道是需要文學作品的惟一道理？

惟善為文字的人懂得怎樣把「粉澤」的工夫用得恰當，把「逾密」的針綫不僅織在文字的外形上，要在旨趣，立意上先有一番斟酌。

所以繁雜的文字雖然作者用力恆多，但為求完全，不肯剪裁，不忍篩落，使讀者費損精神，讀過後有茫然之感。這最是作者的失敗處。

「得心應手」方是文章的妙境，在作者無拘牽遷就之苦，也自有一種力量把讀者吸住，不須勉強，易

生感應。沒有繁雜湊數的作品可使作者先能領略「得心應手」的興趣。不許不作，不好不作，勉強尋思，抓到一個簡單的意念生添上一些不相稱的背景與虛浮的人物，支支節節，到處顯出破綻，或者硬把事實比附意念，滯礙重複，那多餘的質料現在不調和的色彩，只見斑斑點點，却點染不成一幅動人的畫圖。僅能塗粉澤與使文字的外形遺密已經是虛有此表，何況連均稱的外形都做不好，空塗上一片繁雜的顏色。

現在即找不到多少「雄深雅健」(所謂「雅」並不是狹意地只使文辭美化)的文章，但刪汰繁雜，力求「清要」更能時時有新的發現——無論在立意，布局與描寫的方法上——也是新文學前途的一條通道。

墳園中的殘照

極樂寺的硬造生拚成的東方趣味，遠不及那並不是遊覽勝跡的兩處外國人的墳園使人感動。據極樂寺的碑文上說，是十六年(當然是民國紀元)甚麼長官軍官之類的大人們醜資建築，此處破天荒的叢林。大書深刻地高大的新碑，在方磚的中間，矗立着紅漆金邊的佛門，南北對立的鐘鼓樓，看去像是用木架搭成的。向東的大殿中自然也有三尊大佛，兩旁十幾個羅漢怒目揚眉，或是低眉合目，還有由西湖某寺擄來的百八羅漢的石刻像片，在閑屋子中懸掛着。除此外有在寺門口值崗的警士，深色衣服的幾個僧人，好在太新了，全院子中沒有一片苔蘚，沒有一塊破碎的磚石，粗雕的石獅，耀黃的大香爐。我們在裏面瞻禮一過，我總替這殿中的幾位尊佛們感到寂寞。佛家會嫌寂寞麼？空山古寺，懸崖峭壁，這不都是出家人幹的生活？極樂園隔着繁華的街內有十餘里，在這片平原之上，撲面的朔風中有此水門汀玻璃窗子的寺院，難道不是清修之所？這不也一樣寂寞麼？但我的心理上却總感到這個建築物嵌在一處極不合適的空間。

又加上嶄新的廟貌，迺來迺去，找不出甚麼意味來。

出門去，與開車的破衣服，俄人說了一句，便風馳着往俄羅斯人的公墓去。

記得友人落華生曾說過一句：「中國人是有上墳癮的。」不錯，我也是有這麼樣的東方趣味的癮的。小的時候讀聊齋，每每愛看文士野居，與墳爲鄰的故事，又記得讀古詩十九首到「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等等的句子，每每使我的童心中生出許多幽渺的遐想。這或者是個人的趣味，與幼時的讀物的影響，總覺得一個生力活潑的人，踏足到叢葬了過去人的地方中間，即使沒有「幽室一閉，千年不復」的悲哀，然而踏着青草的墓地，聽着蕭蕭的樹聲，再加上四圍變化的景色，那荒殘的碑碧，冷硬的土塊，「萬歲更相送」，「年命如朝露」的不能自己之感，牠會自然進入你的心頭。本來生命原是一個奄忽不易攔捉的謎影，牠使你不了解，更使你無法隨手可以捕捉得到。世間有幾個聖哲能以從萬物立作之中，以觀其「復」，「又無術可以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這生與死之間確是人間的一層打不開的魔障。生之國內誠然是辛勞苦難，從初有人類直到現在的物質文明的發達，人人都是掙扎於生之流中，以自勞其生。雖然這樣，人誰願拋却了這複雜的人間呢？因爲不願，不肯，不甘心棄却人間，所以對於永久安息的死的關懷，便成了多少詩人哲士的吟詠討論的問題了。

正當大門後面，一座白石的大十字，還有輝煌的金字，刻在上面。幾株刺槐在寂靜中，搖動他們的新葉，其後便是數不清的墳碑。自然在此中也有階級的分別，豎立的十字架，雲母石的，精鐵的，粗石的，木製的，大小不同。而墳臺上有的披拂着小花草，有的有鮮花圈，有的便只是一個冷清清的石面。每一個墳墓上都刻着死者名字，間有較多的字，大約是略史了。可惜我們不通俄文，不知在這些符號之中，告訴人間的，是些甚麼事。墳園中收拾的頗爲修潔，幾條土平的甬道，與小塊草地，雜植不少的不甚值錢的花木。這比起中國的白揚荒墳的景象來，好得多。然而比起西湖的山中的墓田的天然勝景，覺得這樣羅列的「土饅頭」也

未免太平板了。講絕對省事的話，還是火葬來得乾淨。日本人雖是一切的政化力追歐西，而獨要保存這樣「蠻跡的遺風」，却不爲無見。中國人以一家爲單位，向來是講究「堪輿學」的去選找佳城，即是曠達點的文人還想「埋骨於青山佳處」。而西洋人也還是葬於公地，立石爲紀，「死生亦大矣」的思想，西洋人也不比這講究送死的中國人高明得多少。其實一陣烈焰之後揚骨成灰，早早將過去的人身的物質與牠們原來的化合多省事，實行「死欲速朽」的辦法，日本人是比較徹底的了。

我在這些亂墳中間這邊那邊的低頭行去，有明麗的殘碑，有生意蓬勃的草木，有三五個歸窠的烏鴉，並不寂寞，也感不到幽森。只是對着這些陳死人的宿處，想到人生的嚴肅真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不會有深沈的感傷的。淘淵明不是說過麼，「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生與死誠屬人生的大事，然而這點界限是我們更共的事，英詩人葛雷的話說的更乾脆：

The boast of heraldry, he pomp of power,

And all that beauty, all that wealth e're gave,

Await alike the inevitable hour:

The paths of glory lead but to the grave.

這同歸於盡的感懷，凡是詩人到這種地方是誰也不能免。不過我們因此却更應該珍視生，與對於生更應持一種嚴肅的觀念。不可因爲有終歸一個土饅頭的念頭，便將「生」來毀滅，拋却與玩視了。

本來對一切事見智見仁各有各的心思，不能從同，也不必強同。比如那看守墳園的人，他終天對着這些死的紀念物能有甚麼想頭？「年中不知道眼看着多少棺材送到這片土下埋葬，多少男女到這裏來獻花憑吊，甚至哭泣，憂思，平常得很！想來他看得頗淡然了。有色的眼鏡遮蔽了人生的真象（其實根本上沒有真象，可以藉用一個名辭，一切都是「假象」）於是利害，是非與笑，悲哀，糾纏不清，也因而有此世界上

才有不一律的花樣，供人把玩，費人索解。

我正在草地上幻想着無窮的無窮的這些事，張君在前面招呼我道：「快點，出了後門，還得去看猶太人的墳，時候不早了。」

銀龍翻身的時候

層層的山坡上滿生着淡綠色的蘋果樹，像一條堆着簇花的綠絨腰帶，圍過了這片高山的前面，牠們正在沉默中展布着新鮮的生機。

山底下，從大腰帶的一端可以望見穩約在疊峯中間的小瀑布，如同神話中的銀龍，白天，暗夜，風雨交織的時候裏，都能看得見那永遠是矯健，活動的姿態。

這處山道的入口，稍偏點，便可收到那搖動閃爍的飛練似的白光，像是一個仙人安置成的路標。一直對着白光，沿道有的是蔓生的葛子根，平頂軟針的馬尾松，與迴環曲折在澗底流着汨汨聲響的流泉。有時路向山麓折去，突出的峯頂會遮斷了那條長而細的白光，不意地又從石壁的亂石中間滿出碧浸浸地潭影。不在近處，想不到那是山半腰白光下瀉的積水。深藍色的凝水，很端正地放在疊石下面的紫色的陶器中。天生成的茸茸的萑蒲，在剪齊的碧色上常是凝浮着不散的密霞，白光便是一把永無罄盡的噴壺。

這條白光不知從甚麼年代起，便比象着叫做銀龍。也許有人來逛山給予了這樣的「雅號」，原來是銀龍瀑，爲省事，這一帶的山民只叫那上兩個字音。

本來在這過於冷清的地方容易有些奇怪的傳說，又是「龍」，自然他們便認爲瀑布是全山中神祕的所在。水雲觀的道士，從他的祖師起，便與山中居民述說關於銀龍的怪事，與銀龍大翻身時的危險。

從瀑布的兩個側面的山巖上向下望去，一片一片如屋瓦似地山田，在成層的果樹行與巍峨的大石

中間點綴着，真像可以隨手挪動的玩具。

翻過靠近瀑布的小山頭，隔水潭不過兩丈遠，一條探入峽谷的小道——本來不是道路，只是多少年前向下溜水的石口，有時潭水淺了，便成爲峽谷中的居民的便道。——橫臥的，尖削的似是浮動的五色石塊。鋪在那裏如一條美麗的地毯。

踏着亂石從細竹子叢中穿過去，便是峽谷中的一片平坦地方，青石疊成的垣牆，長方形的山草小屋，松枝堆，都可看得見。小小的山村中輕易聽不見狗吠。

深闊的峽谷蜿蜒着往南去，陽光在這裏從雜樹上飾落出淡淡的幽影，東面有幾條小道，是通到這羣山中別的小村落去的。

西面一望無際的高山遮蔽住，在谷底不容易看得到落日的景緻。午後，陰影在峽谷的上面便生了翅膀。

居民用不到養許多守夜的狗，爲了食品與易於生長，却有不少的鷄羣。晨光挾着霞氣浮上蒼翠的山頂的時候，半壁與斜坡的短草上便有數不清的黃黑與純白色的鷄，一啄一仰地去尋覓食物。就在這時峽谷東岸向下來的小路上，赤腳穿笨鞋，或草墊子的小學生三三五五的向亂石上面的村落中走來。

上學的孩子自然沒有多少，三間窄小的屋子裏還空閑着末後的兩條長木椽。照例是不須搖鈴，排隊的。他們等候着他們的唯一的先生，早就在被松樹遮散了一半的屋中大聲讀着簡單的課本。朝陽已經散到那些有美麗羽毛的鷄羣上，先生提着綠竹梢做的教鞭，低了頭也鑽到那屋門中去。

的確，用得到這個恰當的名詞，總算這個「教室」又是村落中的堂皇建築。先生身軀稍稍高一點，便不能不防備上門框會觸到額角，只好彎着身子往裏走。這不是幾個月的習慣，不自覺的動作，習爲故常，他每到門前腰身便似矮了一段。

沒有特殊的古跡，不是時候好，遊客也沒有極多。除去上學的孩子們早晚來回之外，還可聽得到山嶺上的羊鳴。隔着幾個峯頭，幾道平嶺，那邊小村落的人沒有事也不常往來。

郵差沒有開闢這條道路的必要，每一星期先生可以轉過水潭，與長的圍繞的果樹林，到十里外的本校中去取幾份本地的報紙，以及他自己的信件。

一月中他閉居於這幽沉寂靜的峽谷裏有二十七、八天。

分校只有他一個人，先生聽差，皆憑他的兩手作去並且不停的說叫。除去在那不能多得陽光的屋子之外，他可以到別人家的石垣牆裏的石磨盤旁邊吃學生家長送的新雞蛋，喝泉水沖的苦茶。

各種飛鳥的啼聲與早上夜間的松濤是他的伴侶。

然而這近三十歲的目光微微近視的教師在這邊已經快到兩年了！

從一個月前，他新得了一種人類的快活趣味，像是窮極的人收受了一份夢想不到的遺產。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他覺得能够增加一點難得的興奮！

由這名叫杜谷的山村斜着向上去，從峽谷的東南方出口，不過有二里山地，恰當是轉到著名的勝地的山道。在突出的兩崖中間原有一所荒廢的道士廟，便是水雲觀。很小的三個院落，當着深壑的一面有一個石尖基的閣子，據說是六百年前的建築物，年代久了，山荒路僻，廟裏沒的出息，一天一天的敗落下來。幾年中只餘下一個主持，一個做粗活的伙夫。深茂的蓬草，與露頂的真人殿互相對映着，遊客到這片大山中的也不屑進去遊覽。在山民的心中認爲早晚這所破廟要完全坍塌了，想不到這年的夏末牠却得到更新的幸運。

流浪的一對老毛子看中了這個地點，化了不多的資本，把廟裏的三間尖閣子租下來，修葺布置了一個月，便變成了一所簡樸的山中旅館。

每逢燦爛的春日與清爽的秋天，遊人可以來瞻仰這靈山的面目。古廟位置在入山的要道旁邊，凡是往那幾處大寺觀與風景險麓的地方去的，要從這裏經過，所以這外國風的旅舍確是便利的所在。

自從由市內找了工人開始修理破廟的時候起，杜谷的先生便不時去參觀那些勞力人的活動，雖在暑期中間，照這裏的習慣，山中向來不放暑假，先生仍然可以在萬山的樹蔭下避暑。每隔三五天他不辭山道的辛苦，到廟裏盤桓兩個鐘頭。有月亮的時候，往往晚上踏着月影從陰森森地谷口上逛回來。

人多，手脚的忙動，汗滴，互相唱着「來呀，來呀！」的聲音，磚塊從鐵鉞上飛到半空，精巧的小尖鏟將柔軟的水門汀塗到石頭的邊緣與尖角上。工人們一面舉着磚瓦，一面訴說着奇異的各種鄉間的故事，那終日幽藏在大松樹下教室中的先生他每到這裏，便感到團體活動的興趣。

廟裏的工作完成，那一對外國夫婦搬來了。器具，行李，箱籠，食物也一同帶來。第二日，教書先生抑遏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午飯後空閒的兩個鐘頭的時間，他喘着氣跑到廟中，想看看旅館主人的樣子，因為以前沒會遇到他們。

在廟門外的竹徑裏，他見到那一對年輕的夫婦，是那麼愛好，那麼柔和地互相望着，說着他所不懂的言語，他覺得十分奇怪。

爲甚麼他們不在熱鬧地方裏喝着，玩着，做買賣，或是幹別的事情？人是年青，穿的雖然不像極闊的衣服，却那麼潔淨，整齊，跑到山裏來與道士作伴。旅館業自然也是正當營業，他們在這邊能耐的住冷靜麼？能够自己燒飯，伺候客人麼？種種疑念，又不好問人家，找住持的道士，不在屋裏。這一天他空空跑去一趟，還得趕着回來上班。

與那對青年外國人挨肩走過的時候，穿着短袖白襯衣的高觀骨的男子向他凝望了一下，或者要說甚麼話，但因為自己專爲來看人家，像是心虛，趕緊低了頭忙忙地穿過竹徑，臉上覺得有點發燒。下土坡時

回頭看，一隻手圍了淡青色軟綢的細腰，身子緊緊靠着廟裏走去。

上午上第一課時覺得有許多告訴那些呆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話，要一字一句搜尋着說，有點怪，向來用不到這麼吃力！常識課本，事情是簡單到用不着詳說，怎麼講來講去自己的耳朵聽去也有些不對勁！孩子們好在都不留心，有的在石板上畫畫，有的坐在木凳上閉了眼睛向前打磕睡。如每天他總得走下吱響的木台，把他們教導一番。這一時他却不管了，心裏十分煩膩，像有許多問題沒得到答覆，夜中並沒失眠，眼皮沉重得很，時而有一點水珠從眼角邊上向外浸潤。很想倒在草地上睡一覺，或者喝兩杯好酒……

「老師……」一個十四五歲的黑臉的學生立起大，像要質問甚麼功課上的疑難。

他覺得精神微微地振作了一下。

「甚麼——有不識的字？」

「不，老師，問一點事……老師，水雲觀裏新到的是不是外國人……人家說是老毛子，對不對？」

「老毛子」若在平日，好好地講着功課，學生不三不四問些功課外的話，他一定不答覆，或是發落他們。正在意興消沉的困難裏，被這個學生的一句話提醒了。

「老毛子」人家說，許是……老毛子就是俄羅斯人……」一本薄薄的教本很自然地放到髒污的破桌子上，同時他的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

山間的孩子頭一次聽到這難於記憶的囉唆的口音，他們都張大子眼睛向他看。那個大一點的級長又進一步作疑惑的追問。

「俄甚麼……外國人到這山裏來幹甚麼？還住在破廟裏。」

「好糊塗你就沒看見人家叫了多少做活的去收拾屋子，一定是開旅館。」

又是一個啞謎，其中有幾個略大幾歲的彷彿猜得到「旅館」這兩個字似是而非的意義，可也說不

滑。

「旅——館？做甚麼用？」

中年的先生禁不住把左手裏拿的竹條子放下，搔搔光頭皮，自己覺得是那些時髦的人羣中蠢笨不過的！每天眼見的這些孩子，真的是不容易教他們明白一點點的事。然而這那能不答覆，於是他蹙着眉頭道：

「那外國人把破廟的房子收拾乾淨，預備有逛山的人來好住宿，吃飯。」
木台下幾十個拖着鼻涕與咧着口的小孩子們，都楞楞地向自己看，後排過十歲的三四個却簡直笑了。

「懂麼？人家這是來找地方做買賣。」先生於無可奈何中又加上這一句的解釋。
還是首先發問的級長聰明些。

「老師，聽見說逛山的人天黑了就住廟，道士也管粗麵餅子，還有寬麵條，蘿蔔鹹菜。從前——我爹說：他給人抬過山轎子，——有從遠處來逛的都是一樣。沒聽說還得外國人——老毛子來預備房子……人住。」

「老師，這是怎麼的？」另一個學生也站起來。

本來今天午後周身不痛快，腦子裏熱烘烘地，勉強到班上混鐘點，却偏來了這一套的考問，沒有理由，不答覆他們，要怎麼說？再說上十多分鐘怕他們也明白不了。他向北牆站着，一隻手的中指敲着破黑板上阿拉伯的字碼。

「還聽不懂爲的賺錢！——外國人逛山的也有願意化錢的，廟裏不如旅館來的舒服，而且闊！」
覺得他的話十分清楚，再找不到更相宜於小孩子們能聽的字眼。雖是一例的像些低能兒，比起市裏

的精靈小學生。但「賺錢」總該明白吧？不過他這一時忘記了他的學生們終天是爬着山道，吃棒子米地，只會檢草，砍柴，甚麼願意化錢，鬧鬧，這等詞類的涵義，愈講愈使他們糊塗了。

級長把厚嘴唇動了一動，像有許多話要問，但看見先生沉沉的面色，他便不說了。可也沒坐下，呆呆地對着黑板。

陰沉的屋子中很安靜，孩子們有的枕着胳膊，合着眼睡覺。門外松樹上有小鳥兒撲楞楞竄枝子的聲響。

「這麼說吧，爲的是錢……」先生把中指指着字，「譬如一角錢……不行！吃了早飯，晚上沒了怎麼辦？要有兩角呢？有兩塊呢？做買賣就爲的這個……可也有錢現成的呢，不在乎，要舒服，吃的，喝的，玩的，多費點不管……不明白老毛子來開旅館也得有願主呀，如今不同了，你爹說的是那些年的事……」

「坐下！」看看孩子們沒有答話的，「你們大了就更明白……」

書本又取在手裏，懶懶地進行着第二冊的算術。孩子們一樣的疲倦，因爲這幾分鐘關於生活的問答，更引不起他們的天真的興趣。

越是這麼窮苦的山中居民，越不能空着手過日子。雖然沒有好多的地畝去耕種，收割，然而「靠山吃山」，他們須要從掙扎中得到些許的報酬，填滿他們的腸胃。到秋來，收拾木柴，下果子，是重要的工作，這都是預備冬天大雪滿山時的食糧的收益。有的年青人便往遠處的入山口處抬轎子，作挑夫，女人們忙着補綴棉衣，細草，伐樹枝子，誰也不得安閒，所以在峽谷的上崖雖然新來那一對老毛子，除掉他們會到廟旁邊偷看幾眼外，幾天過後，也不覺得希奇。他們因爲見過多少遊山的外國男女，穿的，吃的，以及那麼高興快活的樣子，與他們相比，差的太多，簡直不能想像那些人的福分多大。所以對於那一對老毛子也懷着同一的

想法，人家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到山裏來是玩，消遣！過煩了大地方的日子，找清靜……這是峽谷中的山民的想法，不同小孩子們看見黃頭髮高鼻梁的外國人以為十分奇怪。

自從往看過一次外國人的先生，每值下課以後時常感到這所破房子的空虛。樹木，成羣的小鷄，山頭上雪白的山羊，都引不起自己的興趣。轉過曲澗的小山道，水雲觀在高高矮矮的疎松中間，彷彿有點神奇的誘引。在那邊窮僻的住持，彎腰的工夫，又加上不知從那裏拖來的兩個美麗健壯的影子，這都是些可以攷究的人物。比起自己來總以為都可羨慕！一份不能自學的心情，便把這山中分校教師的腳跡常時牽引到水雲觀去。

與老是歎口氣，或者搖搖斑斑白長髮的住持下象棋。在石堆旁邊呆呆地互相凝視着。偶而有幾句話談到住持的租戶，很少。道士雖然每月將鈔票收到自己的格櫃裏，却時時露出對他們不高興的神情。「廟裏窮了，說甚麼！」「年輕的鬼子！」或是一「邪氣！」這幾句照常的話，像自己發感慨，也像是對付教師的詢問。至於別的事，他都搖搖頭不說甚麼。年歲與孤寂將這位六十多歲的道士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性格，他不願意談的事情不會輕易告訴出來的。

縱然也是沉寂中的伴侶，教師自然不肯與道士斷絕了往來，但新的興趣與好奇心的滿足却沒法由老道士的身上與他的口中找得到。

那一對男女並不像一般的外國人，提了司的克，背起水壺，爬山越嶺，或是狂喝着大瓶的汽水，啤酒，快樂，說笑。他們沒事時在紅瓦頂的二層閣子上，男的常常一個上午不住口的讀書，女的則忙於洗刷各種田具，或者打絨繩衣服。白天各人分着幹各人的事，不多說話。有時幾個另一樣的外國人來了，男女主人便顯出十分勤勞的精神，收拾着一切，像是廚子，聽差，女僕，保姆，甚麼事都幹，正在避暑的季候裏，逛山的人以及住三五天的，生意很不壞。果然，那破壞的閣子不會白白化錢修理了。這時抓住發財機會的外國人運氣碰

得好，一連二十多天沒有連陰的天氣，但因此杜谷的教師却更少與他們接近，或者設法說說話的時機。老道士每見尖閣子上有袒胸露出紅臂膀的女人與唱着像驢叫的聲音的男子來，便常常躲到廟後山下坡的小柳林中躺着，看小蚱蜢在青草上跳躍，不黑天便不大回廟裏來。所以教師從杜谷爬上來找不到人，又不願意到柳樹底下陪那個古怪性情的道士，無聊地在廟外的泉流旁邊走幾個來回，碰着那些很大方，很快活，很悠閒的外國旅客們走來的時候，他便閃到石磴下面的大圓石後，畏縮而又貪婪地瞧着那些人拍着圓柔的肩膀與抬動健勁的赤腿。

外國人，那些一團高興對一切似是海關天空般的旅客們誰會注意到這個穿了帶着補綻的舊布小衫，長頭髮，瘦削蒼白的髯男人山中的窮人幹苦活的，或者廟裏的雇工，至多人家當小偷似的看他幾眼。那些扭着腰肢走路的年輕女外國人，尖聲對那些男的說着話，看他忙忙地閃到大青石後，便來一陣俏麗的笑語。我們的教師即時蹣跚着腳從石坡上竄下來，用指頂的破皮抹着額角上的汗珠子，一個勁下了峽谷，快到荆針編成的校牆外邊，他不進去，兩個高出的黃牙緊緊咬着下唇。這一時的面色由蒼白却變成赤紅，彷彿做了甚麼不好的事情，停一回，看看沒遇到人纔遲緩地鑽到自己的茅屋中去。

不是一次的經驗了，他却像自己的學生來上課一樣，差不多每天午後要跑到廟門外去溜一回，躲到大圓石後頭，紅着臉跑回來，他並不改，自己說不上是爲的甚麼。杜谷的居民都說先生有狗矢棋的迷氣，天天去找道士下一盤，却沒人會碰到他藏着瞧人的行動。

獨有老道士知道一點，像是與自己好看蚱蜢不愛見外國人的脾氣一樣，並不希奇，不會向教師提到這回事，兩個人各依着各人的脾氣作去，誰也不譏笑誰。六十多歲的孤身道士與不到三十歲的山中教師在這水雲觀前後的柳蔭下面與大圓石後各找到一個藏身處。

時候久了，那對旅館的男女主人彷彿有所覺察，雖然在初時不明白穿破白布小衫的年輕人是做甚

麼的但拂着長鬚子的道士是他們的主人他們覺得這樣下去雖是出錢租妥的屋子也有些替這屋子的老主人不安爲甚麼老是見了外國的旅客便躲到廟後面去久住在荒涼的山中怕見生人尤其怕見衣裝不同說話聽不懂的生人從猜疑上想也像道士然而沒有多少人在閣上下說笑的時候老道士也一樣捋着乾白的鬚子向西方看落日或者在太陽剛升到山尖上時啞着嗓音念經對於旅館的男女似乎不願意答理因此這一對新來的外國流浪人對老道士滿懷着奇異而差不多每天過午從峽谷下跑上來的年輕人又常是躲躲閃閃像願意靠前可時時紅了臉走去。

山中不是終天忙着有時客人出去清閒些這一對古怪的中國人便成了那對外國人談話的資料。恰好是一個雨後的過午晚秋了樹葉子有早凋的便片片的在巖石上乾草堆裏下落斜着對閣子的東南面有一帶柿子林錯落在山腰中間纍垂着圓圓的半黃的果實與西方黑雲中閃出的淡金色的斜陽相互映着是山中這個時季的美麗的景色所有到這邊遊玩的人都回去了可是旅館中的主人還是靜靜地等待着白白消耗他們的時間與飯食也許是沒有別的事可做往後霜落下來山路漸漸凍硬了不用到雪封了山的冬令外邊的人誰還到這邊來找苦吃然而他們却沒有出山的預備。

女的經過一個夏季的山中生活終天在廟門外來回臉色黑了些原是高加索人的微黃的皮膚却更見健康棕色的長髮也不彎曲每根美麗的髮都整潔地盤在前額上結成幾股辮子攏往腦後微斜的淡黑色的眼睛表示出她的沉靜與和喜她常是笑着與她的男人說話做事十分勤奮客人多她會不躲懶也不嫌煩當這個斜陽在山頭上散着金彩的時候她正在廟門外大白果樹下捋羊奶男的在閣子上支開的木窗下寫字。

靜悄悄地只有落葉的微響西面的崖石下一個人倏地跳上來他從幾日前把黃污的白小衫脫去了現在却穿了一身稍見清潔的青布制服。

走到樹下面，他呆呆地望着女人的動作出神。白圍裙，綠絨緊上衣，滾圓的兩條紅色的手臂，很溫和地把羊乳擠到磁瓶子裏。男的在閣子上正好望見這常來的客人，把自來水筆丟在案上，摸摸光滑的下巴向客人點頭。

「好……看羊……羊奶。」簡單的中國話，似是對客人的歡迎詞。

這位從夏天常常到閣子左右打發他的課餘時間的教師，從來沒有與旅館主人說過多少話，彼此打不通不開多少意思。他覺得不知同人說甚麼話纔對勁。知道男的叫塞里可夫，省事，他只說後面的兩個音。男主人每聽他這樣叫，像是十分高興！有時近前去拉拉他的手，年輕的教師臉便飛紅，彷彿一個羞澀的處女被男子調戲似的表情。每一次這樣，塞里可夫便大笑起來。

「可——夫」照例地，教師輕聲說出來，女人却回過身子把兩手向樹根上灑着，也學着她的男人的口氣。

「啊！夥——計，學生，同你的學生來看羊！」

他每回聽到這青年活動勤勞的外國女人向自己叫着遲緩的「夥——計」的音調，覺得比那些愚蠢的孩子天天喊着「老師，老師」的聲音好聽得多。柔和的口音引動他的歡喜的笑容，枯黃的面頰上頓時浮泛出紅亮的光彩。

旅館的男主人輕捷地跑到廟門外來向教師說些意思不很連貫的中國話。他們有兩個多月的熟識，雖然言語上都有隔閡，在寂寞中却有了精神上的聯合。忙煩的時候，教師只好往樹林子裏找老道士下棋，旅館主人每當空閒着，看見這瘦弱的教師走來，總愛同他玩笑幾句。

這裏，連廟裏原有的燒火的嚶伙夫，一共四個人。道士有他的孤僻的脾氣，常是瞪瞪發灰色的眼珠，不輕易在臉上露出一點點的笑模樣。伙夫終天是砍柴，燒火，推麥子，睡覺。剩下一對青年的外國人只能彼此

打着鄉談消除他們的鬱悶。客人少了，山中快到完全荒涼的時季，孤獨的恐怖與感動，更能使活潑的青年人覺得不自在，不過他們沒了買賣爲甚麼還在這個臨時旅館裏歇着？道士不理會，教師雖然奇怪却又能問人家。

他的用力地點着頭，用手指比畫着種種的樣子，塞里可夫竭力用他知道的中國單句說着一些事。他兩手畫着圓圈，向東南指着柿子林，張開巨大的口作咬咽的形相，教師忍不住笑，女人却只是拍拍擰羊乳的手掌。然而過了一會教師纔從塞里可夫的比擬與話裏略明白了他是甚麼意思。

拾起大黑石旁邊堆落的黃葉子，做出從那些從高樹上下墜的比象，又說「冷，避伏的沒有……」然而他苦於中國話學的太少，時光太快的感想說不出，只好吹着口嘯，急忙地在石頭道上用身子打旋轉，又恐怕這黃臉的朋友還不懂，便連續着說英國話。

教師等他的種種的作勢過後，纔知道這外國人是在說時光真快，秋天不久也要過去。蹙着眉毛，搖搖頭，顯見是他心中有不少的感觸。女的擠完羊乳，倚着大樹，兩隻光膊作成三角形交疊在髮髻後面，溶溶地眼中似乎含着泪暈。聽了男人的話，她向遙遠的西方呆望着黑邊下烘出來的赤雲，似在輕輕蕩動的太陽，浮着一層薄光的樹頂。她像要在那遙遠的不可知的地處祈求着甚麼！一會，她直立着，很嚴肅地在凸出胸前用手指畫着十字，微微地歎氣從她的口中送出。

自從認識這一對外國人以來，教師沒有看見過他們像這一天的沉鬱。秋來了，甚麼都現出清冷與彫零的樣子，秋帶來一份憂傷的送禮，壓到他們的心上。年青，買賣不錯，又是很配合的一男一女，教師從意識裏熱烈地羨慕着他們的生活與興趣。他想這是自由，快活，舒適，應知是時時該感到滿足，比起自己來就連杜谷中所有的人家比起來，要高出多少！簡直不能比擬。可是他們對一個中國人都這麼表示，爲的甚麼？可惜自己的學歷太差了，雖然曾在鄉村師範中讀過兩三冊英文，現在一句話也聽不懂，只從發音上

曉得塞里可夫不是說俄國話了，自己只好搖搖頭。

塞里可夫用有勁的大手抓住教師的肩膀，一個字一個字的說：'You,……free,……happy,……as I and her,……no,……without that' 使用簡易的單字，向教師喊，教師用手拍着前額，想着比剛纔明白得多了，點點頭。塞里可夫從絨襪衣的袋子裏取出小本子，用鉛筆把這幾個字端端正正地寫出，加上很大的句讀，果然這個法子使教師高興起來。虧得還知道這幾個的拼音，明白塞里可夫明明是告訴他沒有自由與快樂，還不如自己教師看過了，不禁也蹙着眉頭同時向這外國人擺手，表示他的話不對。

自然那對夫婦有好些話對他解釋，教師只可胡亂點頭。那能明白他們的人生的感慨！

末後，教師忽然覺悟到他們一定是犯了懷鄉病！迢遙的家鄉與熟識的親故，隔遠了，浮泛着流浪到異國的山中開旅館，自然也有他們的難過！於是他問了，用中國話與記不清的英文拼音問他們是不是想着家鄉或者到別處去？

男的堅決地搖搖頭，同時將右手直放開向下劈去「不！」他大聲喊着，「不回去！」……再搖搖頭歎口氣，「去……砍……」右手作的姿勢很明白是說似有砍頭的危險，難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看他們的和善態度怎麼也猜不到是罪犯！教師會聽人說過有的老毛子是回不去家的，他的鄉間的親戚前幾年有往那遠遠的地方去販賣本地土綢的，也多少知道一點情形。可是這兩個總不見得犯了大罪。

天快黑了，破廟的周圍漸漸有了升漲的晚烟，蒼然的空間把柿子與斜陽的色彩自遠而近地遮了起來。一個個的山峯都如眼光昏茫的老人在沈默中蹲伏着。這三個言語不通的年輕人誰也沒想到疲倦，他們望着歸巢的烏鴉，望着瀾漫在山谷中的蒼烟，望着廟裏大殿上的舊瓦，似乎在這些物象上有種牽引的魔力。使他們都一時離不開。老道士已經吃過晚飯，拄着彎曲的木杖從廟裏踱出來。

看看這三個年輕人像是發呆的樣子，不說甚麼，只是用拄杖敲着碎石頭作響……

「話說不通，真急人……」教師搓搓兩隻起痠的手掌說。道士仍然用顫顫的手指捋着鬍子，從鼻孔裏發出冷笑的聲音，似是甚麼事都看不進眼裏。他彷彿山洞中的尖角的石塊，誰觸着他就被他的鋒稜刺一下。

「不通……不通咳……甚麼東西……」

不知是對誰發脾氣，兩個沉鬱的外國人向這古怪的「修道士」凝望着。不久，在暗影中摸着路，杜谷的教師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走下犖犖的峽谷。

簡直看不清石子道的高低，幸是熟道，在昏暗中摸着走也還不至於跌倒或者走入了差路。然而這常走的暗道在那裏是向來看不見有甚麼明光。枯寂的山村輕易連點燈的也不多，有的在石牆中間少填一塊石頭放上盞豆油燈，微弱的燈光，窗子外都照不到。何況那又小又黑的鳥巢般窗子，怎麼會放出引導人走路的光明。教師的心思恰好與小窗子後面陳舊的黯黯地昏燈一樣。在身旁邊也聽見活活的水聲，颼颼的風響。仰頭從高高的空中接得到三個五個的澹澹的星光，仍然不能夠給他作黃昏後爬山路的指引。

沈重的苦思使他忘記了路的遠近，剛纔那一對夫婦給他的表情映照到自己心中，愈加疑惑。「若是像他們的生活都不感到快樂，自己呢，應當一頭在山石上碰死，或是喝一口毒藥。爹，六十開外，還得給人家種地，冬天有時連一雙棉鞋沒的穿。哥哥當兵去了十多年，不知流落何處。妻，在外縣裏給有錢有勢的人家傭工，一年中不容易回家一次，與自己幾乎失去了見面的機會。上年的春天看她回家來的樣子，明明是心拴在外邊穿的，戴的，自己比起來也知道慚愧。本來一個月十幾元的薪水，不能養活一個女人……再想到個人的未來……前幾年冬天沒有棉褲，穿着單薄的制服在學校裏睡冷木板，熬過了四個年頭，費過不少的心思，口舌，在各鄉間找到這樣的位置。同學們各人往他們的路上奔跑，有時遇見僅止是比自己高一級

的小學校長類的人物，還高傲地對自己加以憐憫！至於到處受人的白眼更不用提……」女人，生活，物質的精神的壓迫……他又想到眼前的那對人物，苦於不自足也許是人性的本來？

胡亂地尋思着，足趾觸到了大樹的浮根，覺悟過來，精細地向周圍看看，離開杜谷小學的門口已經多遠。暗中有片光在下面晃動，原來他已立在那個水潭的上崖了。

究竟找着原路又走回去，頭上大白楊葉子刷刷地響着，像是妖怪的翅子。他向來不知道害怕，然而這晚上心思亂得如一團亂絲，神經上易受震動。秋宵的寒氣逼得他發抖。

星星的光漸漸點綴開，空中似乎新撒下一個珠網，他的靈魂也想要投在這晶明的珠網裏，脫却濁垢的沾污，然而那隔得很遠，很遠，在天上！他轉不出山中的崎嶇道路，更何從覓得往那高空去的捷徑。

第二天絕早，山頂上的夜氣還沒散盡，東方有點淡淡的紅光的時候，教師已經從屋子裏跑出來。用門外的清流擦着紅紅的眼睛，聽了先來的學生的報告，使他直跳起來。

原來天還沒明，水雲觀裏出了事。十幾個警察，還有穿便衣的，把那個新旅館封了，一對外國人都看起來，說是要解到遠處去打官司。連那龍鍾的老道士也還像拷賊似的問過了一堂。

十多歲的級長瞪着眼睛，促促地喘着氣向老師說。他親眼見的，因為他每天從廟門外過路的時候，兩扇朱紅的山門都還關着，這一清早却擠滿了警察與看熱鬧的男女。

不必再詳細追問，教師揉着乾澀的眼角跳上峽谷的石階，一口氣跑到水雲觀的前面。

兩個年青的老毛子被幾個帶盒子鎗的警察在那顆大的果樹下看守着。塞里可夫的臉色很沉靜，很坦然，彷彿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會有這樣發覺的一天。儘力地吸着紙煙，見教師跑來，微笑着向他打招呼。女的却不住的打寒顫，悽惶的神色罩在她的紅紅的腮頰上面。奇怪的是塞里可夫，雖然在這時失去了自由，

他却沒有昨晚上的憂鬱，淒涼了！堅定與勇敢表現出他的正直的心意，他彷彿是一無所慮，有時用力拍拍女人的膀子代替了許多話。

本來沒會費力的官裏人跑了半夜的黑道，很從容地將犯人捉到一個頭目似的高個子，便向廟裏的火夫與圍看的山中居民打起官話，吐露出塞里可夫犯案的大略。

原來他們從哈爾濱挪到中國南方最大的都會裏不過兩年多，塞里可夫從前是個音樂師，專在戲院，電影場裏彈鋼琴，他有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妹子，跟着他流浪到各處去。自從有聲電影流行以來，他失去了演電影時奏樂的機會，便受雇到一所大跳舞場裏作音樂師。無奈他的化費一天比一天大，一家三口不容易支持，聽了他的同鄉朋友的慫恿，便把妹妹送進舞場去伴人取樂。果然是一個救濟的方法，年輕女子的漂亮與技術的進步，不久便成爲這大舞場中的一朵嬌豔的玫瑰。多少人的爭奮與引誘，幾個月後，她却被一個中國的小開騙上了汽車，美麗的服裝，高貴的裝飾品，把這天真的外國女孩子的心哄動了，她隨着那個流氓住在外邊，塞里可夫到那時却不能加以管束，何況她已經懷了身孕，事實上也沒有方法使他們離開。……不過這種事的結果是容易知道的，及至她懷孕半年以後，那個狡猾的都市少年已經決定丟開她，用了種種方法脫身跑到遠處去。憑據沒有，又找不到他的去處，末後，舞女仍然回到哥哥家中，養了個有毒的孩子。不到十多天孩子死去，從此以後這心思狹窄的姑娘便起了自殺的念頭。本來一切都無希望，又受不住精神上的激擾，一個夏天的夜中吃了甚麼藥片，就死在塞里可夫的寓所。因此，塞里可夫幾乎吃了租界上的官司，受了些日子的嫌疑的拘禁。……恰好今年春天——距他妹妹死去後的兩個月——的一個深夜裏，他在另一個小舞場的奏樂台下遇見了害死妹妹的凶手。甚麼事都像不會知道的，然抱住妖豔的女人，在屋子中打磨旋。……還是老毛子的脾氣，說幹就幹，出去走了一趟，不知從那裏弄來的手鎗。……散場時候在門外的汽車旁邊，那個流氓便死在他的鎗下。當時人多找不出誰做的事。第二天他這一對便

離開那邊。直到事過後外國衙門裏偵探出是他爲妹妹報仇。找人……不是今天纔找到他改了幾次名字。現在並不是真名，同移提的人一同來……沒有錯……

以後那精幹的頭目對道士、火夫與別的人都問過話，纔同穿制服與便衣的一羣人把旅館中的小東西帶了，押着犯人下了廟外的山坡。

塞里可夫冷冷地不說話，只是望了那蓋上紅瓦不久的尖閣子，與木板子的英文招牌。往下走的時候，還向站在一旁的教師說聲「再會……好了……」沒有別的言語。

捋着白鬍子的道士看這種事並不驚訝，他將山木的拐杖用力挂了一下。

「鬼子，有好東西……」向教師冷笑着，意思是證明他向來看不起外國人的先見。

一羣灰臉破衣的山民真莫明其妙，連那警察告訴出來的話還是多半不懂，甚麼「舞場」、「小開」以及囉哩的生名字……好在他們只知道老毛子叫當兵的拏去完了，老毛子不安分，他們更不追問爲的甚麼。

嫩嫩的朝陽升上東西的山頭，白果樹葉輕輕揮動那些淡黃的小扇子，尖閣上冷冷清清地在那裏再等待牠的顧客。教師大張着紅眼睛走送了那一對外國人的身影。老道士的得意神色他並沒留心看，一塊石頭沈壓在自己的心中。塞里可夫的犯罪的是非，與幸與不幸，他還來不及用清醒的理智對這件事下了一個判斷，他總覺得這慌涼的峽谷又回復了以前的枯寂，沈悶！失去了這纔待要發展的生機，彷彿田地中當一陣小雨後又重複被悶熱的太陽燒乾了，怕以後看不到一點新綠的彩色！

從這一天起，上峽谷的熟路中再看不見這年輕教師的急促的跳步。大白果樹下飄飄地把扇形葉子鋪滿了廟門外的山坡。

冬天漸漸的到了，老道士恢復了「閉關」的生活，廟門是終天嚴密地關閉着。

水雲觀的兩個老毛子被帶盒子鎗的人們押走以後的十多天，杜谷的小學教師忽然從小學的本校收到一封故鄉中寄來的信。那是他的父親求別人寫的，差字很多，而淡薄的字跡上却告訴的十分明白。說老人的年輕的兒媳由外縣中跑回家來，還有送她來的人，硬要回當年的婚書。不說離婚，更沒有別的道理。就是再不跟教師那樣的窮鬼！有人出錢百多元的現洋作爲退親的禮物。不答應，橫豎她也是一去不回。如果強留她在家裏，她預備好了剪子，繩子，當場要同老人家拚命。離城很遠的小鄉莊那裏見過這樣的陣勢，況且樣子是早與娘家說通了，自然只是幫着女的說話。送的人像是便衣的軍人，也像是土匪，誰肯爲這件事同些不知來歷的人動嘴。錢是上算的禮物，沒法子不能白白地丟一口入，結果是將銀元留下，婚書退還。女人很樂意地帶了那幾個男子走了。聽說她在外縣雇工的人家，原是退伍的軍官，在當地很有勢派，惹不起！女人的心變了，更不必多費事……信中的大意是這樣，找人寫的自然看不出那孤獨老人的心境。是對着買身的銀元苦笑，還是捧着恥辱的禮物發昏？可是事實是一點不錯。末後還有幾句勸解兒子，與望他明諒老人的無能的誠懇話。

這些天教師已經像是一個失羣的孤雁，每日勉強打起精神與一羣孩子瞎纏。爲了塞里可夫那種勇敢的氣概使自己感到生活的卑怯，對着山與澗中的流水，挺直的松樹，鬱悶的煤油燈，往往自己抱着頭部深沈地尋思着一切。這封信恰好是一種祕結後的瀉劑，雖是過於峻利了，却把他的心理狀態上來一回廓清。

躺在木板的床上，半天沒有動作，連外間屋子中孩子們的讀書聲似乎也沒會聽見。淡紅簽子的信封斜放在他的胸口上，像一把帶血的利刃，剛好從擾亂的心中拔出來。

一種決定，一種企圖，一種向來沒有的力量，直到過午，把他從床上擲到門外。對照，激感，愧悔與掙扎的心情，逼迫着他，也記起塞里可夫的復仇的方法，然而他不想那麼傻幹，他要去找更新的生活。

立刻往本校見他的校長。要把他在這窮山中的生活作一個結束。

不到黑天，事情便辦妥了。他往回路上走，經過那片白光的飛瀑的一邊，他頭一次賞識到她的飛動，灑落，活潑的姿態。一股力量從山劈口中瀉下來，經過幾層曲折與跌蕩，究竟從岩右上面，她將清潔，有力的落流，在空潭中激起湧動的水花！他的心境覺得很灑脫之後纔看出這白光的明麗與她的活態。

從這一天起，荒涼的杜谷越發荒涼了。只有那快要變成殉道者的道士，與聾子的火夫，死守着輕易連煙火不見的偶像。那些不能不靠了山嶺吃飯的男女，與到處跑的小孩子，他們是這峽谷中最活動的動物，然而近幾年來他們那樣如太古時的純靜的心，也被外來人的行蹤漸漸引動了！

爲了兩個老毛子與分校的教師忽然地被人押去，忽然地走失，這兩件事使他們記起了古老的傳說：鎮山的銀龍——那條疊峯中間的小瀑布——尾把如果有掃了水潭外的石子那一天——也就是牠翻身時候，山裏要大變動。誰也猜不出變動的是甚麼事？與怎樣的情形？這一年的夏季雨太多了，白光下的水面也漸漸外漲，與黑石的潭口幾乎平起來。雖有小小的流道，總抵不過那上面的水力，潭口外平鋪的雜色石子像是很歡迎地等待那條銀龍的掉尾。可巧接連出了這兩件事，於是那些安分畏怯的居民，分外志忑着！他們在不可知的情形中，怕有那古舊傳說證實的一日！

然而水雲觀的道士自從杜谷安設小學的分校以來，便拄着拐杖說：「快了，快了！鎮山的銀龍不久就要大翻身……」

他們正在顫慄中等待着！

白城子中的投影

雖然是設治在二十年前，經過四洮路的修成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在未劃成屯墾區的中心時，不過

有居民九百多家。聽說當初設治時連駐防軍營在內只有七家人家。現在我們走在沙土平鋪的大道上，望着整齊的青磚房子，回想那時候一片莽莽的原野，一天沈沈的雲霧，一座人煙稀少的土城，一切都沒有，只是過着原始生活與冰雪奮鬥，不止令人感到時間的轉化的威力，而且知道人力究竟可以補救自然的欠缺。兩天的白城子的遊覽，談論所得，比起看多少專講進化論一派的哲理書明白得多。在這片荒原上，不止把人與物爭人與人爭的實情披露出來，就是在榛莽初闢的趣味上也使我感受到不少的「煙土披里純」。說到這裏，我願意先介紹一點歷史與地理的實情，因為那個地方到的人太少了，恐怕除掉東北的一部分人外沒有多少人能以略略知道這方圓五六百里中的一切。

白城子便是洮安縣城。當初原係蒙古扎薩克圖旗的一部。清光緒二十九年纔設局丈放地畝，招收墾荒的人民，改名洮安。是民國三年的事。本來內蒙各旗的疆界很為遼闊，自從扎薩克圖與鎮國公旗劃分出幾縣之後，他們的領土範圍便小些了。白城子在洮昂路未曾修起以前，那一幅荒涼的圖畫可以想像得出，遼邊窮民度着混沌的生活。洮昂路車通後，居民也不過九百多戶，商號資本最大者不過五千元。聽說自從十七年冬天遼寧的屯墾軍開往駐扎鎮各旗之後，一切的需要漸增。十八年夏屯墾公署移住這個地方，於是商家日多，而物質的供給亦能從外面時時運到。街市的繁榮與人口的激加，使得這內通索倫山的小縣城日見熱鬧了。

這地方現在是洮昂綫的第二個重鎮，是洮索綫的起點，南有洮南，北通鎮東，泰來，向西北去直通土木，周子，便是修造未成的洮索路的終點。一共是二〇〇公里。這一路從鎮國公府往上去，愈走愈高，羣山遠繞，便入了興安區的風景幽美，產物豐盛的沃地，也完全是內蒙古人的羣居處，不過地廣人少而已。

好了，我這點的追溯與說明地勢的規度，就算了，如要詳查須另找專載。

我常感到一切事從新造起是比較的可興味而且容易成功。舊店鋪改換新門面，或者舊式婦女強學

新打扮，費力得很。衰老的民族與古舊的國度，不要說過去的思想勢力永遠在牽掣籠罩着她，即使想着煥然一新，把人家的工具樣兒全搬過來，全模彷彿會，已經是要經過多少斃拗，——多少戰鬥。文學家常想在沒會開墾過的地方，下種粒開荒原的，確有他的道理，譬如改造舊體詩總不及從新來創作新詩自由有興趣，且比較上易於成功。白城子就是一個好例。現在我看到了十丈長五丈寬的馬路，雖沒有瀝青油的清潔，然而在上面散步令人感到闊大的舒適。馬路兩旁全是新栽的楊柳，自然在這裏沒有蒼翠的古柏，沒有大可合抱的榆槐，然而那一片幼稚而富有生氣的小樹點綴在這片平原上，不是可以另外啓發遊人的思想。其他如柴草市，紛米市，菜場，都有一定的地址。沒有那些舊城中的擁塞，爭吵，以及滿街的腥臭。電燈廠，電話公司，無線電都有，居民在這些事務上所享的物質的幸福，並不下於津滬平瀋的人們。這裏誠然沒有可貴重保存的古老的文化，然而易於平空建造起理想中的樓臺，不也是大有希望麼？過去的文化，的遺留，能以動人的美感，使人有懷往的幽情，知道古代的生活的片段，不過牠的眷戀的心情，與捨不掉打不碎的為難狀況，也足以阻礙新機的發展。比如最古的國家與最老的民族，愈是有其久遠的文化史的，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被物質的暴力壓榨出他們的保守的血汗，累得擦不起頭，掙扎不起疲弱的手臂，徒發出呻吟的懷舊的怨聲，有何補益？

像白城子這類的地方，正是一片新土地的開闢。你看沒有幾十年以上的房子，沒有威儀森肅的古樹，沒有傳統的牢不可破的種種舊習，一切的人全在為生活的競進而奮鬥。在這兒不能安享幸福，不能悠然地暇想，而且也不容許你只在做沈迷悽戀的好夢。有的是應酬的田原，待人耕墾，成羣的牛馬待人牧放，一切要你一手我一手經營，創造的事務太多了，這自然就增加人好動的力量與辛勞的興趣！

據說在初設縣治時，也是土打的城基，後來頽圯了，如今連一點的土牆隴也看不出來。不用說小巷子，石牌坊是沒有蹤影，就是舊式的衙門，廟宇類的建築，也見不到。盡是南北東西十字式的寬廣道路，大街上

的兩旁店鋪的房子一律嶄齊，用不到截長續短的翻修。雖然限於物力沒有鋼骨水泥的高樓大廈，然而那青磚黃泥砌造的房子，却另有一種清新純樸的印象。最大的公署是在這城的北門外的西端，雖是佔地不少，其實也是土階茅茨，一色的黃土圍牆。至如縣政府不過是等於內地鄉村中的一個大農家的住院，而縣教育會商會等的公所，或者是小鄉村中的舊書塾式幾間小小的屋子而已。就是中學生的教室還是一例的土地，你就可想在那邊的青年與學童不會有內地的革履西服與講究的衣服了。我所見的幾處公務人員，差不多都是藍布大衫與極粗的藍呢或青布制服。除却在屯墾公署中的上等職員外，看不見西裝的衣影。有時幾個穿了油污可鑿的黃紫長衣的蒙古哥兒在街上閑蕩，其餘的多半是短夜的農工與青布衣的商店小夥。

因為賈君的介紹，我得與他的同學，這邊的縣立小學校校長黃子佳君——一個蒙古人的新青年！談過一些話。他是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一見面自然看不出甚麼來。面對面的審視，也可看得出他有他的種族的微微高起的顴骨，與略向上斜視的眼光。他已經移居洮南兩代了。所以言語文字是完全漢化，然而他的家庭上仍然說蒙古話，重要的家事遵守蒙古人的禮節。他能在這邊任小學校長，足見他的力量（這不是虛妄的推測）他態度安靜，富於作事務的毅力。他曾告訴我一些蒙古人的事與其感慨。他承認蒙古人的愚弱，但不相信他們是那樣的笨與不可救治。他也感到漢人對於他們沒會盡提撕導訓之責，並且缺乏諒解的同情。他十分誠懇地說：

「外間人很少知道蒙古人的狀況，差不多的漢人提起這些還生活在遊牧期間的民族多存着一份鄙視的心。在這邊更少有關內的有智識的人來遊覽。我很盼望你有這次的經歷，回去之後用文字宣傳我們的痛苦，不要使有智識的漢人只是鄙棄我們而不盡啓導獎掖之責。那末我要代表我們的族人向你致謝！」

當時我聽他說過，真感到一個民族的衰殘的痛苦。黃先生是有近代的民族意識的，他不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騎馬好飲的蒙古人好得多，就是比起一般的國內新青年來，他的清醒的民族意識也還重得多。他又告我蒙文的構造，我請他將那些字母寫出來，讀給我聽。雖說是文字簡單，然也有種種的變化伸縮。不過他們的讀音全是厚重的舌喉音，輕清的極少，這足以證明他們的言語還未有多方面的發展，其文字的不足用也可想而知。

我在這城中會遇到一位鄉間的村長，他說他們的鄉村只有幾家就算是一個村子，多的十幾家已是較大的了，生活是種地，種菜園，晒大糞，近來的蒙匪，因為自從開辦軍墾以來消除了好多。他是個紅紫色臉膛的誠篤的中年男子，他說話時謙和的笑容常常堆在臉上，對於他與他的村子中人的現在生活似乎很滿足。他以為有漸漸開墾的土地，有溫暖的陽光，有建築得厚重可以禦風的房子，在這裏沒有戰爭，沒有搶掠架人的土匪，沒有很苛重的捐稅，更沒有古舊地方的禮俗上的煩擾。他與他的同伴們安靜而奮力地維持着在這片新生地上的生活。他不想一切的不平，與辛苦的掙扎，從他的臉上的表情看來，也不見一絲毫的憂鬱，焦悶，或悽惶的秋氣如內地的農人似的。

在街上走，見到的各種用具的出售，最多的是鐵器，也就是田地的工具，有的在櫃臺上，有的在大道旁擺着小攤，盡是新由鐵匠的手中通成的犁，鋤，斧，釘子，鍊子，圓的鐵釜，尖長的鐵鎬。生意一定很好，不然不會有這些的供給者。那樣精明的銳光與沈黑的堅實的面目，耀着日光，躺在軟軟的土地上，期待他們的主。這是一幅新生的地方的樸野而有力的圖畫。

然而這裏不止有工作，也有那樣俗靡浮蕩的娛樂，在偏僻的街道上有小戲院，唱着在這個地方流行的皮簧戲。對面的幾條小巷中有不少的女人，也如遼寧的任何小城市中一樣，肉的出賣是普遍的流行着。不過據說在白城子的賣肉的女人却只供給那些洩慾的兵士與勞工。她們在巷口上出入，極低極賤的人

造絲的不入時的旗袍，紅小襖，青馬甲，一遇到只能給你留下一堆粗料脂粉的晃影。賈君指給我看，並且說：我們可去參觀，如果你願意去的話。我終是有點無形的意識支配着我道：

「你瞧，這些樣子我們那能去——」

「噢！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說你去看看一堂，並不要你去坐下吃茶，這裏無妨的，我們儘管去看看，即時出來。」

於是便檢了一家門口，從矮矮的黃草門下走進去，我用手絹堵住鼻嘴，怪極了，這是我第一次的創見。原來一列北屋全是有可通行的道，每一個木床一邊有半截土牆，牆外便是從入口到出口的通道，自然這是每一個女人同她的需要者的放肆的地方。想來是不管白晝與暗夜，來一隅的佔有便可為所欲為，不管隔壁——半壁外的事了。來來回回的女人們，肥胖與黃瘦的種種，我倒沒留心。她們看見一個穿了藍制服，一個套着絨大衣的我們走進去，似乎都疑惑地看一眼不說甚麼。我走在前面，穿過這一系列有六七個半壁的長屋子，便跑出門外。賈君在後面道：「還看別處麼？」

「不。」我皺着眉道：「可以，可以，不必再到別家了。」

我出來想，既然這新地方一切都要從新造起，為甚麼容許這些可憐的女人們在此作這樣的生活？不很容易麼，這裏的主持市政的說一句話，便可消除了這有新規劃的地方的污點？又一想，也許他們沒有辦法，為暫時求市面的發展，故不能不有這樣的制度以作招徠？然而我雖然在這片新開發的土地上也感到所謂人生與罪惡俱來的話不是謊言了。

在這裏經營飲食店的都是天津左近地方的或山東入。寬廣的屋宇，大火炕，滋味豐美的肉餃與大碗的雞麵，是一般人最喜吃，價也最廉的食品。

總之，兩天內的荒城（其實應該說是一個新城）所見，無論如何給我的清新空闊的意念，比較煩厭。

的觀念爲多。每次旅行到一個新的地方，牠能將牠的新奇與特異的趣味展開在你的面前，不過中國的舊城市的隘狹髒亂，不容易令人有好感。到這裏究竟是創始生活的分享，牠能把牠的闊大的胸懷與清明的面目對一個遊人裸露出來。

老人

幾年來沒會有多少機會能以在曠野中觀賞雪景，這一次在「北國」的初春中將機會與地方同時找到。吹了兩天令人頭痛的風後，夜中屋外息了風聲，第二天從窗子便看見大院子變成一片晶瑩的世界。光明啊有趣，有趣的歡喜的呼聲從盤居的蜂房般的屋子中喊出。可憫憐的同人，在這荒涼的所在那怕一點一點兒的天氣變化都會使他們喜得流出泊來。只要是沒有吹墮屋瓦，揚起砂塊在空中亂舞的大風。

感謝「上帝」！有這一夜的大雪給大家的灰色的心跡中照耀出潔亮的微光。

他們如同十幾歲的小學生一般，光亮的皮鞋來回踏着清明的雪跡，有的不顧冷，也同小孩子們搏擊雪塊。胖子的朱先生高聲喊着京腔的二簧調，他們鄰室中擅長音樂的青年用兩隻長手替他拍板，又嘖嘖地稱贊這聲調確是譚派。胖子樂了，口角間的肥肉更添了幾絲垂紋，顯出十分欣樂的面容。

在四周垣牆上滿安設着電網的大監獄中，這是個紀念的日子！

沒有風沒有泥，一望是有明角的冰雪世界，瑩澈，清涼，新鮮，說不盡的快感燒在各個人的胸中。午飯時不知怎的湊巧却在每張桌子上有山芋燒牛肉一碗，彷彿是快樂的享宴。談話的聲音不比尋常，不是每天強咬着有長鬚的生豆芽，與酸秀才滋味似的乾菘菜時低頭皺眉的沉鬱氣象。於是熟於外國風俗的孟先生說了：

「你瞧！今兒個真像聖誕節吃火雞，唉，我來了兩個月壓根兒沒有這麼樂……」

「有雪，有牛肉，可惜沒有酒啦。」是河北省宣化左右口音的一位少年略似不足地說。

「有肴無酒，歸而謀諸婦。」這一下可着了。有太太在這兒的不替咱們打打主意麼？不知那位好談諧的先生用柔細的嗓子在那邊桌子上喊。

「喲……」只有這個字音從善說北平話的孟先生的喉中發出，却沒下文。

幾個桌子上互相望着，只有禿了額髮的會計主任若無所見聞的用力吃米飯。（他在這個地方同他的家人已經住過三年）

大家更樂，一時的語鋒全向他射過，原來會計主任的太太四個孩子都在校外住着。紛擾的結果，會計主任答應多早晚他們到家中去喫一頓便飯，便添上了又一重的喜氣及至飯後，低低的吟哦聲在那烟氣彌漫的餐室外的空中四散飄蕩。

雪還是慢條斯理地降落着。

午後漸漸有了太陽，映在雪地上時時閃出明麗的眩目的光。我一個人到鐵柵的大門外走去。平曠的郊原。一種色彩，一例的平鋪淡雲的空中，看得清遠處的幾個聳立的煙筒中斜吹出的黑烟。向西南方去的列者飛行過去，還聽得見鐵輪的餘音。這裏不容易遇到行路的人，雪後更無人跡。郊野中有幾行不粗的髡柳枝子上時而墜下待融的雪塊，並且狗也見不到一隻。惟有對了大門那邊有一片黃土小屋子的旁邊，高梁楷打成的風障被微風拂着作出颯颯的聲音。

寂靜，安穩，一切是平板的世界。在這裏真是「無不平！」

我大膽越過了幾道地上的土障，踏着鬆軟的雪，走到一個風障的後面，彷彿是寄躓一般，在一堆長黑狗毛中簇動着一個頭顱，周身反披着狗裘的一個人，蹲在掃去了雪的一片潤溼的土上面，在寬邊的黑毡

帽下低着頭吃旱烟。

這是一幅圖畫，我沒敢驚動他。隔開七八步遠我立住了。這一定是位老人，不知有何證明我心中這樣斷定。他一點不動，濃厚的煙從他的長皮領後面吹散，雖在這空氣清新的野中而關東黃烟葉的氣味却能嚇得到。靜靜地幾分鐘過去了，他不回頭我也不能望前再走。爲甚麼呢？自己也不明白。像是一袋煙吸盡了，在寬博的裘下（這只是用黑狗皮縫在一處的披衣罷了）將彷彿長有一尺以外的黃粗竹子的煙袋向地上磕着餘灰，太從容了。他用烟袋上的銅斗叩地的聲音似有韻律，輕輕地，急慢有序地如同吸煙一般的爲了過癮。又經過了幾分鐘，我以爲他應分是站起來，否則回頭了，都不是地上叩煙的聲音完了，接着便見他又從破布袋中裝上一斗，火石與鐵鏟擦了幾下，微微見有幾個火星，似是已經燃着，接着青煙又從他的口邊圍繞於皮領子後面。冷風吹着長而蒼黑的毛領如同蜷毛狗的尾巴掀動。

青煙在冷而明的空中分外明顯。

我忍不住了，乾咳了一聲，這像是詢問。果然一個黝黑的面孔由皮領的左面轉過來。在禿了毛的大帽之下，是一個摺紋中嵌入黑線，蹙了雙腮，蓬亂着鬍子的一張臉。這臉上看不出有甚麼表情，只是一對有光的眼，斜向我斜着。吃了一嚇，如同小孩子夢想着怪物似的，我不由得將身子微微移動。同時慢慢地他也直立起來，高大而稍稍僵僵的身子，斜披的青布破襖，迎着這滿地雪光是一種光明與深沉的對照，他用樹皮似的手將長煙管揣入懷中。

「好雪——」

這是「關內」的口音，雖然還聽不出是那一個地方。嘎長的音調頗爲粗壯，這恰與他的身個兒相稱。

「啊，好雪，你倒清閑呀，在這兒晒太陽。」

「先生——晒太陽不，我在這裏看豬……」

我笨極了，從他的手指的方向才看得到泥塗的高梁圈後面有黑影的蠢動。

「你住的一定不遠，種菜園子是吧？」

哈哈的笑聲發自他的口中，牙落了，這纔是有趣的聲音。「種菜園子，沒有……唉……那福氣先生，我是『屈』給種菜園子的人看豬的——像我，不是只配看豬？」

我曉得這位老人的性格特別，說話要當心了，「看豬就好，你一個兒在這地方？」

老人屈着腰髻將要將胸中的噫氣吐盡似的大聲道：「原先不是一個人的，老了老了！在這邊四十年，現在却只是一個老頭子了……」

「原來這樣好，久啊，四十年！」

「先生，頭一次到這邊吧？以前我老沒有碰到你。我初到這裏甚麼也沒有，只是替大鼻子修鐵道，學堂買賣，甚麼沒有全是空地。我一家子有兒有女，我在鐵道上做工，還種地，誰管呀！地多得很，你們這學堂佔的地我都種過……後來日本人同大鼻子開仗，好……這戰完事，那一年上老婆子死的。據大夫說是產後受了冰凍，自然小孩子也去他媽的！兩兒都被大鼻子牽去運子彈，往往……我想啊！往遼陽去，從此以後完了！直到現在……」他的面容由黝黑中透出灼熱的微紅，即時他咳了一陣吐出幾口稠痰。

「再說……吧，甘多的小妮子後來同我在菜園子的地窖裏餓了七八天，末了是教外國兵——幾個小夥子弄死的！你看我這左胳膊上一個窟窿。」他並不怕冷，很容易的從斜披的大衣中伸出他的皮鬆筋露的大臂，肩下的肌肉中一個肉穴有拇指粗細，「這是刺刀的尖傷！」

我覺的打了幾個冷顫，風從身旁的枯樹枝中穿過，像鬼叫一般。

他又繼續着說了，左臂却伸在大衣之內。

「後來的事，先生，你不必問了，我到過多少地方，三姓，延吉，黑河子，哈爾濱，與蒙古包……」

「作甚麼呢？」

「嚇嚇先生，還不懂得麼。我在那時還能幹甚麼，不是鑽山跑馬，挖參打架，咳！那裏說得完，總之，我是當過劊子手的……老了，現在到這個地方來，又幾年過去，好在新來的鄉親多知道，我給我這口飯吃，只能看豬了。因為右臂雖受過潮溼，不能做活了……」

直樸的老人的話向我這末一個生客說出，他似是一無顧忌的，也許老年的神經在這時中激癩起青年時期的火焰，命運與報復毀損了這看豬老人的體力與精神。

我說不出甚麼話。

態度從容的老人向東一指道：「我現在並不恨那些穿黃衣的人了！先生我在二十年前算將我的仇報了。看到中國的灰兔子還不是與人家的當兵小子一個胎兒？我現在只能曬太陽，吃旱煙，你看我眼見得這地方是一年不能比一年了！」

我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出。老人又重複蹲下，他並不願意問我，青煙又縷縷的從他的唇間吐出，淨明的雪，冷戰的風，一切還是在大地上映動着。路上一個人沒有，只有豬的噲噲的爭食聲，我可以聽得到。地上是明亮潔白了。這一個過午，我却載了一顆黯淡的心在胸中不住的跳動。

第二天問問在此住久的同人，那個老人究竟住在那個地處，却沒人知道。

警鐘守

沈黑角密雲之下，一片紅焰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爲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黑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作紳士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真純的知覺與感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秋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鑼聲連響吧！你必定聽得到人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烟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閒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的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鞋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踏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微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

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脚步聲音，越往上去，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的木頂之上。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又或者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警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從而煙氣散漫，忽而紅焰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煙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

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草，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罩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孤獨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爲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與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小小的木架上，縷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尙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祕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數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沈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夠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默的泪痕，往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她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墳墓中的

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我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呢……』她的母親，却微微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嘆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他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下的線花，絞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為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法，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為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藹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會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擡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會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合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他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的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烟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志。他開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

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甯。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欹在她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為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燄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泪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溼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欹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淚淚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母親嫁入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鰥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壓迫。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志志！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有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晒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偽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遼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樣才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龍鐘的舅父，面上全然爲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圃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鄰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嘆氣。並且有時與鄰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滴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爲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林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

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卻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

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滿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他帶了來的。於是喧嚷，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為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壓迫，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為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臥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他們更不知怎樣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一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為煩惱的倦疲，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便在

他們臥室外的灶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臥在草堆上。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跳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房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痛苦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感的向上着。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

母親啊姊姊啊！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暮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嘆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者！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氣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嗤的一聲，飛過一個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鎖，又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霜 痕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凌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一霜痕的瑩明與潔白，在冬日裏雖不是罕見的東西，但是能够領略到這種冷冽中清晨的趣味的人們，也可謂是有幸福的了！在暖暖的被褥中間，爐火熊熊的紅光，逼得人全身的氣力，如同用醇酒浴過似的全行消盡，或者在枕畔嗅到熱烈的髮香，做着幻美的好夢，只有沈沉地在昏睡中度过，像我在這個時候——賣報人正鵠立在印刷局門前，送牛乳人彳亍在道上的時候——却踏着欲待裂口的堅地，沿着河沿數，着髡了絲髮的冬柳，昂昂地又是無意味地走來，領略人家屋角上霜粒明亮的趣味……總之，我比起他們——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是有幸福的……

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逆風的嚴威，便打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虜栗，他借此便咬了咬牙，索性將插在衣袋內的兩隻手，伸出來在空中交握着。但那是很明白的事，他那隻凍紫了的雙手，在這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溫暖的感覺了！

沿着窄狹的河岸，盡是連根枯乾的黃草，挾着寒威的冷風，從水上吹過來，在沈寂中，微聽得刷刷的細響。這個地方，本來偏僻，平常已少有人來往，況且在冬日的凌晨，只有對岸的高大鐘樓，矗立空中，那黑條下的白面，彷彿在太空中冷靜地微笑着，呆看着無量數的事物，他將兩手在空中交互握着，驕傲而自負的，思想仍然在空虛的腦子中盤旋着。他在早上未黎明時即由床上起來，用一支禿了尖的毛筆，草草的寫封長信，寄他的朋友。他向來不與人家多通信，且是因爲與他通信的人太少，所以郵局中輕易與他沒有來往的，不過他這封信確是急劇而非寄出不可及。至他呵凍在破紙的窗前寫好之後，忽而想起在自己的屋子以內，連半分郵票也沒有，所以微嘆了一聲，將這封待寄的長函，安放在衣袋裏，朝着因寫字凍僵的雙手，便無目的地踱了出來。

門外的景色，果然與狹巷中的寓所不同，而第一使得他愉慰的，便是凌晨的霜痕。一個一個的圓粒上，

如同由玉液中提出的糖晶，有許多甜美與潔淨的感覺，立時嵌入他突突的心裏。暫時之內，他忘却了過去一切的煩憂，並且也沒冷顫的感覺，露出破布的絨鞋，踏着枯根的草地，似是去尋覓他所失去的東西。而他在這瞬間能以完全尋到的，只有在環境之下被逼出的那顆驕傲而強毅的「熱心。」

他正在冷冽的空氣中，遲回而無目的地獨行着，不隄防由後面來了一輛溺桶車，車輪含着薄薄的冰稜，放出軋軋的聲音，不過他沒會聽見。車失是個五十餘歲的鄉下人，這時正挽着油光閃閃而露出破絮的襖袖，失了光的眼睛，幾乎一瞬不轉地由車輻中間，拚命般的向前看他自己所走的前路。不在意地衝撞，從少年的身邊擦過，寒氣凍麻了的身體，那能立得住。少年的左臂一扶，而車上沒有蓋子的溺桶泛溢出來，他的薄呢的外套上已溼了一片。在突然的驚恐中，老車夫因有由經驗中得來的預想的恐怖，使得兩臂失却平均的力量……

於是車子倒了，黃色的髒水泛在地上，車夫也被肩絆拉倒，而少年的衣上溼痕越更加多。

不意的驚恐，車夫會經受過重大懲戒的原因，他吃吃地想着要說出求饒與萬分抱歉的話來，而一手扶住倒下的木桶，卻沒得言語。

黃瘦的少年，目光這時發出溼暈的同情的光來，兩隻手仍交互着，在空中握住，一面笑着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任何事都有趣味……呵呵車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却你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的過活中，有這一來，多少總有點臭味了……是味道總是好的……」他說完便興奮地舉起左臂來，向鼻間嗅了幾次。其實他那鼻孔似乎早被冰冷的空氣塞住了，他這時的狀態似乎狂易，又似乎居心倣作，然而敗運的老車夫索索地立在一旁，却不知如何辦法。

少年又大笑了幾聲，抬起脚步，迅速而有力量，一回兒狂嗅着衣袖上特異的味道向前走去。沿着河沿，轉過一條較寬的巷子，正當他穿破牆角的日影，往前轉走的時候，那邊一個人對面走來，兩

個幾乎沒會撞倒，對過來的人，立住看了一眼便喊道：

「噢……茹素……是你嗎？看你臉上皮都凍破了，這大清早要向那裏去……」他穿着極講究的中國式的華旗呢外套，面上顯出驚詫的狀態來這樣說。

「呵呵！你……你……呵！蘊如……巧呵，我今天沒有空空的出來，味道……一點味道，我嘗試過一點，雖是少些。」

蘊如素來知道他這位不幸的朋友，舉動奇怪，處處與別人不同，聽這一套話便知不曉得從那裏又去惹出事來，便拖住他的衣袖，用謹慎的眼光，看着他道：

「走……走，請你跟我到我家裏去，你這個人別這樣胡鬧了！弄出亂子來，你想……怎麼辦？……走，我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校內又放假，我暫時不用教書來，我們到家裏去吃酒去。」

茹素也楞楞地隨了他那位懇切的朋友向前走去，半晌，他忽然笑道：「你聞一聞我左袖上是甚麼味？」說時便將那隻被溺水溼透的破外套袖子攤在蘊如，擦有雪花膏的鼻子上面，一陣奇臭，蘊如臉都漲紅了，忙離開他道：「你怎樣這等開玩笑……噯！你這樣瘋癲的樣子，還是教人捉到瘋人院裏去好些……」茹素仍是交握着赤紅的雙手，在空中搖動着道：

「這是你所考慮的事，亂子也會從這些事上鬧起，但我對於味道上，多少呵，嘗到一點。」他說着又向左袖上連嗅了幾嗅，蘊如到這時免不得笑了起來。

一間結構得嚴密的屋子，白布隔幔的後面，精鋼鑲邊的爐子，火聲畢剝地正自響着。一隻明添的茶几兩旁，短椅上正坐着蘊如與茹素。蘊如這時已很輕和地將外氅脫下掛在衣鉤上面，從衣袋內取紙煙盒子檢出一支香煙來慢慢地吃着，茹素仍然穿了那身骯髒的衣服，坐在對面，沈默地思想，兩隻手有時還不住地在空中交握着，是取暖或是成了冬日的一種習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蘊如同茹素是自幼年時的朋友，而且同時在中學校卒業，經這幾年的變化之後，蘊如已成了大學教授，而茹素却已變換了幾次職業，現在仍然是孑身客居，並且因了性格上，環境上的習染與迫逼，使得他同舊友蘊如相去日遠。不過他仍然知道他這位童時的朋友，對他是熱心的，並不因為職業上主張上的不同，便有更改的。他們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中，並不得時常會晤，一來因為各人的事忙迫，再則茹素的行徑古怪而且祕密，雖以最能諒解的蘊如，也不大敢時常同他在一起。

但在這日冷冽的霜晨，無意中使他們得了聚話的機會。

茹素由冰冷的河沿遷入這所溫暖而帶有春意的屋子中，在他確也感不出甚麼愉慰來。他的爲人意志堅強的力量，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得上的。他又受過苦痛的漂泊的生活，受過社會上尖利的刺激，受過愛之空虛的打擊，他幾乎變成一個無感覺者。不過無感覺只是對於那些飢寒餓暖上說，其實他心中豐富而急切的熱感，又誰能知道？

這些話是他的幾個知道他的性格的人的議論，然在他是不知道的，不計慮的。他惟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永久紛擾，永久黑暗，而且永久沒有甚麼意味的浮生的淵泉裏，儘量地沈浮一下，儘量地多喝幾口奇臭與辣味的水。這種簡單而不知所以的思想，近來更變成他惟一的目標。除此外一切的希望，煩惱，快樂，愛戀，等等的事，他全不計較，並且也不再批評。因爲他平常覺得一切事沒有甚麼的，成功與失敗，生與死，愛與憎，喜與怒，這其間沒有大分別，也並不奇怪，總是一個人受嘗到甚麼味道，便須盡量的去尋覓，去嘗試。在別人以爲他是生活的逼迫，由環境的造成，由……種種失敗以後的憤氣，看他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然在他却是全無成心的，全不計較的。他不知他是個造成時代的，抑或是個時代的造成者。

但他是喜歡那麼作去。他常常自由似地沒有何等目的而別的人說他的話，他也曾不在意。

這時蘊如從巷中將他這位奇怪的朋友領回家中，預備在爐前同他暢談，不料先聞得一袖濁氣，蘊如

又笑又惱，也無可如何。

在煙氣與酒味中間，茹素却不多言語。蘊如一手檢着日報看去，一面低頭向茹素說道：

「你老是這種樣子，我們雖不常往來，但關於你的事我全知道。你那種行爲到底如何了結？而且你孤另外地漂泊了這幾年，你難道不明白社會上的真偽？你爲甚麼日夜的同那些人來往？你記得你換了幾次職業？你受過多少人的譏評？你身受的困苦，設使別人一天都忍不住，誠然我佩服你這點毅力，我看明白你這顆赤熱的心，但又何苦來？你縱使一輩子這樣，又能生甚麼效果？我們是老朋友……我勸你早打點主意，你不知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差不多你那個假名字，在警察的耳中充滿了，左不過他們不甚底細，能以使得你在這一時中平安過去，將來呢……茹素，你不必看我不起，我不錯是個自私的人，照你所想，但我們有酒可飲，有爐可圍，罷罷，在這等時候，這樣的社會中，你又不是不聰明，去作那些事，白白地犧牲，可有甚麼……再一層說吧，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同時在綠蒲灣一個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那時，那個親戚朋友，同學，不說你是個天才？記得你家伯父死後，伯母常常在竹籬邊同我母親說她那苦命的悲哀，但每見我們挾了書包由白楊道中沿着灣頭走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微帶皺紋的面上就笑了，而且又同我母說：『我如今活着不過爲這點點子罷了，幸而他還有出息，將來也不枉我撫養他一場，過後果然有些上進，我死後也對得起……』」

「噯，茹素，茹素，這場談話，分明尙在臉前，如今我們都已經快中年的人了，不要說你這樣，即使我記起伯母那樣生活，那樣壓伏住心下的悲哀來教育你，那樣沉痛的言語……我也不能再說了。現在呢，我是最知你不過的人，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不知爲了甚麼我們相去日遠，你的生活，在我看來，實感到有無盡的憂慮，你倘使念到綠蒲灣外的伯母的土壤，難道你就會忘記了竹籬下的老人家的苦語……」

蘊如說到此處，便將報紙放了，嘆了一口氣，神色惘惘地由案上取過酒杯來呷了一口滾熱的花雕。

茹素聽了這位老朋友的白話，不禁地俯在案上連喝了三四杯的酒，面色頓時增加了紅暈，但他重新

又將雙手交握着不言語。

蘊如又接續着道：

「我說的這些話，自問絕沒有居心挑撥老朋友悲感的意義在內，但爲你自身起見，我不能不這樣說。目前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爲什麼如此？」

茹素一脚蹬着火爐的前簷，夷然地答道：「爲什麼……怎樣講？誰會知道。我覺得我願意，我便那樣幹去……母親呵！惟有你會知我……呵……」他說着久久未曾着迹的眼淚已流了滿面，而且下滴在灰色的外套上。然而立刻他又狂笑起來，一連便乾了幾杯，淚痕在他那枯黃的頰上，並未會拭去。

蘊如不會想到他近來愈變愈奇怪，不可捉摸了，哭聲中雜以狂笑，詫異得端菜來的婢奴，都立住呆地向他注視。蘊如想他已是有了心疾，知道苦勸也無益處，緊皺着眉頭，望着指上縷縷的煙紋出神。

一回茹素將交握住的雙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今晨所寫的厚函來，索性將封皮撕去，低頭看了半晌，猛然地念道：

「我生是浮塵，但浮塵須在光與氣中游泳……動的生活，是人間唯一的原力。只求其動罷了，更何必管牠是點在浮汎的萍花之上，或是黏附在柳花的中間……本是孤另另的，更何需人來憐我，只是弱者才有受人痛惜的資格。我想誰也是遊戲遊戲即動，只是靈魂的冒險，不能嘗到人生的真味。無感覺最好，不得已也要有一種任何感覺的提示。有天我看見園內的小孩子在綠桐蔭下盪着秋千，我想這是兒童的動呵，我已覺得替他滿足了，不料他盪得高興，從秋千架上跌了下來，頓時盡情的號哭……這種，我更替他滿足……不論甚麼事，有變化就好。有情感盡量可揮發的時候與處所，終勝過那平庸的生活……」

他讀到此處用力地看了蘊如一眼，蘊如用手托住右腮，默默地不做聲，他臉上却現出快樂的顏色來，更往下讀去。

「猶憶昔年讀莊氏之書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能自己與不能自止，呵呵！這正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一句時代的話，就是盡其本能。我近來靈魂之冒險——這自然是借字來形容的，兩自由活動於我的意識界內，而同時身體上接觸着外界的風波給予我的一時的快感，也可使得我麻木的心上有點「動」。古人求其心之不動，但我爲動，才有擾攪起我生活的瀾……呵呵！只要動罷了……但你知道，我並非要立奇的人……」

他得意似的又像是帶有感傷的情調似的，一手搖動着手中的毛紙短箋，臉朝着前面的綠色的窗格，說着這些話。他的狀態似乎並不是爲答復他的朋友的質問與勸解，只是向着無限的空處，申訴他的情願。在這片刻中，恰巧一隻白毛帶有尾部的黑斑的小貓咪咪的從軟簾外躡進來，牠不知揀擇地跳上茶案，順着急遽的姿勢，用後爪將一碗雨前茶碰倒，流了滿案的茶汁。即時在軟簾外跟進一隻捲毛的黃狗過來，帶着凶厲與尋求的目光，兩隻前爪撲在地下，幾乎也要躡上案去的一般。主人在椅上不能安坐了，從屋角中提過橡木手杖，趕去上了衣架的小貓，回頭來又去追那條黃狗，同時又喊着定兒定兒的喊聲，同時貓叫的咪聲，狗尾的搖動，手杖碰在地上的響聲，主人口中憤憤地叱聲，攪成一片。而婢女定兒從後堂急促的跑入，無意地又撞到主人的膝骨上去。

短促的一瞬間，安然的屋子裏成了演電影般的景像，貓從窗子跳出，黃狗垂了尾巴，掃拭着臀部的傷痕，默默地走出，主人將手杖丟在地板上，揉着膝部，定兒臉上肅然，立在旁邊，一步也沒會多走。

破空而起的狂笑聲，從如銀幕的幻夢上喚起人的注意，原來茹素在此得意的歡笑，一面點頭道：「動呵……這還不過有趣些，破了皮血，流出紫色而明亮的血，喊出呼嘯的痛聲，好些好些，總比死沈在爐火旁邊，呵呵……呵呵！」

蘊如懊喪地坐下，瞪了十三四歲的定兒一眼，他將兩手插在短布襖的裏面，惘惘然的走出，但放下軟

簾時，分外放得輕緩。

蘊如暫時不說話，茹素在一邊慢慢地將那封長信疊起，重復裝入封內，送進已破了口的衣袋中去。彷彿膝骨已沒有了繼續着微感的可能了，他——蘊如又重現出莊嚴而含有責備、期望的表情來向茹素說：

「你的那些怪話，我再用心也不明白；你的那種使人猜疑與迷惑的樣子，一輩子我總不敢相信。你總不在甚麼時候說甚麼樣的話，老是如此。我如今還同你說甚麼……但是我看你一樣是從強項之中，帶幾分免強的態度，你吃的困難，可不是以此為最大原因？你分明是含了淚珠兒來說笑話，捧了被噬噬的心放在火鉢之上。這樣生活的表面之下，明明有溫軟的絨地，有花朵的芬香，有醇酒的沈醉，有無數的仙人的跳舞與歌唱，不過他們只待你自己去發現。況且你以那麼高出的才氣，要何施不可？偏偏要去受痛苦的包圍，作奴役的生活，時時同了那一般窮無聊賴的人去幹那種為人——受人迫脅與指使的勾當，他們自然有他們的目的，但却為你甚麼？」

茹素淡然的苦笑道：『爲甚麼你要爲甚麼？你爲甚麼成了現在的這樣？』

「你們會嘲笑我的，會不以我爲然；會說我是沒有志氣的爲衣食打計劃的人，不過我自有的目的……」

「你有目的……我向來沒有甚麼……目的只懸在下不過幾分的睫毛之下罷了……唉我也笨到十二分了！」

談了半晌，鬧出一齣滑稽的活劇之後，蘊如才知道他那位不幸而帶有半瘋狂的老朋友，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料却是沒有甚麼目的的人。這足以使他出於意外了，於是他便更逼近一步問題：

「無論你有何等的祕密，我敢以平生的交誼作保證，不會替你破露，你又何苦故意推諉，瞞着我來。」

這句話有點激怒茹素了，他立刻從胸前的內衣裏，掏出一枚三角紅色的鐵質徽章，一柄三尖形長有一尺的雪亮而窄刃的手刺刀出來，放在被茶汁漬透了的桌布上面，並且從熱切與飢餓般的眼光中，射發出證明的火念，逼迫着他那隔閡的朋友來檢取證明。

驟然的嚇怖，使得蘊如心上下地跳起，同時感到右手有些麻木，脈搏如同將血管阻塞住地急促。——也許他拿過沈重的手杖，追打貓與黃狗的事——而同時他一眼瞥見，早已看到 R. F. 兩個字母交結在發出晶亮的鐵質徽章的中間。由這兩個字母的聯想起的恐怖，立刻他覺得如墜在冰冷的冰淵裏，從足踵上的筋抽搖着一直達到脊椎骨的上端，而被酒力薰浸過的腦子，頓時也感到清醒。一切聞到與看見過的恐怖的事，如看見過的普法戰爭的畫片一樣，現在眼前。一年前曾從報紙上知道「紅花」二字的特異的標記，沒有過去三個月，他便記得兩樁殺人的新聞，而且都在殺人的地方留下 R. F. 二字的鐵質章在被殺的身旁。記得 T 地的警察長在某處被人暗算的時候，他正帶了銀行科的學生去參觀那處各種會社及交易所的組織。他走訪一個外國朋友，回來的時候，沿着赤日下有榆蔭的馬路上，正看見若干騎士與一些便衣的警察及醫院裏的人，抬簇着一個血色殷漬濕透了白色絨被的半死的身體，從他一邊走過。第二天報紙上便拍照出來說是「紅花」又實行找地方來培植種子了，那時 R. F. 的特別用名，作「紅花」的隱謎，已經為一般智識階級中的人談話的資料了。而當時他見過那種光景之後，在旅館中一夜並沒會安睡。這時思想上一時的回憶，又親眼看得案上帶有 R. F. 二字的特異的如炸藥般的毒物，由茹素的懷中掏出放在案上，況且那精亮如在嘲笑弱者的三尖形的刺刀，更足證明「紅花」二字的威權。因為他知道那時社會中的談資，都以三尖形的傷痕與「紅花」兩字併作一次說，這分明為每有牽涉「紅花」二字的刺殺案出現，大多數都有三尖形的傷口。「他們大多數用刀，這是他們顯本事的東西……」或是「他們總喜歡見血，親眼看見血光從被殺的身體上冒出，這非有刀傷是作不到的事。」像這類的談話，往往在茶肆，與

俱樂部的低聲談話中聽得到。這種種印象如扒蟲釘咬的不安與不知所可的打擊，一會兒直向蘊如的皮膚外層的纖維中鑽來。

實在危險的想像，竟出乎他原來的意想之外。

一時室中沒得聲音，只有爐火在爐中畢剝地響着。

茹素臉上浮現出慘淡的苦笑，用紫色硬腫的手指，指着蘊如的肩頭道：「你以為太吃嚇了，不要怕！這是平常的事，也是平常的器具，在我看來，如小孩子玩着蛇螺一樣。他們的目的，在得到遊戲的興趣的滿足，無論誰，自然也是如此。你烤着這樣……這樣熱的爐火，在屋子裏讀小說，或是調弄着嬰孩，看他牙牙的學語，是興趣的滿足，我也是如此。即使戰士在深壕裏，蹲立於沒踝的泥水中，望着空中的星光，擦着槍上的刺刀，而一邊彈子如雨點的落下，眼看着同伍的伙伴，臥在地上，吐湧着鮮血，一樣的，當時他也有其複雜的興趣的滿足……人們不能作同一的人，就像爐中的煤塊，沒有兩塊有同樣的角度一樣……蘊如，你那番言語，不用你說，我何曾忘却綠蒲灘外竹籬下的影子，如現在眼前，但爲了我母親那樣的期望，我作了官吏，當了大學教授，是可以使得她的靈魂歡喜，即使這樣，我究竟得到了興趣的滿足，無論如何，他的兒子生在世界上，不會感得到肉體上的損傷，與精神上的不滿足，而且多少嘗到一種熱烈的奇怪的味道……可更何所求？我喜歡「紅的花」開遍了全世界，我就去隨意地去撒種。我喜歡黃狗撲捉貓的事，我便努力去造成牠。至於我是否爲紅的花下面的洒血的土壤，或者是小貓被黃狗捉去，沒有關係。真的……我只過我的生活，我只從沈死的世界中去找到我的生活……「乘彼白雲，返回帝鄉，」我的帝鄉，即在我泥黏的足下踏破了，我還去希望甚麼白雲的來臨！我只看見血一般的虹光，斜在天際。呵！你……你抖顫了嗎？我不願將這等虛空的恐怖，給予另一個尋求別種興趣的人身上。好了，或者門外的霜痕還沒有消盡吧……」

他說到這裏，便將刺刀，徽章，很安然的如同放手巾在袋中似的裝了進去。一手將長髮拂了一拂。蘊如

猛立起，顛顛地拉了他那隻左手，語音有點吃力了。

「我……我說不……出甚麼來，我一時有點麻木了，也或者吃酒吃得有些。你要到那裏去……衣袖上的濕漉，趁此時可以脫了下來，喊他們烘乾再去吧！」他分明有點說話不自然了。茹素搖了搖頭，將被水沾濕的袖子重行舉起，嗅了一嗅，夷然的答道：「不須！」只此兩個字的重量，使得蘊如幾乎覺得剛才放在案上刺刀的亮鋒，已經透入皮膚似的冰冷而且爽利。

末後蘊如到底拚出一句久存在心中的話來道：「你必竟要向那裏去？」

茹素悄然道：「去看門外屋上的霜痕！」

這場談話就此終結，兩個人都似各抱了一層要分離——遠的隔閡的分離的心握手了。不過茹素的手仍然冰硬，而蘊如的確在手指上不能用力了。

最後茹素將出門時，忽地立住，又問蘊如要了幾分郵花貼在那封長函上，重行黏好，便微笑道：「機會，幸得你的助力，假使這封信發出後有何效果……」蘊如臉上有點蒼白，吃吃地道：「有關……嗎？」

茹素道：「我後面的字，讀出來時，恐怕你今天要挨餓了！」他說完這句話後，並不抬頭看看蘊如，狐疑而惶恐的面色，竟自踱了出去。

他仍是沿着河沿，走向從來的方向去。這時枯柳枝上，人家的屋頂上，霜痕被初出的日光消化得不多，而他的面上，却平添了些霜痕似的東西。

生與死的一行列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瓢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风，我們却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唾舌說：『勞不起駕，職勞不起駕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鄰，專門爲人扛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傳代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爲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他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却沒會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店中扛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爲紫黑色的下唇，藏在蓬蓬的短髯間中，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啓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儘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槓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縷毛搖颺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爲一個醫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粥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噢！魏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剪剪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這個同伴自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頸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皚皚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炮放過，然而日影却沒會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沉默了一路，却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了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不，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喫。——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炕上，跪伏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鄰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老年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埋葬。去。七十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顫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却沒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

當着棺材還沒有抬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復聚議如何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爲照例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上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氣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捋着全白的鬚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嚷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哽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復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們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的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有一絲線，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為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但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於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聽過一番亂嚷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為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鑣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却還硬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扛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結的麻繩細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窘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迤迤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鞋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蓋席，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僵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研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影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綾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香味，與女性之髮的奇香。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深的感觸，他們也以爲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却沒會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個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復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最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跋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的人爲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膛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蒼蒼的毛項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壳上，滾在地上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流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具白棺材，幾個平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又手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羣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扛棺的人，剛，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的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却也以爲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抬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滌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爲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皮服的小姑娘，橫攔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

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是，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旱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見自己咕噥着道：「害怕……傻孩子……」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覺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牙叉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烏鴉羣集在枝上，噓噓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却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哥，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

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里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哥，真是傻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去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實使這一羣人吃驚！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談話。蒙兒黃皮裹了額骨的面，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含有眼淚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快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害冷，也不見得煩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烟斗的碎烟，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烟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嘆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鄰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一天停住手脚……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會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算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殯葬，却再也沒有他這麼平安而又無累無望地走了。我們還覺得大不了，其實他在暗中還許笑着我們替他忙呢……」

堅定沉着的剛二急急地說：「我看得棺材裏裝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抬入，一具一具的抬出，總算不了一回事，就是我們吃這碗飯也看慣了，如同泥瓦匠的天天搬運磚料一樣。孝子們在白布打成的罩篷下，像回事的低頭走着，點了胭脂却穿着白布如同去賽會的女子們坐在送葬的馬車裏東望西望，在我們看來，太不足奇，不過……老魏這等不聲不響的死，我反而覺得了，自從昨夜晚上心裏似乎有點事了，老爹，你說不有點奇怪……」

老祖父從澀啞的喉嚨中哼了一聲，沒說出話來。

冬日的曠野中的黃昏，沉甯而帶有死氣。城外的雪一些也沒有融化過，白皚皚地罩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麥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雲影來回移動，除此外更沒有些生動的景象了。他們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亂墳叢中，各人盡力的用帶來的鐵鍬掘開冰凍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墳頭的上，面吸着旱烟作監工人，而蒙兒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無聊的用指畫木上的細紋。

簡單的葬儀就這樣完結，在朦朧的黃昏中白木棺材去了麻繩埋入土坑裏，而他們一面時時用熱氣呵着手，一面不停的工作，直至將棺材用堅硬的土塊蓋得很嚴密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的噓了一口氣。蒙兒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氣的包圍直使他不住的抖顫。眼淚早已在眼眶裏凍乾了，老祖父還是不住的用大烟斗輕輕地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彷彿在那裏想甚麼心事。剛二却忙的很，他方作完這個工作，便從腰裏掏出一捲粗裝的燒紙，藉了老祖父烟斗的餘火燃着起來，力微的火光，不多時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樹木上的乾枝又被晚風吹動，颯颯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語。

他們回路的時候輕鬆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發遲緩起來，大家總覺得同時的一行列，不是來時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點茫然，一路上沒有二個人能說甚麼話。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們離此無邊的曠野愈遠，忽地催晴的北風吹得更利害了，乾枯的碎葉，吹散的雪花，都追跡向他們逐去，彷彿來伴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相識者

這日是蕭生的出院期，自昨天晚上他就盤算着如同小孩子盼望聖誕節日的來到一般的迫切固然，達克透艾的饒有趣味的長髯，以及他的那雙深深陷入的老花眼，與從他那粗重而柔和的聲中天天發出來的慰問的話，更有看護婦D姑娘的好笑好說的性情，與她那付幾乎與穿的制服的顏色一樣白的手。她

那鬆鬆的帶有特別香味的散髮，都是醫生在對着窗間陽光一分一分移動過日子的生活裏所喜歡見的。然而，悶臥在艾氏醫院中一個月來的生活如同隔離世界的孤島獨遊者似的，初時於痛苦之中感到慰悅，到後來簡直有些耐性不下。眼看着早住院的，或者同時來的，都被他們的親愛者絡繹着接了回去，自己却仍然孤另另地在這個似乎與世隔離的孤島之中，雖然有老醫生的有趣味的黑髮及D姑娘的纖手與有特別香味的雲髮，但即此也不能留戀得下一個活潑時時留有憂鬱性因此却得了神經衰弱症的醫生。他幾次用強硬的語氣要求出院，老醫生總似乎打着官話說：「尙欠營養，神經系的病症出院尙早。」這已經使他心懷遲疑。更加上有時D姑娘端着牛乳盆子進來微微地笑着輕輕地道：「你一個人早早的跑出院去，病還沒好又去工作，那里及得上在這里多休息幾天……」這些話他自己有時也猜到這是看護婦的一種例話，不過他究竟沒有自決的能力。

好容易自從昨天下午經過老醫生一次詳細診查之後，允許也可以出院，他那時巴不得早走一天，便一口說定：「那就是明天早上吧。」

在他將就寢以前，D姑娘方知他要明早出院的消息，趕過來幫同他收拾衣服檢點藥物。他也藉此機會與她作一月的伴友的最後的談話。D姑娘彷彿不似他走得如此匆忙爲然似的，說話之間，比平常好笑的輔頰冷斂了好些。他也覺得有點對不起她那富有女性的以前的告語，但又不能變更計畫。只索訕訕的道：「密司D你看我就這樣出去了。一個月的光景，我不但覺得頭部的劇痛已止，並且從穿衣鏡裏看我的面上的肌肉，也增長丰潤了。我不能說……但是一定我過日再有病的時候，一定……不上別家醫院裏去……」

「真正是小孩子話……」她正在替他將一瓶吃剩的藥水裝上軟木塞子，微晒着答覆。
「不……小孩子話麼……我這種病難保不再犯，再來時仍然得煩勞你的……」

D 姑娘正向着立櫃的大鏡，聽他說了這句話，便用左手從頭上取下一枝銅條髮押來，插在右手內瓶上的軟木塞裏，低低地說：「這個地方不是好常來的！我不願意你再來，即是你再來……誰還知道……」富有感情的D 姑娘說到這里，左手一用力，彭的一聲，銅條髮押便有一半多拆斷在小玻璃瓶塞裏了。那時D 姑娘很不好意思地要去將那根髮押拔出，但被醫生將藥瓶取過來道：

「還有再來的時候呢……」

D 姑娘也幽幽地笑了一笑。

這一夜醫生何會能够安穩的睡去，有時快盼着天亮，恨不得將這個轉動太慢的地球，催着他加上速度；有時又想這種思想，有點負人的好意。這樣，當他熄了電燈臥在臨窗的床上，從玻璃窗的上層仰視着五月之夜的澹月疎星，不禁在理想中有種悠悠沉沉說不出的微微的煩鬱！他久已沒有夜裏失眠的病症了，但這夜似又將開始，他想不如明天仍然住在這里，然而這個話又很難同老醫生說，於是沒有端緒的一層層的意象在腦中如流星的閃動。

第二天的早上，一輛馬車將他由達克透艾及D 姑娘的立處——醫院的門首送走時，他回望着那鬆曲的黑髻，那蓬捲的額髮，那些灰白色磚牆上的朝光，不免有點惘然之感！他有許多朋友，但他不願將出院的時間通知他們，預備驟然是出來，好教他們出於意外，所以他說這樣悄然的離開艾氏醫院了。這所醫院建於都會的郊外，恰與一片農專試驗場接近。更有古代遺留下的殘破的堡壘在農場後面。當他倚了軟衣包坐在敞棚的馬車之上，向前望着郊原的景色時，覺得自己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一樣，這在久病初起的人往往有這同一的感想，也許在病後觀察一切的現象分外精細些，所以他覺得護城河流下來的曲溪的水聲，更聽得琮錚如響着的碎玉。道旁濃綠的柳色也似在內中滿藏着無限的幽密的意味。麥穗在田中起伏，如同金黃色波浪的前倒後擁，而且從中間散布出一種特異的麥穗的香氣出來。醫生在車上看着這些久

在，城市不得常常領略的景物，自然另有種深深的慰悅，忽然他向懷內取手帕出來要打去衣襟上的飛塵時，無意中手指觸着小藥水瓶塞上的半折的押髮，却又不禁默默地沉着，連前面的得得的馬蹄聲也聽不出來了。

引人入夢的溫風從叢林中穿過，時時拂上這位久病新愈的少年的面部。他從沉思中被溫軟的輕風喚回，頓時覺得思想上頗爲紛亂。前幾夜夢裏的家鄉，與遠離的好友，或則是曾遊過的某處的湖光山色，曾讀過的新舊書籍，以及久已拋置在書架上自己未完成的著作，在圖書館裏參考某種學問所下的工夫，種種莫知所從來的亂思，都紛擾在腦子裏面，就在這個時候馬車已入了城門。

街市的繁華景况，突然擁出，將方纔他那些思想由外圍景象的變幻驟然壓下。映射在目光之中，與可以聽到的全是車輛的來往，行人的奔忙，放學歸來的兒童們在街上喧笑着爭鬥的種種聲音，更有提着鳥籠坐在舊式茶肆門前閑談的遊逛者，不知那里的工廠汽笛發出尖銳的呼聲，與汽車通過時的警告行人的粗音，也有時若斷若續的劇場中送來的金鼓之聲。羈生在車上看見馬的後蹄分外行動的迅疾些，而穿了黑布白邊制服的馬夫也不住地將鞭絲在空中舞動。這些舉動明明地表示紛忙的景象，頓時使得體氣尙虛怯的羈生也心慌起來，同時他將手伸入衣袋內試着玻璃藥瓶仍然在那里，便覺得放心好多。

正當轉過一條很寬的街道來的時候，突然看見街上的行人都擁塞住了，且是在各家的店鋪門首站住好多人，彷彿是瞧熱鬧來的，大家都談論着。羈生在車上也聽不明白，但是馬車却被前面的許多車輛及立在街心的人塞住不能往前再走了。過了一會，從對面來了約有百多人的步行兵士，一半是肩着明亮刺刀的槍，那一半却是些黑衣白領章的司法巡警。在這些人的中間是一羣犯人，都一色的穿了白布坎肩，被繩子將雙手反縛着，但那些犯人有的穿着洋服，有的穿着很闊綽的皮衣，也有的衣服破舊點的，却是居極少數，約有六七十個。同時羈生便聽得立在街旁看熱鬧的人都嚷着說：「賭犯真多！賭犯真多！」羈生聽

了這纔明白是軍警破了大賭窟，而押解他們到各街市去示衆的。

竊生看見這等事在他的幽沉的心裏也不會發生異樣的感動，他想這也不過是都市罪惡現象的一種罷了。這時前面的軍隊和種種的犯人組成的這個奇異的行團，漸漸行近，竊生坐在馬車上便聽見自己的車夫同別的人力車夫談起，方知道這一羣賭犯是昨夜在某一俱樂部同時拿獲的。竊生聽了，只有從自己的心底發生一聲咽住下的歎息，而越在這種熱鬧喧擾的街市之中，更引起他在醫院裏清靜生活的反映。在這一時中，他微微感到有點悔恨出院太早的意念。正在他尋思的時候，前面一羣的犯人已經很疎列地從馬車前面一個個的走過。在無聊的癡坐之中，竊生的目光便注意於那些奇異的面孔，竊生是個善於尋思的青年，他在車上看見這些帶了各色與往狀不同的帽子下面的犯人面部，覺得很感興趣。他想：夜間在一種奇異而具有魔咒般的引誘力之下，使得他們都將自己忘了，將一切忘了，完全掉在那裏迷網之中。但他們在光嚴的日光之下，在這萬頭攢動的街道之中，如同傀儡的遊戲被人從後面牽扯的一般。人們的生活的一段就是這樣麼……他正在尋思時，忽然從犯人的層中閃露出一個特殊的面目，驟然使他將右手舉起，似乎從無意識中要招呼那個人似的，但又在無意識之中却又彷彿被甚麼暗力的指示，將右手從上面放下。原來在犯人層中閃動出的那一個特別的面目，是頭髮很長，顴骨很高，枯橫的皮膚之中含有些黧黑的色素，但那副尖凸出的睛光，還是如十年前自己在馬櫻樹下看見的一樣。因為那時，竊生與他在某一個中等學校時，曾有一種無形的親密關係，所以雖隔開若干年還依舊看得清楚。但這時在不意中遇到，反而使得竊生一時不知如何方好。他只看見那個犯人神色蕭索，而羞漸的面目，已不是昔年那樣美好豐潤了，覺得從前同時在校的種種狀況，宛如重演活動影片似的又行映現出來。但是那可憐的犯人只是低頭向着平鋪的馬路上如同尋找甚樣東西似的，那里知道旁邊馬路上還有一位不相期而遇的舊日的同學在那裏迴思過去的影片，就在這一剎那中，那些舊日的陳迹，沒有次序地在竊生的腦子中通過。

在二年級時，每當在夕陽影中校園的一角馬櫻花的樹叢中，人人都覺得這是一天中最有興趣的時候。每當任甫吹着口笛，挾着一冊小說來得最後的時候，一羣人見了都笑着說：「幸運使者……幸運使者來了！」任甫那時正是全校裏的天之驕子，穿的衣服總要華麗，而且生成的一副含有女性溫和而姣好的面目。因別人的推崇，讚美，他更注意修飾與女性的模仿。一面上去，聽見講西洋文學史的教員說：英國詩人雪勒在校時生長得太美麗，而且身體柔弱不能運動，他無意中便得了這個摹仿的暗示，有時情願將器械操的分數拋却，去作刷頭排衣的工夫。這樣更使得全校好事的同學注意，於是便共同送他一個「幸運使者」的別號。那時靄生比他還小二歲，在低一年的級中，還不大明白任甫的行爲，只知每每見他以爲有趣的，每每隨着大家同他說笑。有一天仍然是在四月末日的夕陽陰中，那些好說好笑的少年都穿了短衣，在校園的馬櫻花下談天。果然，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又見任甫穿了細呢的袷袍，插了一枝小小的花朵，很得意的由外面進來。別的同学都向他問道：「今天下午出去又有甚麼幸運？」然而他彷彿不屑意地沒會回答他們。及至晚飯以後，他獨獨將靄生領到風雨操場中，低低地說了一句話是：

「你不要告訴他們，我到明天領你去一個人去。」

靄生雖是比較任甫的年紀稍小些，但他自然也很明白這是樁新鮮而有趣味的事，再問任甫是到那個地方去，與甚麼人相見。任甫却傲然道：「你不但不能問這些事，並且去過之後，你須不向他們說，你若說了仔細你……」靄生那時究竟還有些小孩子氣，並且他向來是同人對於然諾的信用不會破壞的，更不用任甫的恐嚇。一時被好奇心所引動，只待次日的趣劇開幕，自己也算得個配角的一員，就非常的滿意了。

次日，正是一個星期日，任甫假託同靄生遠足到郊外繪畫的名義，從校內吃過早餐之後，便換了衣服，帶着畫具出城而去。

鬻生那時在K城入中校修業的地方，是在多山地的一個都會裏。K城北門的正對着黃河的支流，在春夏的時候，往往出城不遠，上那些多石的小陵阜上，使可看見嫵娜的風帆順流而下。但北門外是往來的大道，且是因爲交通的利便，所以也有汽車道及馬車道，縱橫畫列於斜坡及稻田之中。走路的人很多，所以也不很清靜。任甫同鬻生很高興地從校中出來，雇了兩輛人力車拉出北門外去，便由任甫付錢打發回去，却一聲不響地在前面走。鬻生也不便問他，料想他也不肯答復，只索肩了三足的畫具，賞覽自然的風景，在後面一步一步地跟着走。任甫在前面轉過一條通行的馬道，却不再走大路，從多生叢樹的小山上斜越過去，往S山的垂虹亭那面走去。鬻生這纔明白他要去的目的地。但是往垂虹亭去的便道應該出K城的東門，不幾里可以達到S山，爲什麼他偏要轉走這許多路？也許他是恐怕別的同學遠遠地隨他來，所以借此掩蔽麼？這是當時悶在疑惑中的鬻生的思想，到後來他究竟沒會再告訴爲甚麼要轉這許多路的理由。近日的天氣分外溫暖，小山下的柳塘中一片片的綠色的花錦，全是些浮萍化成的。已經啼熟了的布穀，還在林中繼續着引吭而鳴。鬻生隨在後面，被四週的景物引動起藝術的趣味，頗想就在這些地方支起畫架，隨意將景物的片段畫下幾幅來。但任甫疾行的脚步，與燥急的神色，那里有心於這些事上。及至到了S山坳處的下臨清流的垂虹亭上，鬻生方纔知道任甫來此爲的甚麼事以及爲甚麼要他同來。

原來任甫到這個幽靜少人來的亭上，是與一位女子商定婚約的。那位女子却也分外謹慎，所以要任甫同一位年幼而誠實的同學前來，免得被人知道有甚麼揣測的話。任甫本來不願意這樣辦，但是拗不過她，於是鬻生便陪他同來，成爲這齣始爲趣劇而終成悲劇的配角。

鬻生既然明白他爲甚麼事同任甫來的，自己以爲不應該這樣不問情由的同着任甫到這個地方。初時他只得同她與任甫在亭上說些閑話，過了一會，他便託辭繪畫，將三足架支起，在亭的下面約距有十五

六步遠的橡樹蔭下，他半坐在樹後的大石上，對着面前的削起的嵐尖，便一筆一筆的畫了起來。任甫與那位青年的女子却在亭上談話。

自從鬻生無意中似乎作了任甫與她的訂婚的證人以後，任甫永不向他再提此事，他也替任甫謹守着前次的約言，沒會向別的同學說起。他幾次想要問明那位女子的名字，任甫不告訴他，他也不再追問，只知她是姓鄭罷了。

自此以後，學校中漸漸更少見任甫的蹤跡，除去幾門重要功課以外，任甫有時並不到教室。大家都有所忙，也漸漸地不大提起「幸運使者」四字來了。鬻生因為在校內服務甚忙，所以更不常與任甫見面，不過這次奇異的經驗時時的使他記起。

半年之後，忽然接着任甫與鄭女士結婚的通知，鬻生方才明白春天在垂虹亭上的相晤，竟然有了結果。但是那時任甫早已轉入省城的某校，不在K城了。鬻生只知任甫的叔父在省城充當某稅局的委員，也就是任甫的主婚人。至於鄭女士是住在那里，在甚麼學校，如何能與任甫相識，鬻生也無從探知。只是有時想起垂虹亭上的一晤，還能隱約想到她那雙明慧而流利的眼，以及穿的那身雪灰夾絨衣裙，除此之外便有些模糊了，但他總記得鄭女士是說的一口很難懂的土音，也分不清是那里的人，當時自己先有幾分不好意思，所以更沒有問訊完全，至於任甫却始終並未會介紹過。

直至鬻生在K城中校卒業以後，方纔從一位很遠的親戚的無意的談話之中，少微曉得任甫及鄭女士的事，然而也是傳言，沒會徵實。據他那位親戚說：在省城曾在一個餐館裏與任甫相遇，匆匆地一見，只知道有三五個妖女，還有些少年同在一處飲酒，此外也就不得而知了。自從這個消息傳與鬻生之後，他時時覺得替那位鄭女士憂慮，更覺得自己在二年以前與任甫上垂虹亭去的多事了。

自從與那位幸運使者任甫別後，這是鬻生第一次知道關於他的事，再一次便是前兩年當鬻生在S

埠當商科專校的外國文教員時，遇見一個舊日的同學，因為數年的闊別，曾談到從前同在校內的事，以及任甫的事，後來那位同學會說聽見別的同學說任甫因為在京城交際許多人物，與入合股辦鐵廠的工業，過於勞碌，又因在外面終日的戕身，已經不是從前了……至於他那位鄭女士聽說已入了聖教，受過洗禮，與任甫已無形的離婚，便不知那里去了。

這些模糊終難考究的話，在靄生的那位同學已說不清楚……所以更無從向第三人去探問了。

但是靄生却時時記起在S山上的垂虹亭中的鄭女士，並且自己覺得難安，此外便感到十年來的變化，那時還梳着雙鬢，不過十五六歲的鄭女士，如今想已常常跪在禮拜堂中，向冥冥的遠處，深自懺悔。有時靄生想得如同親眼看見的真切，有時在讀書作事的時間之中，不自覺的忽然想起，總要耽延幾分鐘的工夫，自己也頗以為可笑，而且太過於為人耽憂了，然而自己又無從抑制得住。

以前的這些經過，在這一刹那的時間之中，都從似由舊日的夢境中將靄生喚起似的。他突然看到十年前的任甫的面目，第一次引起他的尋思的全是這些事。及至這一羣的軍警，賭犯都走過了，街上的行人漸漸的移動，自己的馬車也往前走的時候，靄生方才想到「他怎樣也在這一羣人裏面？」但這個疑問，容易自己答覆得出，但是同時帶連而來的第二個疑問又行提起，便是「他的夫人——垂虹亭上的她，向那里去了？不知她會知道他也在這一羣裏否……」靄生想到這里，便想跳下車去，上前拉住任甫問一問……然而總於不能……

靄生自從因為有了神經衰弱症進了艾氏醫院去療養以後，每日只是身體乏力，頭部昏痛，所以將一切的思想全都壓伏在玻璃杯及靜臥之下，不但以前所時常想及的任甫及鄭女士的偶然遇到，又彷彿偶然消滅無從考究的事忘掉了，即連自己每天的工作的事也不能尋思，直至他出院以後，所有少少動他一點點思想的，不過院中的D姑娘所給予他的一種細密的安慰罷了。但是在街市的一瞥之中，看到久已不復

置念的任甫，便將舊日的聯想一一的提了起來，因此S山麓的垂虹亭，馬櫻花下的幸運使者的稱呼，後來聽見的消息，與鄭女士那時的面貌，聲音，衣裙的顏色，都從久已存置的記憶中尋思出。

但馬車向前緩緩的走動時，忽有一個特異而似乎出於意外的猜測的思想，使得龔生驟然將雙手交握起來。「院裏的D姑娘也不過二十多歲的人，她的面貌，現在想來怎麼同當年在垂虹亭上見到的鄭女士——任甫的妻——有些相似！不錯！明慧而流利的雙眼，只是稍微不大活潑罷了。她那蓬鬆的頭髮，也與鄭女士梳着雙環時髮色相似，從純黑中少帶幾根黃色的髮……她常常有種沉鬱的顏色在臉上，每每同她談起，她堅信上帝的存在，可以證得她是個真誠的教徒……是她……她何以在艾氏醫院中充當了看護婦……果真是她麼？相遇未免太巧……她或者已經知道我是當年在垂虹亭上的她與她的不幸的丈夫的證婚者麼……然而十年了……」

龔生從新見到的印象之中聯想起鄭女士，便又無意地將D姑娘證實她便是鄭女士的化身，這在龔生可說是個驚奇而出於意想之外的發現了。但是有一件事使他疑惑的，就是「當年聽她說的是一種很難懂的土音，現在的D姑娘何以是說得很好的京話？不過還有時夾雜着幾個特別讀法的外省字呢……然而這沒有可以反證她不是鄭女士之處，十年的時間，語有改變了這也是常有的事……」但是這種斷定愈加真確，却愈使龔生感到冥漠與感傷的感動。他不知想用甚麼方法去加以證實，更不知目前要如何辦去躊躇與驚訝之中，他的右手無意地向衣袋中觸及帶有半截髮押的藥瓶，突然覺得有種冷慄而欲哭的感情充滿了週身的纖維。

爲這事的煩擾，使得龔生第三天回到住所的夜裏未曾安眠，第二天他決計無論那裏都不去，重復回到艾氏醫院裏去訪問老醫生及D姑娘，想去問明這其中的原委，並且要告訴她關於任甫的事。那知却恰巧是老醫生同了D姑娘到城裏的一家人家中收產去了。龔生悶坐了半天，只是望着接待室中所畫的壁

畫出神。末後只有將昨日所見的任甫的事寫在信箋上，並且在後面寫了「垂虹亭三字，問道：『姑爺是否卽是鄭女士？』並且諷識自己否……他這時並沒有判斷思索的餘力，寫完之後，只好在將晚時驅車回城，及至在晚飯之後他忽然悔恨自己寫的這封信過於冒昧了，但是已來不及收回。

第二天的正午，忽然收到艾氏醫院專人送來的一封素色洋紙的信，露生手指顫顫地拆開一看，只是幾個字：

「風戾重寒，冰懷難熱，一任他醉夢迷蝶；我只素薰上心香，洒淚花懺拜當窗月！」

下面只署了三個字是「相識者」。露生反覆地念着這一行難以索解的文詞，低低地嘆口氣，自己說道：「相識者」三個字時，而感動的目光却射在案頭上那個插有折斷的髮押的玻璃藥瓶上面去。

